

著 名 學 文 界 世

# 小 男 兜

著 原 德 珂 爾 奧  
譯 聲 宏 汪



# 小引

讀了小婦人與好妻子兩書以後，沒有不想知道究竟這一位佼佼有丈夫氣的喬女士與德國教授的婚後生活是怎樣的，他們的教育計劃有沒有實現？結果怎樣？我們得感謝作者奧爾珂德女士，因為她滿足了我們的熱望。這一冊小男兒是小婦人與好妻子的續編，描寫這一羣小婦人成了好妻子以後，他們後一代的孩子的生活是怎樣一種情況，他們所受的是怎樣一種教育，教育者所應用的又是怎樣一種方法。

今日一班教育者高唱着『愛的教育』『人格感化』『發展個性』等等好聽的口號，可是一看他們的實際情況，與所唱的口號相去何啻千里？

奧爾珂德女士雖然不是一個教育的實行者，可是她在這冊小男兒一書裏所描寫她在梅園訓練一羣孩子的情形，處處與最新的教育理論暗合，我把這書譯出來除了供給一班愛好文藝的同志們閱讀以外，還誠懇地介紹給從事實際教育工作的教師與父母們。

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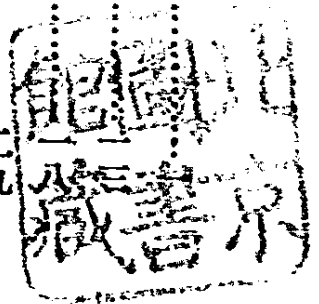
# 目錄

第一章	南德	三
第二章	孩子素描	一
第三章	星期日	一
第四章	做人的階梯	二
第五章	學習烹飪	三
第六章	失火	四
第七章	頑皮的奈恩	六
第八章	遊戲種種	六
第九章	苔仙的跳舞會	七
第十章	回來了	八
第十一章	台第姨夫	九
第十二章	採漿菓	一〇
第十三章	金鬚兒	一〇
第十四章	情同手足	一四
第十五章	柳蔭	一八
第十六章	秋收	二四
第十七章	約翰柏洛克	二八

目

錄

805726



目 錄

二

第十八章 圍爐夜話·····	一五二
第十九章 感謝節·····	一五九

## 第一章 南德

「對不起，先生，這裏是梅園嗎？」一個衣衫襤褸的孩子從一輛大馬車上下來，向一扇大宅門裏開出來的人道。

「是的，誰差你來的？」

「勞倫斯先生帶一封信來給這裏的女主人。」

「好，到屋子裏去，把信給她，她會招呼你的，小傢伙。」

那人說話很和氣，那孩子走了進去，覺得很高興，從沾潤着剛在發芽的花草樹木的綿綿春雨裏望去，南德(Ned)看見一所方形大屋矗立在前面，(一所舒適迎人的屋子)有老式的走廊，寬廣的石階，許多窗洞裏燈火輝煌。沒有窗簾和幔幕，歡樂的燈光透窗而出，他並不立即打門，而略作停留，看見裏面牆上有無數跳舞着的小影，又聽見許多小孩歡樂的歌聲，私忖像他這樣一個無家可歸的「小傢伙」而能享受這般的光明溫暖與安適，似乎是不可能的呢。

「我希望那女主人真會招呼我的。」他想，接着就把門上笑臉的老人頭形的大銅鈕膽怯地敲着。

一個面頰作玫瑰色的女僕出來開門，當他一聲不響地把信遞給她，她微笑着接了。她彷彿對於接受陌生孩子不作爲奇了似的，因爲她指着走廊裏的一個座位，點點頭，說：

「坐在那裏，在席上歇一歇，我把信送去給太太。」

南德等着的時候，覺得處處都是好玩的東西，他好奇地向四週張望，對於這景象頗爲有味，而能在門邊這個隱僻的角落裏四處觀望，不被覺察，尤爲欣然。

這所屋子裏似乎充滿了孩子，正以各種娛樂消遣這微雨的黃昏，分明地，無往而非孩子，「樓上，樓下，以及女主人的房裏，」因爲從幾扇開着的門裏見到一羣羣快樂的大孩子，中孩子，個個歡天喜地，熱鬧非常。右面兩間大房間分明是教室，因爲有課桌，地圖，黑板和書籍四處散佈着。爐上火光熊熊，幾個懶散的男孩子仰臥在旁邊，在討論一個新的門球場，興奮得把

舞子在空中搖舞。一個高個子的青年，在一個牆角裏練習吹笛，四周雖喧鬧萬狀，毫不爲動。另外有兩三個在桌子上跳來跳去，時而暫停片刻，透一口氣，更向着一個小滑稽家，在黑板所畫的全體同伴的滑稽漫畫而大笑。

左邊一間房裏放着一個長長的餐桌，上面擺着大瓶的新鮮牛奶，幾堆黃的和白的麵包，耀目的薑汁麵包，整齊地排列着，在孩子的心靈裏，都是了不得的東西！又聞到一種烘麵包的香味，又有煨蘋果的氣息，對於正感到飢餓的小鼻子和小肚子是有十分誘惑性的。

不過，最引人入勝的景物，卻出現在裏面的走廊裏。因爲一種拔河遊戲，在樓梯上層進行着；一個平臺上在作石子戲，另一個則在玩棋，各個步階上，則有男孩子在讀書，女孩子在對洋囡囡唱催眠曲，兩隻小狗，一隻小貓，和一連串的小男孩沿着扶手滑下來，既不管衣服會破損，更不管肢體會受傷。

南德對於這個興奮的場面，看得出了神，冒着險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他的角落；忽然一個很活動的男孩子，從扶手上很急地滑下來，一時止不住，竟翻了一個筋斗，砰然着地，從聲音裏聽來，這一跌，一定是頭破血流淋了，那知這小孩的頭，經了十一年的磨鍊，已堅硬如砲彈了！所以當南德以爲他一定跌得半死了而跑過去的時候，那孩子卻把眼睛急速地霎了一回子，忽然發現了一個新面孔，於是發出了一個驚奇的「哈囉！」

南德不知所措，只好也來個「哈囉！」心想這個回答方式是最簡捷便利了。

這個伏在地上的青年，一動也不動，又問「你是新來的男孩子嗎？」

「現在還不知道。」

「你叫什麼名字？」

「南德勃萊克。(Nat Blake)』

「我叫做湯姆龐上去來一下子好嗎？」湯姆像忽然想到了他的招待責任似的，一躍而起。

「我看還是不的好，且看我能不能留在這裏住了之後再說。」南德回道，越想越要留住在這裏了。

「我說，苔米來一個新朋友了，你來招呼他。」這活潑潑地的湯姆說了之後，又回復到他的玩意兒，興緻毫不稍減。

聽見這一聲叫，那坐在步階上讀書的男孩子，仰起頭來，用一雙棕黃色的大眼睛一看，似乎有點羞澀停了一回，把書挾在腋下，莊重地下來招呼這位新客，這新客覺得這個身體瘦長眼色溫和的孩子面貌上，自有一種討人歡喜之感。

「你看過了喬姨母沒有？」他問道，彷彿那是一種重要的禮節。

「除了你們孩子以外，還沒有見過什麼人，我正在等著。」南德回答道。

「是勞萊姨夫送你來的嗎？」苔米客氣而又莊重地接下去問。

「是的。」

「他就是勞萊姨夫，他常常送好孩子來的。」

南德聽到了這句話，頗爲得意，微笑了一下，這樣使他瘦削的臉看上去覺得十分可愛。他不知道再說些什麼話好，因此兩個人便相對審視，默默無語，直到一個小女孩抱了她的洋囡囡跑了過來，她很像苔米，只不過沒有那麼高，臉兒較圓較紅，一雙藍眼睛。

「這是我的妹妹苔仙。」苔米說明道，彷彿是在介紹一個世上罕有的珍貴寶貝。小孩們相互點了點頭，那個小女孩的臉上，顯出了兩個快樂的笑渦，親愛地說道：

「我希望你能在這裏住着。我們這裏過的日子真快活，是嗎，苔米？」

「自然。這便是喬姨母到梅園來的道理。」

「這真像是一個好地方。」南德道，覺得他在這兩個可愛的少年人面前，非也說幾句話不可。

「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嗎，苔米？」苔仙說道，分明她當她的哥哥是精通事理的權威者。

「不，我想格林蘭的地方，有冰山，有海豹，還要有趣呢。不過我也愛梅園，這確是一個很好居住的地方。」苔米回答道，那時他正在閱看一本關於格林蘭的書呢。他正想把那本書裏的圖畫，給南德看，並且講給他聽，而那女僕回來了，向着客室門口點一點頭，說道：

「好的，你可以在這兒住。」

「我很高興，現在去看喬姨母去。」苔仙說了，以一種快樂的指導的神氣，牽着南德的手，這立刻使南德覺得毫不生疏不安了。

苔米再回到他心愛的書上，他的妹妹領了這位新客到了後面的一間房裏，有一個高大的男子在沙發上和兩個小孩玩耍，一個瘦削的婦人似乎在覆看她剛寫完的一封信。

「他在這裏，阿姨！」苔仙喊道。

「這就是我的新來的孩子嗎？我很高興，我的親愛的，希望你在這裏能夠快活。」那婦人說道，同時拖他到身邊，以慈和的眼色溫存的手法把他額上的頭髮理向後方，如此南德孤獨的小心便對她依依不捨了。

她並不美麗，但是她有歡樂的臉色，脫不了某種孩子氣的態度與神色，正和她的聲容笑貌一般。凡此種種，只能體味，不能言喻，使她成爲一個愉悅可親的人，容易相處，而且常常「有趣。」如孩子們所說。當她爲南德整理頭髮時，她看見他的嘴唇在微微發顫，於是她的銳利的眼睛便顯得更柔和了，把這個襁褓的身軀再拖近些，笑說道：

「我是裴爾媽媽，那位男先生是裴爾伯伯，這兩個是小裴爾。過來，孩子，見見南德。」

那三位角力家立刻遵命，這高大的男子，兩個肩上頂了兩個肥胖的孩子，過來歡迎那個新來的客人。羅伯和台第只向他笑笑，可是裴爾先生卻和他握握手，指着近火爐的一隻矮櫈親熱地說：

「這裏有個坐位預備好給你坐，我的孩子，坐下去快快烘乾你的溼腳罷。」

「溼腳真的呢！我的親愛的快把鞋子脫下來，我一會兒就有乾燥的東西給你，」裴爾夫人喊着，起足老勁地往來蹣跚，南德還來不及開口說聲「甲克得濱孫，」卻見到自己已經安坐在一個舒適的矮櫈上，腳上並且有乾燥的襪子和和暖的拖鞋了。於是他只說一聲「謝謝師母，」說得這樣地誠懇，竟使裴爾夫人的眼色又顯得慈和了。並且說些有趣的話，因爲她覺感動極了，就照她的本性這樣做了。

「這些是湯姆的拖鞋，可是他回到屋裏，從不記得換上，所以他就沒有份了。牠們是太大，不過這樣也好；因爲這麼你就不能如穿適腳鞋似地跑得快，逃不掉了。」



「我也不想逃，師母。」南德說了，張開他一雙醜惡的小手向着可愛的火，不禁透了一口感到滿足的長氣。  
「那很好！現在我要好好地把你烘一烘，並且要設法把你那種討厭的咳嗽去掉。你咳了多少時候了，親愛的？」裴爾夫人問道，當她翻弄她的針線籃子，想尋找一條法蘭絨的時候。

「整整一冬了。我傷了一次風，就好像不會好起來了。」

「這也難怪，住在那個潮溼的地窖裏，連一條遮遮背部的破布都沒有！」裴爾夫人放低了聲音對她的丈夫說，那時他正以一雙老練的眼睛看着那個孩子，看到他那瘦削的太陽穴，乾燥的口唇，以及粗啞的聲音，和不時發作的咳嗽。

當裴爾先生的眼睛和他的妻子交換一次電報以後，說道：「羅伯我的人兒，輕輕地到納賽（Nancy）那裏，叫她給你那咳嗽藥瓶和藥膏。」

南德看到了那吃藥準備，顯得有些擔心，可是他的恐懼心在一次大笑中立即消失了，當裴爾夫人以一種滑稽的神色對他耳語道：

「聽我的滑頭台第假裝咳嗽，那些藥水裏我放着蜜糖，他頗想嘗一點呢。」

小台第將瓶拿下來時，因為過分賣力，兩頰顯得緋紅，等南德勇敢地吃了一服之後，他也被准許舐一舐那個調羹，並且拿一塊法蘭絨圍在南德的頭部。

這些治療的初步手續還未完了，忽然一陣鈴聲響了，接着走廊裏一陣熱鬧的腳步聲，報知是晚餐的時候了。怕羞的南德一想到要碰見許多陌生面孔，竟發起顫來，可是裴爾夫人伸出手來攙着他，羅伯更以保護者的神氣說道：「不要怕，我會照顧你的。」

十二個男孩子，六個一面，立在自己的椅子後面，不耐煩地等着動手，那個高高的吹笛的青年，卻設法叫他們不要急。可是也沒有人隨便坐下來，直等到裴爾夫人在大茶壺的後面就了坐，她的左面是台第，右面是南德。

「這是我們的新孩子，南德勃萊克，吃過晚飯，你們可以互相認識認識，斯文些，孩子們，斯文些。」  
當她說話的時候，人人都注視着南德，然後急急地就了坐，也想要整整齊齊，可是結果恰得其反。裴氏夫婦竭力要孩子

們吃飯時候能够好好的，而平常確也還好，因為他們的規則不多而頗合理，孩子們自己也知道他們是在叫他們學好，所以也盡力服從。但是確也有時候那些飢火中燒的孩子們非用強硬手段對付不可，星期六晚上，半天休假以後便是這種難關之一。

「可愛的小生靈，就讓他們盡心盡意地笑鬧叫跳一天吧。假日將不成其爲假日了，如其沒有很多的自由和遊戲，所以他們每星期有一次盡興的快樂。」當一般嚴正人士託異着素稱寂寞的梅園會允許滑扶梯，丟枕頭，以及一切歡樂的遊戲的時候，裴爾夫人常常這樣說。

有時確乎那所屋子連屋頂都要飛起來了，可是決不會，因為只要裴爾先生一句話，任何時候可以立即安靜，並且孩子們也知道自由是不能誤用的。因此，雖然有許多不祥的預測，學校卻還是欣欣向榮，學生也自然而然地習於各種禮儀與品德了。

南德那時覺得很是舒適，他隱在高大的牛奶瓶後面，湯姆鷹就坐在轉角，裴爾夫人近在身邊，隨時把他的空碟杯裝得滿滿。

「那一頭坐在女孩子身邊的是誰？」南德趁大家圍笑的時候，向他近旁的青年耳語地問。

「那是苔米柏洛克，裴爾先生是他的姨夫。」

「這名字真古怪？」

「他的真名字是約翰，但他們稱他苔米約翰，因為他的父親也叫約翰。這不是一個笑話嗎？你看是不是？」湯姆柔和地解釋着，南德實在還沒有弄清楚，可是也陪着笑笑，而且頗有興味地再問：

「他不是一個很可愛的男孩子嗎？」

「一些不錯，他什麼都知道。」

「他旁邊的胖子是誰？」

「啊，那是胖子柯爾（Scutty Cole），他的名字原是喬治，不過因為他吃得太多，我們稱他爲飯桶。裴爾伯伯旁邊的小傢

伙是他的兒子羅伯，還有那個高大的弗朗（Frans）是他的姪兒；他也教一些兒，是照顧我們的樣子。」

「他會吹笛的，是不是？」南德問道，那時湯姆把一隻熟蕪菜一口塞在嘴裏，弄得講不出話來了。

湯姆點點頭，可是他意外地，很快就吞下了，又說起話來：「啊，可不是嗎？我們有時還跟了音樂跳舞，做健身操呢。我自己喜歡敲銅鼓，正想及早學會牠。」

「我最愛提琴，我也能弄一些的。」南德說，在這個有趣的題目上，兩人說得很是投機了。

「真的嗎？」湯姆圓張了兩眼，興趣無窮地望着他。「斐爾先生有一個舊提琴，假使你要他會讓你玩的。」

「你道假的嗎？啊，那是我喜歡也沒有的了。你知道我常常和父親，以及另外一個人，玩提琴跑碼頭，直到他死。」

「這不是很有趣的嗎？」湯姆不勝感服喊道。

「不，這是可怕的；冬天冷極，夏天熱極。我有時弄得疲倦了；他們又常常罰翻，我常常不得吃飽。」南德說到這裏，停下來狠狠地咬了一口薑汁麵包，彷彿要使自己確實相信困苦的日子已經過完了；然後他又不勝惋惜地說道：「但是我真愛我的提琴，少不來牠。我父親死了，尼古老（Zigoo）便拿了去，並且也不再要我，因為我那時有毛病。」

「假使你玩得不錯，你有資格加入音樂隊等着看。」

「你們這裏有音樂隊嗎？」南德的眼睛發出光亮來。

「有一隊活潑的音樂隊，都是男孩子；他們也有演奏會等等東西。你看明天晚上好了。」

這一番高興的談話之後，湯姆又復繼續用餐，而南德則雖食物滿面前，無心享用，卻沉入於深深的遐想中了。

他們所說的一番話，斐爾夫人全部聽到，表面上祇專心在倒牛奶和照顧着小台第一——他其時已朦朧欲睡，把鬮羹放到眼睛邊，頭部搖擺如臨風的罌粟，最後把面頰靠在一塊軟麵包上，沉沉熟睡了。原來斐爾夫人之所以放南德在湯姆的旁邊者，便是因那個矮胖的孩子對人熟不拘禮，怕羞的人容易和他接近。南德也覺到這一點，所以一席晚餐便向他說了幾句知心話，這彷彿給了斐爾夫人以一個了解這孩子的個性的鎖鑰，勝於親自和他談話了。

勞倫斯先生叫南德帶來的信裏，他曾說道：

「親愛的喬——這裏有一件合你心意的事。這可憐的孩子現在已是一個孤兒，貧病交迫，舉目無親。他曾做過走江湖的音樂師；我發現他在一個地窖裏，在哀悼他已故的父親和失去的提琴。我想他也許有一些可造之材，因此私付我們幾個人或者可以對這個小小的人兒助以一臂之力。你治療他辛勞過度了的身體，弗力子幫助他未經開發過的才智。他日有成，容想想看他還是一個天才呢；還是薄技在身足以自己餬口而已，且給他試試看，爲了你自己的孩子。」

「當然我們願意的。」當裴爾夫人讀了這封信，叫道：「等我一見南德，她就立即覺得，不管他是否天才，眼前他總是一個伶仃孤苦的病孩子，他所需要的，正也就是她所樂於給與的，便是一個家和慈母一般的照顧。她和裴爾先生倆暗暗地在觀察他；覺得他雖然衣衫襤褸，舉止粗野，面目污垢，而南德自有其令人可愛之處。他是一個身軀瘦削而面色蒼白的孩子，年約十二，兩眼作深碧色，在粗疏蓬鬆的頭髮下卻有着方正的額骨，面部時露出憂惶之色，彷彿常受慣了斥罵與痛擊的，口唇卻甚銳敏，慈顏相加，便發微顫，溫存的慰語，便引起感激之色，令人可愛。當湯姆說起音樂隊，裴爾夫人看見了他臉上一副急切喜悅之情，便對自己說道：『祝福這可憐的小寶貝，假使他喜歡，讓他一天到晚玩提琴吧。』」

因此晚飯之後，當孩子們羣集到課室裏再去『興高采烈』的時候，裴爾夫人拿着一具凡啞鈴出來了，和她的丈夫說了一句話後，就到南德身邊來，那時他坐在角落裏，興緻勃勃地旁觀着。

「現在，我的孩子，給我們奏一小曲，我們樂隊裏正要一只凡啞鈴，我想你一定能勝任愉快的。」她想他或者要遲疑一會的；但是他竟立即接過那只舊提琴，拿的時候，小心愛護，一望而知他嗜音樂如命的了。

「我總盡力師母。」他只這樣說了一句，就將弓放在弦上，彷彿久寂微音，急不及待似的。

那時房間裏擾攘甚烈，他卻如充耳無聞，只是輕演緩奏，樂極忘形了。他所奏的只不過一個黑人所唱的簡單的曲調，正如江湖音樂師所常奏的，可是立即引起了全體視聽，頓時鴉雀無聲，驚喜地佇立諦聽。他們漸漸走近他身邊來了，裴爾先生也來參觀，因爲南德彷彿全神灌注，不覺有旁人之存在，一會兒雙目炯炯有光，雙頰變得發紅，瘦削的小指在弦上飛舞，他竟藉那個老舊的提琴，吐露他心愛的言詞與衆人心心相印了。

午夜奏畢，彩聲四起，這酬報實遠過於許多銅子的投擲，他瞻目四顧彷彿說道：

「我已經盡我所能了，請善意地批評吧。」

「我說，你玩得一等拿莫溫，」湯姆喊道，他自視爲南德的老大哥。

「你可以在我的音樂隊裏來充第一凡啞鈴。」弗朗含笑贊美道。

裴爾夫人對她的丈夫耳語道：

「台第是不錯的：這孩子確是可造之材。」裴爾先生重重點頭，一面拍着南德的肩頭，熱烈地說道：

「你玩得好，我的兒。現在來玩一些我們唱得來的。」

這是這窮苦孩子一生中最榮耀最快樂的一瞬，當他被領到鋼琴邊的尊貴的地位，孩子們環繞着他，毫不注意到他衣服破舊，祇是尊敬地看着他，急切地等着聽他的第二次演奏。

他們選了一個他所知道的歌曲，略加調整之後，他們開始了，於是凡啞鈴，笛，和鋼琴領導了一羣孩子們的合唱，使那老屋子充滿了生氣。這對於南德太緊張了，他有些兒受不住，當餘韻漸寂，他的臉開始顫動，他放掉了那具提琴，轉向着牆壁，竟像一個很小的小孩子似地哭起來了。

裴爾夫人唱得十分起勁，一面阻止小羅伯用靴子打拍，忽然見南德哭了，忙問道，「我的寶，爲什麼哭了！」

「你們都這樣好，——這境界太美麗了——我有些兒受不住，」南德邊哭邊咳嗽，弄得喘不過氣來。

「跟我來吧，親愛的，你現在須得上牀休息，你已經乏了，這裏對於你太熱鬧了。」裴爾夫人向他輕輕地說，一手領他到自己的客室裏，讓他哭到安靜。

然後她設法叫他把他的困苦告訴她，聽到這小小的故事的時候，她不禁陪下傷心之淚，雖然像這樣的故事她聽見已不止一次了。

「我的孩子，你現在已經得到了一個父親和一個母親了，而這就是你的家。不要再想到那種悲傷的日子了，好好地，快活活地，你一定不會再吃苦了，我們一定爲你盡力。這地方是專爲各種孩子設的，讓他們有日子過，教他們學習自立，成爲有用的人。你喜歡音樂儘可以從心所欲去玩着，不過總先得把身子弄好。現在到納賽那邊去，洗個澡，就去睡覺，明天我們來

共同商議一些有趣的小計劃。」

南德緊緊地握住她的手，默然無語，只以感激的眼色代替說話，同時裴爾夫人領他到一間大房間裏，在那裏他們見到一個高大的德國婦人，臉兒肥圓而愉快，像一個太陽，帽子的闊邊做了四射的光芒。

「這是納賽赫媽（Nursey Hummel）她會給你洗一次爽爽快快的澡，為你剪髮，使你一切都感到舒舒服服，那邊就是浴室，在星期六晚上我們先把小小孩們一起擦過，在大小孩唱罷歌以前，把他們安排睡覺。現在，羅伯和你一同進去。」

當裴爾夫人說話的時候，一面把羅伯的衣服剝光，把他推進通育兒童的一個小房間裏的長浴盆裏。

那裏有兩個大盆，還有腳盆，而盆，沖洗管，以及各式的清潔設備。南德不久也舒服地浸在另一個浴盆裏，一面浸着，一面留心兩個婦人的動作，她們把四五個孩子擦乾淨，替他們穿上乾淨睡衣，然後把他們捲在牀裏，而他們卻還要笑樂一陣，才肯靜息。

其時南德也洗好了，裹在一條毯子裏烘火，當納賽爲他剪髮的時候，又來了一批孩子，被關在浴室裏，只聽到裏面水聲豁拉，正似一羣小鯨魚在嬉戲作樂。

「南德還是睡在這裏吧，那末，假使他晚上咳起來，你給他吃藥便當些，」裴爾夫人說，她奔來奔去，好像一隻忙碌的母雞，管着一大羣活潑的小雞。

納賽贊成這個計劃，幫南德穿上一件法蘭絨睡衣，給他喝一些熱而甜的東西，然後把他捲在房裏三張小牀中之一張。他躺在那裏，看去像了一個一個心滿意足的木乃伊，覺得世上竭盡奢侈的享樂了。清潔本身便是一種新鮮而愉快的感覺，法蘭絨睡衣更是他的世界裏從未聽到過的東西，幾口好吃的東西平下了他的咳嗽，幾句溫存的言辭潤澤了他枯寂的心懷，而知道有人照顧了那一點感覺，使那間樸素的房間，在這無家可歸的小孩眼中看來，竟成了人間天堂了。這真像是一個夢幻，他屢次閉了眼睛再張開來，看這情境是否真是夢境。景象太快樂了，使他一時不易睡着，並且確乎也不能睡去，因爲幾分鐘之後，梅園的一種希奇的制度，又呈現到他驚異而又同情的眼前了。

水戲暫息繼以枕戰，許多白衣的小怪奪牀而起，鼓噪參加。這種戰爭在好幾個房間裏爆發，樓上的走廊變成了戰場，甚

至育兒室也不免波及因爲有些被迫的戰士都逃避到這裏來了沒有一個人對於這爆發有所擔心沒有人去禁止牠或稍感驚異，納賽自顧自在掛手巾，裴爾夫人在當心乾淨衣服，好像四海昇平，不必庸人自擾，不她甚至參加戰爭，將一個大膽的孩子逐出房外，拿起向她擲來的枕頭還擲過去。

「他們不會受傷的嗎？」南德問道，他人雖躺着，卻笑得個不也樂乎。

「呀，不會！我們准許在每星期六的晚上有一次枕頭大戰，枕頭套明天本來要換了；並且孩子浴後應該活動一下子，所以我自己也頗喜歡這玩意兒的。」裴爾夫人說着，又在忙碌地整理襪子的工作了。

「這真是一個極可愛的學校呢！」南德驚服之餘，不覺說道。

「這是一個奇怪的學校，」裴爾夫人笑說道：「但是你知道我們是不相信用許多的規則或是許多功課來使孩子受苦的。在先我也禁止穿了睡衣胡鬧；可是對你不起，竟是毫無用處。因此我和他們相約：我准許他們每星期六晚上有一刻鐘的「枕頭大戰」；他們允許在其他的晚上好好地睡覺。我試了一下結果很好。假如他們不守踐約，不得玩耍，假使守的，我把些玻璃器具藏好，燈放在安全地帶，便讓他們儘量鬧一下子。」

「這真是一個好辦法，」南德說道，頗想也加入胡鬧，可是又不敢在第一夜就如此請求。因此他只躺着欣賞這活躍的景象。

湯姆龐領着進攻隊，苔米守衛自己的房間，勇不可當，把擲過來的枕頭很快地拾起藏着，直至圍攻的人軍火告竭，於是他們前來肉搏，奪取軍火。戰時不免略有微傷，然而毫不在乎，一笑置之，直到裴爾夫人看看她的錶喊道：

「時候已經到了，孩子們上牀去，每一個人，否則放棄權利。」

「什麼叫做放棄權利？」南德問道，他坐着，急想知道，假使不服從這位最奇怪而又最熱心的女教師，怎麼樣。

「下次不得玩。」裴爾夫人回答道。「我給他們五分鐘預備時間，然後熄燈，秩序恢復。他們是頗知自重的孩子，他們守着他們的約言的。」

這是確實的。因爲大戰終止正如開火一樣地快——一二擲結束戰，一次最後的歡呼，叫幾聲下次再來，然後秩序完全

恢復；間或還有一些吃吃的笑聲，或是一些輕輕的低語，打破這星期六狂歡後的沉寂。於是裴爾夫人一吻她新來的孩子，讓  
他去做梅園生活的各種好夢了。



## 第二章 孩子素描

趁南德恬然入睡的當兒，我來告訴我的年青的閱者們，關於他醒後將要遇到的許多孩子的一切。

先從我們的老朋友弗朗是一個高大孩子，現在十六歲了，一個道地的德國人，強硬，白晳，好學，也柔和，可愛，喜歡音樂。他的舅父準備他進大學，他的舅母爲他準備將來自己的快樂家庭，因爲她留留心心地養成他溫良的品性；愛兒童，敬女性，不論年青年老，還教他種種家庭方面的有用工作。她是她的好助手。隨時隨地少不來他，堅定和善有耐心，他愛他的快樂的舅母如生母，因爲她也以此自命的。

愛彌卻很不同，性子躁急，不安靜，有大志，時作遠涉重洋的企圖，彷彿血液裏留有祖先們海洋冒險的氣息，難以馴服。他的舅父許他到了十六歲時可以讓他去。現在便叫他研究航海，給他看關於有名海軍英雄的故事。課餘之暇，讓他到河沿溪流裏去過青蛙的生活。他的臥室看去就像個戰艦裏的房間，因爲每件事物都是航海式，軍事化，船舶型。他愛讀開特艦長（Captain Kyrle）的故事，他的最愛娛樂，是學着那位海盜式的英雄舉止，高唱帶有血腥的海洋曲。他跳的舞總是水手舞，行動像水手，談吐也像水手，只要是在他舅父許可限度以內。孩子們稱他爲「海軍少將」，他也毫無愧色地承認着，因爲只從現在他的行爲舉止看來，這位小英雄的將來，真是無可限量的。

苔米顯然是有方的教導的產物，因爲他是身心諧和的。只有家庭的影響才能造成的那種自然之美給他，以質樸可愛的舉止；他的母親培養他一顆天真而慈愛的心，他的父親注意他身體的長育，負責當心他的飲食，遊息與睡眠，使他的小小的身子挺直強健，外公馬起先生則以現代畢達哥拉斯（古希臘科學家兼教育家——譯者註）的循循善誘的方法來培植其小心靈——功課不主充繁，學習不求注入，只是因勢利導，如陽光雨露之助，玫瑰吐萼放葩然。他也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小孩，可是如有過錯，則較常人勝。又因孩提時即受自治的訓練，所以行爲舉止，處處克己自制，雖有誘惑，亦知抗拒。苔米生性安靜，態度莊重愉快，一己既聰穎美好，他人之才智又能欣賞傲傲，嗜書如命，心靈活躍——凡此種種，均足使父親慮其過

於少年老成，有以設法調劑之。

因此苔米就參加了梅園生活，他十分喜歡那裏的生活，梅格、約翰和外公，都以計劃成功，頗以為慰。常和其他男孩子作伴的結果，發展了他實際的能力，鼓勵了他的精神，掃去了他小腦子裏常有的非常美麗的幻想。行動變得稍為孟浪，開閉門戶不背輕手輕腳，談吐粗野，態度懸直——這些，起先不免使他母親吃驚，然而約翰反自欣幸，因為他正要他的兒子成為岸然的丈夫，偶然的粗率視為無傷。以為文雅不難，而喜怒中節，則為可貴，至於學問，時至興來，自會瓜熟蒂落不必催逼。

苔米明快可愛，清新婉約，有如含苞未放，因為她很像她溫柔的母親，喜歡助理瑣屑家事。她有許多洋囡囡，教養看護，很像一個家庭，她視她的針線籃子如生命，小小年齡，縫紉成績已經很好了，苔米常常抽出他的手帕來讚美她針線的細潔。培喬仙（Barb Joan）有件佛蘭絨小背心，也是苔米姊姊的手績。她喜歡料理碗碟，預備作料，佈置食具，天天帶不離手，客室中織埃不染，亦屬她的功績。苔米稱她為「好事之徒」，然而為他整理雜物，有她的靈巧的手指來幫忙一切，也頗感激。她又幫助他的功課，所以他們倆在學問上並駕齊驅，不分軒輊。

他們倆友好逾恆，有時遭人戲笑，也不稍減。如有欺侮他的妹妹，他必勇武維護，她也以「我的哥哥」為世界上最了不得的男孩子，每天早晨睡衣還穿在身上，便走去敲他的門，以母親的口吻說道：「起來，我的寶，這差不多早晨的時候了；我為你拿了乾淨領子來。」

羅伯是精神飽滿，好動成性，終日沒有安靜的時候的。幸而並不鹵莽，也不十分勇武，所以倒也不會闖禍。他常常鐘擺似地動蕩於父親母親之間，滴答滴答，多情可愛，原來羅伯是一具道地的話匣子呢。

台第年齡太輕，在梅園裏尚未佔重要地位，可是他也有他的小職司，而且也克盡厥責。個個人有時覺得需要一個愛寵，而培培就成大家的恩物，吻與抱成了他的家常便飯，裴爾夫人對他，尤為不可須臾離的人物，所以一切家務，他無往而不稍加染指，可是人人卻因此而更喜愛他，因為梅園的人都是相信小寶寶的。

迪克白郎（Dick Brown）和阿道而斐斯（Adolphus）或稱道萊貝汀吉（Dolly Peltin Gill）是個八歲的童子。道萊貝口吃得狠厲害，不過已逐漸在好起來，因為裴爾先生不許旁人嘲笑他，又叫他緩緩講話。道萊是一個好小孩，不怎麼有趣，平凡，可

是在這裏發榮滋長，盡責愉快，滿意，安分。

迪克白郎的痛苦是駝背，可是他愉快忍受毫不爲苦，所以苔米有一次竟以他的那種希奇的神氣問道：「駝背可以使人脾氣好嗎？假使是的，我倒也要一個。」迪克常常快活，竭力和其他孩子一樣高興，因爲這個孱弱的小身體裏，卻有一種勇敢的精神保藏着呢。當他初來時，他自己很感覺到他不幸，然而不久便即忘卻。因爲自從有一次因爲有人嘲笑他而經裴爾先生罰了之後，就沒有人敢再提了。

「上帝是不會介意的，因爲我的背雖然彎了，我的心卻是直的。」那一次迪克對虐待他人這樣嗚咽着，裴爾夫婦受深領此意，不久便使他漸漸相信別人確也愛他的心，不管他的身體怎樣。

一次正在和別人玩萬牲園的時候，有人問道：「你扮什麼動物呢，迪克？」

「啊！我是那個單峯駝；你不見我背上的那個肉峯嗎？」是他的發笑的回答。

「原來如此，我的好小子，那倒不要載重的，只要和大象一起排在行列的前面好了，」苔米說着，他正在佈置會場。

「我希望別人也能像我的受過教誨的孩子一樣好好地待這個可憐的好孩子，」喬夫人說道，見到她的教誨見了效，十分欣慰。那時迪克正緩步經過她的面前，旁邊是強碩的「胖子」。他是扮着一個大象，像煞有介事地搖擺前進。

柯爾喬治因母親溺愛過度，吃糖吃壞了身子，不堪勞頓，到了十二歲，成了一個蒼白浮胖的孩子，遲鈍煩躁而又懶惰。一個朋友勸她把他送到梅園去，到了那裏不久，就從夢中醒來，因爲那裏甜物吃得很少，運動適度，功課有趣，「胖子」沉浸既久，進步很快，直到他的擔心的母親也見了驚奇，方滿心承認梅園的空氣自有其特點在。

傑克福特 (Jack Ford) 是一個銳敏而頗有一些狡黠的孩子，他之所以被送入這個學校，只是因爲那裏一切便宜而已。許多人認他爲伶俐的孩子，可是裴爾先生卻不贊成這個所謂伶俐，覺得他過早的老練與嗜錢如命的性格，其病正不下於道萊的口吃或迪克的駝背。

奈特罷格 (Ned Barker) 正如其他無量數十四歲的孩子一般，長滿了腿，孟浪，喧囂，難怪他的家裏稱他爲「笨木銃」，走路東碰西撞，絆倒椅子，桌子撞翻，或是碰落物事，是司空見慣的事。常常誇口說自己能幹，但很少實證缺少勇敢，又不免喜

歡多嘴曉舌，欺侮弱小奉承老大是其慣技。我們不能便說他壞得一無足取，而是容易誤入歧途的一流人呢。

別萊華特(Billy Ward)便是蘇格蘭人所命爲「天真」的，因爲雖然十三歲了，卻還像一個六歲的孩子。他從前是異常聰明，他的父親又催促他得太快了，給他種種繁重的功課，叫他每天讀六小時書，當他填鴨似地把知識從喉管裏硬塞進去。他自以爲盡了爲父的責任了，可是把他的孩子幾乎殺了，因爲一次熱病，使他長期輟了學，等到病好以後，那使用過度的腦子功用全失，別萊的心智有如石板之經海綿一刷，竟是曳了白了。

這給與那望子心切的父親，一個重大的打擊；不忍見他的前途有望的孩子變成白癡，便把他送往梅園，並不希望他還能有多少進步，但求他能受到好好的看護而已。他是十分柔順而心地善良，然而爲學一道，卻如明目者之中途失明，只能在暗中摸索他先前了然的知識。一天又一天將刻苦用功，今天得意地念着A和B，明天卻又全部茫然了，於是全部工作又得從頭再來。裴爾先生以無窮的忍耐對待他，雖然看去總少希望，他還是循循善誘，不稍氣餒，他並不注重書本知識，只是柔和地設法從他重重障礙的心思上撥開雲霧，使他固有的知慧再見天日。

裴爾夫人想盡種種方法，增其康健，孩子們也都憐惜他，待他很好。他厭動喜靜，不常和同伴跳躍呼鬧，只坐着呆看鴿子，數小時不倦，有時爲台第掘洞，直至那個熱心的小鑽客感到厭倦始已，有時跟着塞拉斯(Silas)長工，看他工作，因爲誠實的塞待他很好，所以別萊雖然忘了他的文字，卻記着和善的臉兒的。

湯姆龐是學校裏的吵坯，頑皮程度之高，世罕其匹。像猴子似地會搗亂，可是心地善良，因此人們都能原諒他的惡作劇。頭腦糊塗，言者諍諍，在他是藐藐然只當是耳邊之風，可是偶犯過錯，則又深自痛悔，不憚指天立誓，決意改過，甚或提議許多古怪的刑罰，自贖嫌愆，直使人家不忍太持矜嚴，只好一笑置之。爲了他，裴爾先生與裴爾夫人常在慄慄恐懼，惟恐湯姆自己跌斷頸項，或是全個學校被火藥所爆炸，納賽特置一個抽屜裏面放着救護藥品，專爲他用，因爲湯姆常常闖下大禍，半死半活地擡了進來，可是總不致命，而一次挫折，反使他精神倍增。

他第一天來校，就在割草機上削去了一個指尖，就在那一個星期裏，又從軒屋頂上滾下來，因爲看小雞而險被一個發怒的母雞啄去了眼珠，幸而逃掉了。卻又被女僕亞細亞(Archie)打了兩記耳光，因爲她見他拿偷來的半個圓餅，括去了一

盤牛酪。然而這百折不撓的青年，雖經屢次的失敗或挫折，還是繼續努力，層出不窮地想在各式各樣的玩意兒來尋開心，以至人人自危了。他在功課上如有不知，總有些令人發笑的理由提出，並且因為他爲人尙稱伶俐，不能作答時自會閃電一般地想出答案來回答，因此倒也常常安渡過去。然而一出教室，湯姆如何跳梁，只有天曉得。

一天忙碌的星期一早晨，他用了亞細亞自己的晾衣繩，把她緊緊縛在柱上，讓她咆哮叫跳了半個時辰。一天當瑪利安尼(Mary Ann)——那個美麗的小女僕——伺候一羣男客聚餐的時候，他將一枚烘得發燙的銅元投入她的背部，弄得那個可憐的姑娘，把所捧的湯潑翻在地，驚惶失措地衝到門外，使滿座的人以爲她發癡了。他在樹上掛了一桶水，桶柄上縛了一條花帶，等到苔仙看見了那條美麗的旗幟而去拉下來時，她得到了一個落湯雞的頭銜，弄髒了她的潔淨的衣服，並且傷了她的小小的。有一次她的祖母來校吃茶點，她把一顆粗而白的石子放在糖盆裏，——害得這位可憐的老太太不懂得爲什麼糖在她的杯裏不會溶解，可是又不敢聲張。有一次做禮拜，他把鼻煙瓶傳遞給大家看，以至有五個孩子打噴嚏打得大厲害而急急退席；冬天他在雪地上掘了一條小徑，又偷偷地澆上了冷水，於是走路人難免東歪西倒了。他幾乎使可憐的塞拉斯發了瘋，因為他把他的雙大靴子高掛在一個引人注意的地方，塞老爹的腳原是碩大無朋的，而他卻最不願意人家知道的。他勸那個聽話的小道菜縛一根線在他的牙齒上，入睡時讓那根線的一頭留在口外，這樣湯姆可以幫他拔去，而道菜可以不感到手術的痛苦。然而那牙齒不肯一拔即落，可憐的道菜在痛苦中驚醒了，而湯姆對他也從此失了信用。最後的一次惡作劇是故意給母雞吃浸過酒的麵包，弄得她們行動失乎常態，別的家禽見而卻走，全家人也因素來莊重的老雞，忽而瘋瘋癲癲，笑得不亦樂乎。

這些便是梅園的孩子，他們竭盡所能共同生活，共同研究，遊戲，工作，打架，戰勝過失，培養德性。在別的學校的孩子，書本知識也許較多，然而講到傳授那些使人成爲好人的較好的智慧，則此地見長了。拉丁文希臘文和數學固然也是很好，不過在裴爾教授看來，自知自助和自制，卻更爲重要，更當仔細地誘導。別人有時談到梅園，雖然他們也承認在那裏的孩子們，在做入方法上進步極速，對於裴爾教授的主張，終難贊同，不過要知道，喬夫人曾對南德說過，這本是一個『奇怪的學校』呀。

## 第二章 星期日

第二天早晨起身鈴一響，南德從牀上跳了出來，滿意地穿上了椅子上放着的一套衣服。這衣服不是新的了，是富家孩子穿下來的半舊衣裳；裴爾夫人常常搜集些捨棄的羽毛，留着給與投奔到她的窠裏來的小鳥。衣服還未穿好，湯姆帶着潔淨的硬領，昂然地來了，陪着南德下去用早餐。

太陽映射進了餐室，照着那擺在桌上的食物，以及圍繞着的一羣飢餓而又熱切的孩子。南德覺得他們比昨晚整飭得多了，人人靜立在自己椅子的背後，同時小羅伯在桌子的一頭，傍着他父親立着，兩手交握，虔誠地垂着他有鬚髮的頭，溫文爾雅地說了一段短短的禱告，按照着德國的方式——這是裴爾先生所愛好，而教他的小兒子要如此做的。然後他們都坐下來，享用那星期日特式的早餐，咖啡，牛排和焙山芋等，代替了平日的牛乳與麵包。當刀叉叮噹作響時，高興的談話同時進行着，因為他們有星期日所持有的功課要學，決定那天郊遊的方法，討論下一週的各種進行計劃。南德一面聽着，一面心想，今天一定是很有趣的一天，因為這小孩，雖然曾經過着粗野的生活，卻也愛靜，而那天正有着安靜肅穆的空氣，使他感到異常快適；這正是神經易感的音樂愛好者的本來面目呢。

「現在，我的孩子們，把你們早上的工作快些做了，等到那輛大馬車來到時，我希望你們都已準備着往禮拜堂去了，」裴爾伯伯說道，一方面以身作則，到教室裏去把書籍整理就緒，預備明天應用。

於是大家散着去做各人的事，因為每個人都有一些小小的日常的職務，必須認真做了的。有些人去取柴汲水，拖抹樓梯，或是聽裴爾夫人的差遣。有些人去餵養養着的動物，幫助弗朗整理倉庫。苔米洗杯子，苔米措乾來，因為這一對雙生兄妹，喜歡合作的，並且苔米在家裏的時候，已經受過怎樣助理家務的訓練了。甚至台第寶寶也有他的小職司，輕快地來來去去，把手帕放好，把椅子歸原。在這半小時之內，孩子們忙忙碌碌，如蜂羣營窠。不久大馬車來了，於是裴爾伯伯和弗朗，以及八個較大的孩子整齊地上車，跋涉三英里的長途，到小城市裏去做禮拜了。

爲了咳嗽未愈，南德和那四個小男孩留在家裏，在裴爾夫人的房間裏度了一個快樂的早晨，聽她讀故事，練習她教他們的贊美詩，然後安靜地把圖書黏到一本書賬簿裏去。

「這是我星期日的傢伙，」她說道，指着那些滿放着圖書，顏色匣子，構造木材，小日記簿，以及信紙信封之類的架子。「我要我的孩子們喜歡星期日，見得那天是平靜愉快的，雖無日常的功課和遊戲，而只是休息着，卻也能享受到安靜的快樂，又能用簡單的方法，學到比在平時學校裏所教的更爲重要的功課。你懂得我的意思嗎？」她看着南德專心的狀貌，問道。

「你意思是學做好嗎？」他躊躇了一會，這樣說。

「是的，學做好，並且喜歡做好。我也知道得很清楚，這有時是艱苦的工作；但是我們能相互幫助，就可以很好地做去。這是在設法幫助我的孩子們的方法之一。」說着她取下一本厚厚的書，像有一半已經寫滿字了，她翻到一頁，上面寫着兩個字。

「呀，那是我的名字呢！」南德喊道，看去又驚奇又感到興趣的樣子。

「是的，每個孩子我都給他們一頁。我每週把他們生活情況約略記載一些，到了星期晚上我給他看紀錄。假如所紀錄的是不好的，我覺得憂愁失望；假使是好的，我高興得意；然而，不管牠怎樣，孩子們都知道我是想幫助他們，他們也爲了愛我和裴爾伯伯盡他們的力。」

「我想他們是會的，」南德說着，忽然瞥見了湯姆的名字，就在自己名字的對面，正想底下不知寫些什麼東西。  
裴爾夫人見他的視線射在那些字上，她就搖搖頭，過去，說道：

「不，我只把紀錄給本人看的。我稱這個爲「良心簿」，只有你和我能看到你名下的一頁上寫的是什麼。下星期日你讀了高興或者羞愧，全在你自己。我想這是好辦法；無論如何，我要設法使你在這塊新地方覺得很自然，只要你遵守我們這裏簡單的規則，和孩子們一起快快活活地生活着，同時學習些東西，如此就好了。」

「我願意試試看，師母，」南德的瘦削的臉兒就即紅了一陣，表示他懷抱着滿腔熱誠，要使裴爾夫人「高興得意」，而不是「憂愁失望」。「要寫這麼許多一定是很麻煩的呢，」當她正將書翻攏，在他肩上鼓勵地一拍的時候，南德加上這一

句話。

「我倒也不覺得，因為我真不知道寫作和孩子我該愛那一樣好。」她說道，看見南德兩眼驚奇直視，不禁失笑。「是的，我知道許多人想孩子們是討厭的，那是因為他們沒有了解孩子。我卻了解的，我還沒有見到有孩子我不能和他很好地相處，我在他的心裏找到了那溫順的角落之後呀，我竟要過不下去，假使我沒有了我的一羣吵鬧頑皮，肉莽的親愛的孩子們，是嗎，我的台第？」裴爾夫人說到這裏，即去緊抱那個小滑頭，恰好把那個小墨水水瓶擋住，沒有跌到他的袋裏去。

南德以前從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話，真不知道裴爾媽媽還是有些兒神經病，還是他所未遇見過的一個最有趣的婦人。他是傾向於後面的意見，雖然她的脾氣有些兒古怪，她不待請求而為人添菜，談笑風生，輕輕地拉拉他的耳朵或是拍拍他的肩膀，都使南德有心嚮往之的感覺。

「現在，我想你大概喜歡到課室裏去，練習一些我們今晚要唱的讚美詩。」她說道，自會猜中人家的心裏。於是獨自一人伴着那真愛好的提琴與樂譜，在那向陽的窗前，怡然奏弄，窗外彌滿着春日的佳景，窗裏統治着安息日的寂靜，南德享受了一二小時真正的快樂，學習熟練的老曲，於快樂的現實中，竟忘卻了困苦的過去了。

等到做禮拜的人回來，午餐吃過之後，個個人看看書，寫寫家信，讀讀星期日的功課，或者隨處散坐着，談談閒天。到了三點鐘，全家出去散步，因為活潑年青的身子，都需要運動的；在散步的時候，這些年青的心靈，經大自然的啓示，會認識和愛好造化的神奇，裴爾先生常常和他們一起走，以誠樸嚴正的方法，隨地施教，竟以天地為教室，山川為教材。

裴爾夫人則同苔仙和自己的兩個男孩，驅車進城，去訪問祖母，這是她一週一次的最大樂事。南德身體欠強，不宜長途跋涉，所以和湯姆一同留在家裏，可是湯姆雖然是個好孩子，常闖窮禍卻也就是他，所以還把亞細亞作為留守。湯姆素篤友誼，就竭力招待南德，說道：「你屋子裏面都參觀過了，外面卻沒有走過，現在出來看看花園穀倉和動物園吧。」

「什麼是你們的動物園呢？」當他們在繞着屋子的驕道快步跑去的時候，南德這樣問。

「我們大家有各自的愛物，你看，都養在穀倉裏，就稱牠為動物園。就在這裏，我的洋兔你以為美麗嗎？」湯姆說着隨手得意揚揚地提起一個南德從未見過的醜陋的動物來。



「我認識一個孩子，這種他有一打，他說他肯給我一個，可是我沒有地方養，所以只好不收他，那是白的有幾點黑點也許我可以想法弄來給你，假使你喜歡的話。」南德說道，覺得以這點來報答湯姆的關切照拂，是再好沒有的。

「那我喜歡極了，我可以把這個給你，牠們可以同住一起，只要牠們能够不打起來。那些白老鼠是羅伯的；是弗朗給他的。鴿子是奈特的，外面的短毛雞是胖子的。那個箱子般的東西是苔米的烏龜槽，可是他還沒有把牠放進去。去年他有六十二個，有幾個真是烏龜老粗。他拿了一個刻上自己的名字和年份，就放了牠；他說也許很久的將來，會再發見牠並且認識出來。他有一次讀到有人發見一個烏龜有記號，可以證明是幾百年以前的產物。苔米是這麼一個有趣的小傢伙。」

「這個箱子裏有什麼東西？」南德問道，在一個又大又深裝着半滿泥土的箱子前面停住了。

「啊，那是傑克福特的蟲店。他搨了許多許多，放在這裏，當我們要一些去釣魚時，我們向他買一些。這免卻我們許多麻煩，只是他的價錢太貴些，上次我們交易了一次，他要賣二分錢一打，還是些小的。傑克有時有些卑鄙，我告訴他，他如不再減價，我要自己去搨了。現在，我有兩隻母雞，那些灰色的，有雞冠毛的，都是一等貨，生下來的蛋，我賣給裴爾夫人，可是我的價錢從沒有超過二角五分錢一打的，從沒有過！我不好意思做那個的。」湯姆喊着，同時對那昇蟲店，加以輕藐地一瞥。

「狗是誰的呢？」南德聽到了這些生意經覺得很有趣，並且覺得湯姆這朋友爲人的確不錯，於是繼續這樣問：

「這隻大狗是愛彌的，牠的名字叫做「克利斯多佛哥倫布斯」，裴爾夫人替牠取這個名字的，因爲她喜歡說「克利斯多佛哥倫布斯」的，使人聽了不舒服，現在變成了在說那隻狗了，人家也就不在乎了。」湯姆回答道，好像動物園管理人介紹動物的口氣。「那隻小白狗是羅伯的，黃狗是台第的。一個人正要把牠們沉到我們的池裏去，裴爾伯伯叫他放着。這於他們小兄弟是很相宜的；我卻不怎麼歡喜，牠們的名字是卡斯脫（Castor）和包勒克（Pollux）。」

「最我愛那個驢子托配（Toby），騎乘真是有趣的事，而牠又是那麼小而好。」南德說着，記起了從前徒步跋涉的痛苦。先生，他真是頭等驢子呢。這些鴿子是屬於我們大家的；起先我們各人有一個，後來多起來了，便歸了我們大家。小鴿子是最好玩的東西，現在可惜沒有，但是你可以上來看一看那些老傢伙，我倒要看看皺皮頂和角奶有沒有生蛋。」

南德爬上一個梯子，把頭伸進一個窗門裏，把那些美麗的鴿子看了一個飽，牠們正在小天地裏，交頸接嘴，咕咕作聲，有些停在窠上，有些出出進進，有些坐在門口，有些從那照滿太陽的屋頂飛到那鋪滿乾草的廣場上，那裏正有六隻光澤的黃牛在安閒地反芻。

「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有些東西，我也想有隻鴿子，或是一隻老母雞，或者就是一隻烏龜，算我自己的。」南德自想道，看見別的孩子們有趣的寶物，覺得很是可憐。等到他回到那個穀棚裏，和湯姆在一起的時候，他問：「你們這些東西怎麼來的？」

「我們去尋來的，或是買來的，或是人家送給我們的。我的是父送給我的，不過等到我賣蛋下來的錢積得夠了，我要去買一對鴨。穀棚後面有個很適合的小池，鴨蛋也買得起價錢，小鴨又好看，看牠們遊水真够味。」湯姆說起來，大有富家翁的神氣。

南德嘆了一口氣，因為他既無父親，又無金錢在這個茫茫世界裏，除了一個空空如也的老舊錢袋，和隱藏在十個指尖裏的技能而外，一無所有了。湯姆似乎懂得這個問題以及他答語後的嘆息的意義，因為一度沉思之後，忽然說道：

「有了，讓我來告訴你一個辦法。假使你願意爲我尋蛋——這事我見了麻煩極了——我就在每打裏給你一個。你記起來，等到積成了十二個了，裴爾媽媽會出二角五分錢來向你買，那時候你就可以買你自己喜歡的東西了，你看好嗎？」

「我願意這麼做湯姆，你這個人真好！」南德感激之餘，不禁這樣喊道。

「呸！這算得什麼。你現在就開始到穀倉裏去搜尋，我在這裏等你。角奶在咯咯叫了，所以你定會找得到一個。」湯姆說，一躺就躺在乾草上，覺得既做了一樁好交易，又增進了友誼，感到無上的滿足。

南德高高興興地開始他的搜尋，悉悉索索地一闖一闖尋去，果然找到了兩個很好的蛋，一個在樑下，一個在一個老舊的量斛裏。

「你拿一個，我拿一個，剛好湊成最近的一打，明天我們再從新起頭吧。這裏，你用粉筆把你的賬，記在我的旁邊，那末我們可以毫厘絲忽。」湯姆說道，在一具簸揚機的光滑的一面上，指點給他看一排神祕的數目。

這位只有一個光蛋的主人，自己感覺到一種愉快的重要，和他的朋友開始記起賬來，湯姆呢，笑嘻嘻在那些數目字上面寫了這幾個堂皇的字：

「湯姆公司。」

可憐的南德，覺得有趣極了，戀戀不捨地，幾次催促，才去把他的第一件動產，放在亞細亞的儲藏室裏。然後他們再進行拜訪，認識了兩匹馬，六條大牛，三隻豬，和一隻小牛，後來湯姆便領南德到一枝臨着潺潺小溪的大老柳樹下面。從籬笆上，可以容易地爬到一個三個樞枝中間的大洞，這裏放着幾個小座位，旁邊空處又刻了一個小壁櫥，可以放一二本書籍，一隻破船和幾枝尚未完成的口笛在裏面。

「這是苔米和我所專有的地方；我們做的，沒有人可以上來，除非得到准許，不過苔仙是例外，我們不嫌她的。」湯姆說着，那時南德怡然地俯視潺潺的流水，仰觀蒼翠的穹窿，蜜蜂嗡嗡地採着使空氣充滿了香氣的黃花。

「啊，這真是美麗！」南德叫道。「我真希望你有時肯許我上來玩玩。我一生裏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好地方。我願意做個鳥，常住在這裏。」

「這確乎不差。你可以來，只要苔米同意，我猜想他會同意的，因為他昨晚說過他喜歡你的。」

「真的嗎？」南德高興地笑說，因為苔米的態度是一向被大家所重視的，一半因為他是裴爾伯伯的外甥，一半也因為他是這麼一個莊重正直的小傢伙。

「是的；苔米喜歡安靜的孩子，我想假使你和他一般地愛讀書，你們一定會知己的。」

可憐的南德聽到最後一句話，歡欣的紅頰，竟變成痛苦的赭色，啞啞地說：

「我不十分會讀書；我沒有時間，我常要一路出去彈琴，你知道的。」

「我自己也不喜歡讀書，不過我要的時候我也能讀得還好的。」湯姆說道，同時一層驚異的臉色，彷彿明白地說着，「十二歲的小孩還不能夠讀書！」

「不過我總還能夠讀樂譜，」南德承認了自己的學淺，感到一陣不安，因此又接着這樣說，

「我不能。」湯姆以一種欽佩之至的神情這樣說，這壯了南德的膽，因此堅決說道：「我要發憤用功，努力學習，因為我以前從沒有過機會呢。裴爾先生的功課難嗎？」

「不，他一點也不兇的，他講解清楚，遇到困難的地方會引人入勝。有些人不這麼做；我以前的一個先生就不。假使我們掉了一個字，頭上不是就要吃打嗎？」湯姆說時，彷彿還記得「以前一個先生」的餘威。

「我想這一本我能够讀的。」南德正在翻書，發見了一本，這樣說。

「那末讀一點看；我來幫助你。」湯姆又說道，一副老大哥的神氣。於是南德竭盡所能，經湯姆好幾次的指示，勉強讀了一頁。後來湯姆對他說，他不久會和別人一樣地來的，然後他們坐下來，談了些旁的事，其中也談到園藝；因為南德據高臨下，望到了對岸許多小方畦，他就問那邊種了些什麼。

「這些是我們的田場。」湯姆說，「我們每個人有一塊地，隨各人喜歡，自由種植，只是我們種的東西要各人不同，不准中途變更，整個夏天，也要好好管理。」

「今年你要種什麼呢？」

南德不禁笑了，因為湯姆把帽子向後一推，兩手插在褲袋裏，不知不覺地，摹做着塞拉斯的話法這樣說：

「呀，我想種些大荳，因為這是最容易種的東西了。」

「來，你也不用笑；大荳的確比玉蜀黍和蕃薯容易種。去年我試種瓜，可是那種蟲子真討厭，這些老東西又非到霜降不熟，所以我後來只有一個大西瓜和兩個小菜瓜。」湯姆說。

「玉蜀黍看去已長得很好了。」南德說。

「是的，但是你必得一回一回的鬆土。現在，六星期的大荳，只要墾一兩次好了，牠們又容易熟。我就要去試種了，因為我先說。胖子也想種大荳，現在他只得種青豆了；青豆是要摘的，不過他也應該摘，他吃得太多了。」

南德想就是鬆玉蜀黍的土也一定是有趣的工作，就說：「不知道我將來有沒有一點園地？」

「當然你要有的。」下面一個聲音回答道，那是裴爾先生散步回來，正來找他們，因為他每星期日總要找個機會，和每

孩子談一次話，覺得這種談話給他們下一週的工作一個好的開始。

同情是甜蜜的東西，在這裏真是希妙無窮，因為每個孩子都知道裴爾伯伯是在關心他，因此有幾個極願對他開誠相見，比之對婦人更爲坦白，尤其是較爲年長的幾個，他們願意和男子談論他們未來的希望和計劃，等到有病或是有什麼苦惱時，他們自然而然會去找喬夫人，至於那些小傢伙，當然是喜歡對那位慈母般的監護人的。

從窠裏下來，湯姆跌到溪裏去了；不過這對他已是慣常的事，所以他不動聲地爬了起來，回到屋子裏去把衣服弄乾燥。這樣就只留南德和裴爾先生在一起，這也正是他所求之不得的，當他們向園畦裏走去時候，他獲得了那個孩子的心，因爲他給了他一塊小園地，並且一本正經地和他討論種些什麼，彷彿全家的食物都要靠他的收成似的。從這個有趣的題目，又轉向到別的，南德的小心裏受到了許多新鮮而有益的意思，正像久旱的土地受到了酣暢的甘霖一般。晚餐的時候他反復細想，常常向裴爾先生詢問似地一瞥，彷彿說道：「我喜歡這樣，再來，先生。」我不知道那個人有沒有懂得這個小孩的無聲的語言，可是當孩子們大家聚集在裴爾太太的客室裏作星期日晚間的談話時，他檢了一個在園中散步所引起的題目。

向四周看了看之後，南德心想這看去像一個家庭而不像一個學校，因爲孩子們圍着爐坐成了一個寬廣的半圓形，有些坐在椅子上，有些坐在地毯上，苔仙和苔米則坐在弗力子姨丈的膝蓋上，羅伯躲在他母親的搖椅的背後，假使談話出了他的理解程度以外，他可以垂頭打盹，而別人不會覺察。每個人看去都很安適，很注意地諦聽，因爲那長途散步，使休息更覺需要，又因爲大家知道裴爾先生隨時要徵詢無論什麼人的意見，所以都以驚醒的態度準備對答。

「有一次，裴爾先生以那種可愛的老套頭開始說着：『一個偉大而聰明的園丁，有一個世上最大的園圃，一個可驚可愛的地方，他以最大的心智與精力去管理牠，種了各式各樣美好而有用的東西。可是即使在這樣美好的園子裏，莠草也要生長；常常因了泥土不好，而好種子長大不起來。他有許多助手，有些很能盡職，他給予他們豐富的報酬；但是有些人怠忽了他們責職，儘讓土地去荒蕪，這使他很是不快。但是他很有耐心，幾千萬年了他還是耐心工作，期待着他的偉大的收穫。』

「他一定很老了，苔米說道，他凝神直視着弗力子姨丈的臉，像是一個字也不肯放去的樣子。

「不要響，苔米這是一個神仙故事，苔仙輕輕地說道。

「不，我想這是一個愚言（意即寓言——譯者註）」苔米說道。

「什麼叫做愚言呢？」湯姆忙問道，他是個截樹開根的人。

「告訴他，苔米，假使你能够的話，不過不要濫用你自己也不甚清楚的字，」裴先生說道。

「我知道的，外公告訴我的，物語就是愚言，就是含有意義的故事。我的「無窮故事」就是一個例子，因為其中的孩子，意思是指心靈，是不是，姨媽？」苔米叫道，急切地要證明他的不錯。

「正是，親愛的，姨丈的故事是個寓言，我是很知道的，所以靜聽，看有什麼意思，」喬夫人回答道，她對無論什麼事總是參與的，並且和孩子們一樣地高興。

苔米於是默不作聲，裴爾先生純粹的英語繼續講下去，因為最近五年來他英語已進步得多了，他說這是孩子們教他的。

「這偉大的園丁，把差不多一打的小塊田地給了他的僕人中間的一個，叫他要盡力工作，看他能種些什麼東西出來。這僕人並不富有，也不聰明，也不很好，然而他極願幫忙，因為那園丁各方面都對他很好，所以他欣然地領了這些小塊田地着手工作起來。這些田地，形狀不一，大小各異，有些土壤很肥，有些很是瘠瘠，總之都需要許多照料，因為在沃壤，草易長，瘠土石子多。」

「除了稗草和石子之外，還長些什麼呢？」南德問道，他這樣地感到興趣，竟忘了羞澀，在大眾面前開口來了。

「花，」裴爾先生說，同時慈祥地向他一瞥。「甚至那最荒蕪和最無人看顧的小畦裏也有一些如意草，或是木犀花。有一個竟有玫瑰，甜豌豆，以及小小的雛菊。說到這裏他把靠在他臂上的小姑娘的肥滿的臉龐，擰了一把，另外一個裏有各式奇異的花草，光亮的小石子，一株好像傑克爬上天去的藤。（豆籬梯——西洋著名的兒童故事——譯者註）還有許多剛發芽的好種子，因為你們要知道，這塊田地曾為一個聰明的老婦人看管過，盡了畢生的力。」

聽到「愚言」的這一部分時，苔米側了頭，像一隻凝神探索的小鳥，明亮的眼光直射在他姨丈的臉上，彷彿他所有猜疑而在防備着。然而裴爾先生卻毫不為意，只是以一種嚴重而急切的神色，一一觀察各人的臉色。

「我已經過，有些田畦容易墾植，——那就是容易照管的意思，苔米——有些卻很難的。其中有一塊特別向陽的小畦，本來應該可種花草，果蔬長得很好的，可是牠不肯出力，所以當那人在那個小畦裏種，唔，比方說是西瓜，後來一無所得，因為那塊小田畦總是不肯看管牠們。那人很不高興，然而還是試下去，不過每次收成，總是失敗，那塊田畦只是說「我忘記了。」於是燭堂大笑，大家看着湯姆，他聽到「西瓜」兩字耳朵已經豎起，然而聽到他所愛用的那個求恕的話時，頭又垂下了。

「我知道他是在說我們。」苔米叫道，拍着手。「你就是那個僕人，我們是些小田畦，弗力子姊丈，對嗎？」

「給你猜着了。現在，你們每個人告訴我今年春天在每個田畦裏，我應該下些什麼種，看到秋天我可以從我的十二，不，十三塊的田畦裏得到一次好收成。」裴爾先生說道，一眼看見南德，忙將說錯的話，趕快改正。

「你不能在我們這裏種玉蜀黍，大豆和青豆。除非你要我們吃得很多，變胖子。」胖子說道，忽然想到這個快活的念頭，那個圓肥而遲鈍的臉上，頓時發出光來。

「他的意思不是這些種子，是要我們使好人的那些東西，野草便是過失。」苔米叫道，他在那種談話裏常常領先，因為他已經聽慣了這種東西，而且十分喜歡。

「是的，你們每個人試想你們最需要的是什麼，然後通知我，我會幫助你們使他生長；只是，你們必須盡力，否則就要變成湯姆的瓜——枝葉繁茂，而果實全無，現在我要從最長的一個先開始，要問問媽媽在她的田畦裏，牠要種植些什麼，因為我們全體都是那個美麗的花園的一部，假使我們愛主心切，必能為他收得豐滿的收穫。」裴爾伯伯說。

「我想把我全部的田畦去給予大量的「忍耐」，因為這是最需要的東西。」喬夫人說道，說時態度莊嚴，竟使孩子不得不也深思竭慮，當臨到他時，應該說些什麼，有幾位竟感覺到一陣悔恨，因為他們把裴爾媽媽的忍耐用得也太浪費了。

弗朗所要的是堅忍，湯姆要恆心，奈特要和氣，苔米要勤謹，苔米要有「和外公一樣的智慧」，南德則怯生生地說，他要的東西太多了，還是請裴爾伯伯代選擇一樣的好，其餘的人選的都是差不多的，忍耐和氣及慷慨，似乎是最愛好的作物。一個孩子願意早起，不過不知道用什麼名字來稱呼；最後可憐的胖子嘆息道：

『我願我愛學問像我愛吃大餐一般，可惜我不能呀！』

『我們要培植「自制」，墾植牠，灌溉牠，使牠長得如此完好，到聖誕節時，沒有人會因為吃得太多而生病。假使你的頭腦多一些運動，喬治那末牠就會像你的身體一般地常感飢餓，你也就會喜歡像我們的小哲學家一樣地讀書了。』裴爾先生說道；摸摸苔米額上的短頭髮，又說道，『你也很貪吃，我的兒，你喜歡把你的頭腦裝滿了神仙故事與幻想，正像胖子愛把他的肚子裝滿餅餌與糖果一樣。兩者都不大好，我要你們試一些較好的東西。算術不及天方夜談一半的有趣，我也知道，可是這是很有用的東西，並且你們又正是學習的時候了，否則你將來會感到羞愧與後悔的。所以我現在要和你們兩人約定，——胖子每天只准吃三餐，你一星期只准看一本故事，這樣我願意給你們一個新的門球場，只是，你要允許我常常進去玩球的。』弗力子姨丈用勸導的口吻說，因為胖子不喜歡運動，而苔米常在遊戲時間內讀書。

『可是我們是不喜歡玩門球的。』苔米說道。

『現在也許不，但是你懂了之後，自會喜歡的。並且你們是素來慷慨的，如此你們便可以常把場地借給別的孩子玩，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這一番話使他們倆都覺得合意了，他們同意了那件交易，其餘的人也頗滿意。

再講了一些關於田園的事之後，大家一起唱歌。那音樂隊使南德異常歡欣，裴爾夫人彈着鋼琴，弗朗吹笛，裴爾先生拉着低音大提琴，他自己奏凡啞鈴，這是一個極簡單的小演奏，但是大家很高興，老女僕亞細亞坐在一個角落裏，有時亦以其最優美的聲音加入合唱；因為在這家人家，不論主僕，長幼黑白，星期歌唱時，一律參加，上感穹蒼的。這事過了，大家和裴爾伯伯握手，裴爾媽媽一個一個地吻了他們，從十七歲的弗朗到小羅伯，然後他們整隊入寢了。



## 第四章 做人的階梯

星期一早晨當南德走進教室去的時候，中心志志，因為他心想，他的愚昧，不免要在大眾面前暴露了。但是裴爾先生偏給他一個近窗的坐位，背向着人，弗朗在旁指導他，因此沒有人會聽到他的錯誤，或是看見他練習簿上的塗鴉了。他深深感激，用功如此之勤，竟使裴爾先生笑了，當他看見了他發燒的臉與漬滿墨水的指頭，他說道：

「不要太用功了，我的孩子，你會感到疲乏的，時間還充裕呢。」

「但是我非用功不可，否則我就追不上別人。他們已經知道了許多許多，我一點也不知道。」南德說道，當他聽到別的孩子們對答文法史地，如此流利準確，真使他陷於失望之境了。

「可是你知道許多他們所不知道的東西。」裴爾先生說道，一面來坐在他的旁邊，而弗朗則去領導一班小學生研習乘法表的迷陣。

「真的嗎？」南德說道，看去似乎不能相信。

「真的，第一，你能够抑制着你的脾氣，而傑克，他雖精於計算，這點卻不能；那是一課極好的功課，我想你已經學得很好了。其次你會玩提琴，而這裏一個人也不會，雖然他們很希望做。但是，最好的一件，南德，你真真想學些東西，這就已經有了學問的一半把握了。這開始好像很難，其實只要你忍着做去，就會漸漸地覺得容易起來的。」

南德愈聽，臉上愈有光采起來，因為，他所知雖少，卻也已有相當的憑藉，不是一無所長的。「是，我確能抑制我的脾氣——那是父親的鞭笞教我的；我能奏提琴，雖然我不知道別斯開灣在那裏。」他自想道，心上有一種莫能言喻的慰藉。然後他大聲說着，說得這樣地急切，甚至「苔米也聽見了，他說道：

「我要學，我一定試做。我從來不曾進過學校，但這我沒有辦法；假使小朋友們不笑我，我猜想我會得上等的，——你和師母待我真好。」

「他們不許笑你；假使他們笑了，我要——我要——告訴他們不可以的。」苔米聽了不禁忘形地喊道。全班在七九六十三的工作中停下來，個個人仰起頭來看看是什麼一回事。

裴爾先生想互助的一課在這個時候比之算術更爲重要，因此就把南德的事講給大家聽了，而且以娓娓動聽的故事方式講來；因此那些善良心地的孩子們都允許給他援手，並且以能分擔一部分的責任來援助那個彈琴的能手，覺得很榮光。這是一種願望在他們中間建立起良好的感情，因此南德所遇到的障礙也很少了，因爲每個人都願意在他的學業的階梯上給予『提挈』的。

然而在他的身體還未恢復健康以前，過度用功是不宜於他的，因此當別的人在讀書的時候，裴爾夫人常爲他想出種種的娛樂方法來。但是他的最好的藥石還是園藝，他勤懇地做去，整理，下種，熱切地觀察牠們發育，見到一張綠葉或者一根嫩條鑽出土面，在和暖的春天發榮滋長，不禁雀躍起來。沒有一塊田園會被更勤勉地墾植了；裴先生惟恐他把土墾鬆得太利害，植物來不及生長，所以他又給他花園或草莓園裏的一些輕便的工作，在那裏他工作着，低吟着，忙碌得正像在他四週嗡嗡的蜜蜂一樣。

「這是最喜歡的收穫物，」裴夫人常常這樣說，當她擰着以前消瘦而現在漸見豐潤的面頰，或是拍拍那彎曲的肩膊，現在正因爲了有康健的工作，滋養豐富的食物，與貧困的離棄，而日見挺直了。

苔米是他的小朋友，湯姆是他的保護者，苔仙則是他一切煩惱的慰藉者，因爲，雖然這些小孩都比他年輕，可是他的怯弱的心靈，卻在他們天真的社會裏獲得了無上的愉悅，因而反使他避去和年紀較大的孩子們交接。勞倫斯先生沒有忘記他，常常送衣服，書籍，音樂和慈愛的信札來，又不時來看看他的孩子生活得怎樣，或者帶他進城去參加音樂會；在這種時候，南德竟覺得自己已飛上了七重天了。

要使一個小孩快樂，並不費得很多的，然而在這充滿了陽光與美麗事物的世界上，竟還存在着面有菜色，兩手空空，伶仃孤苦的小心靈，那真是一樁傷心的事呢！感到這一點，裴氏夫婦常常搜集了一切所能見到的麵包屑來餵哺那一羣飢餓的小雀子。喬夫人又常向人家討一些破舊的玩具，拿回來叫孩子們修理，南德尤其適宜於這種工作，苔仙略諳縫紉，修補

破碎的洋囡囡等等，也很高興，玩具一經修好便好好珍藏起來，預備到聖誕節時分給鄰近的窮苦小孩。

苔米從不感到厭倦，把自己愛好的書籍誦讀或講解給他聽，許多快樂的時辰，就費在那株老柳樹裏，嘆賞着魯濱孫漂流記和天方夜談以及其他不朽的故事。這彷彿開了一個新世界給南德，他的要聽下面分解的心，常幫助他努力前進，直到他和別人一般地會閱讀了。甚至有和苔米一樣成爲蛀書蟲的危險。

另有一件無益的事，不期而至，並見得很好。有幾個孩子是在他們所謂「做生意」的，因爲他們大多數出生貧賤，裴氏夫婦知道他們將來要自維生計的，所以獎勵任何獨立生活努力。湯姆賣蛋，傑克做牲口生意，弗朗助教，略支薪金，奈特愛做木匠，因此爲他置備了一具車牀，讓他做出各種實用而美麗的物事來賣錢，苔米建造輪船，陀螺等等機器來售給別的孩子們。

這樣的事，其用意所在，據裴先生說，是要「給每個孩子一種行業，使他們成爲有用之材。」

所以有一天南德以一種興奮的臉色急忙跑進來問道：「有人在樹林裏野宴，我可以去爲他們彈琴嗎？他們願意出我錢，我也想像其他孩子一般地賺些錢，奏琴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賺錢的方法。」

裴先生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去吧，並且歡迎之至。這是一樁愉快而輕易的工作，你有這個機會，我很快樂。」

南德去了，並且結果很好，回來的時候，袋裏有了兩塊錢，得意地取出來給人家看，同時告訴他們那個下午他過得多少快樂；那邊的青年人待他怎樣和善，他們怎麼讚美他的跳舞樂，並且約定下次再來請他。

「這比在街上奏樂好得多了，因爲那時我拿不到錢，現在全部都是我的了，並且過得很有趣。我現在也和湯姆、傑克一樣做生意了，我真喜歡。」南德說道，得意地拍拍那個老舊的錢袋，覺得自己已是富家翁了。

他確乎在做生意了，因爲入夏以後野宴很多，並且以南德技藝出衆，爭相邀請。只要在不妨害功課，野宴的人都是好好的青年，兩個條件之下，他可以自由應招，因爲裴先生解釋給他聽，一種良好的基礎教育是人人所必須的，足以誘入邪途的

去處，則雖金錢滿載，也不應苟且從命的；南德也對於這個主張，也很贊成。這真是一種可喜的情景，看到那個天真純潔的孩子，爲一輛停在門前來接他的美麗大車迎載而去，或是聽他彈着回來，疲倦而快樂，一個袋裏放着他賺來的錢，和一些從宴席裏帶來的『好東西』，給他所從不忘記的苔仙和小台第。

『我要把錢積起來，直到够足自己買一具提琴，這樣我可以自食其力了，你看行嗎？』當他把錢交給裴先生保存時常常這麼說。

『我希望如此，南德，但是我們必得先把你身子弄強健，並且在你音樂的頭腦裏再放一些知識進去。然後，勞倫斯先生會替你在什麼地方找一個位置，幾年以後，我們大家來聽你公開演奏。』

適合性情的的工作，鼓舞與希望，使南德覺得他一天一天輕鬆而快活，而在音樂課裏進步尤速，甚至裴先生原諒他別種功課學習的迂緩，因爲他知道精神所之，心靈隨之的。偶然他忽略了較重要的功課，最有效的懲戒，是將提琴和弓弦掛起了一天。一旦要完全失去這個知己，這一點恐懼心，使他自願用功，並且證明他確乎也能學習得這些功課的，所以又何用說『我不能』呢？

苔仙對音樂很是愛好，對於擅長此道的人，特別尊敬，當南德在練習的時候，她常獨坐在他房門外的階梯上靜聽。這使他很是歡喜，因此常爲這位沉默的小聽者，盡力彈奏，她從不進去，只是喜歡坐着縫紉，或是撫抱着一個洋囡囡，臉上現出一種夢似的縹渺的快樂，常使喬姨母含淚說道，『真像我的佩司』輕輕地走過去，唯恐即使是這樣一個熟人，也會擾亂這小孩的甜蜜的滿足呢。

南德很喜歡裴爾夫人，然而覺得那個善良的教授，自另有一種更爲可喜之處；他對於這個怕羞而羸弱的小孩，常常慈父似地照顧他。他想十二年來，他以無舵的扁舟在驚濤駭浪的大海裏顛簸，真是千鈞一髮，現在得托庇在這樣的境界之下，冥冥中必有善神在呵護他，因爲雖然他身體吃了不少苦，他的精神卻還是健全的，所以上得岸來，還是天真的嬰兒一般。

南德有一種過失，常給予裴氏夫婦不少焦慮，雖然他知道這是由於愚昧和恐懼而增强的。不瞞你說南德有時要說謊，並不十分漆黑，也不常比灰色更深，有時不過最淡薄的一層白而已。可是那是無關的，謊話總是謊話，雖然在這個希奇的人

問，我們大家也不免要說許多客氣的敷衍話，然而這總是不對的，並且又是人人知道的。

「注意你的舌，眼，和手，因為講話，觀察，行動是很容易入於欺妄之途的。」裴爾先生和南德有一次談話中講起他的引誘時，如是說。

「我知道，我不是有意的，可是假使你不大頂真求其準確，那末這樣就容易得多；我以前常如此，因為我怕我父親和尼古德，現在我有時也不免，因為孩子們要笑我，我知道這是不好的，然而我忘了。」南德講起了他的罪惡，頗為沮喪。

「當我是一個小孩時，我也常常說謊呀，多麼荒唐啊；還是我的老祖母把我醫好的——用什麼方法，你想我的父母向我解釋，責罰我，對我哭，可是和你一樣，總要忘記。於是我親愛的老祖母說道：『我來幫你記住，才算把這點壞脾氣消除了。』她說着拉出我的舌頭來，用她的剪刀刺我的舌尖，直到血出。那是可怕的，你當相信，可是這對我很有利益，因為舌頭痛了好幾天，說話的時候要一個字一個字說得很慢，我就有時候想過再說，此後我就再加留心，慢慢地好起來，因為我怕那大剪刀。可是我親愛的祖母在各方面待我最慈愛的，當她遠遠地在牛蘭堡臨終的時候，還祈禱着小弗力子能敬愛上帝，誠實勿欺。」

「我從沒有見過祖母，但是假使你想這辦法可以醫治我，我讓你刺我的舌子吧。」南德勇敢地說，因為他怕痛，可是也極想停止說謊。

裴爾先生笑了，可是搖搖他的頭。

「我現在有個比這個更好的法子；我以前曾經試過一次，成績很好。現在你聽，以後你說了謊，我不責罰你，但是你卻須責罰我。」

南德聽了這句話，嚇了一跳，問道：「怎麼？」

「你要照那種古老的方式打我，我自己也難得做的，可是給我痛苦比你自已覺得痛苦，可以使你記得牢些。」

「打你呀，我不能的！」南德叫道。

「那末當心你那個翻來覆去的舌頭。我不是想自討苦吃，不過為醫治你那種過失，我很願意忍些痛苦。」

這個提議給予南德以很深的印象，他許久謹慎着口唇，萬事真實，毫不苟且；裴爾先生判斷得很不錯，南德的愛他比怕他更為強烈。可是真不幸！南德一天防守弛懈了，因此當烈性子的愛彌來問他，有沒有把他園地裏頂好的一堆玉蜀黍踏倒，並以老拳相恫嚇的時候，南德否認着，其實昨天晚上因為傑克追他，他確曾踐踏過愛彌的園地的。

他自以為別人是不會發覺的，可是湯姆恰巧看見的，等到一兩天之後，愛彌再說起這個事的時候，湯姆說了出來，而給裴爾先生聽見了。剛散了學，他們都立在走廊裏，裴爾先生坐在長椅子裏和台第玩，但是等他聽見了湯姆的話，又看見南德臉漲得通紅，驚懼地看着他，他就把那個小孩子放下來，說道：『到母親那邊去，小乖乖，我一會兒就來。』一面拉了南德的手，到教室裏去，隨手關上了門。

孩子們一時面面相覷，一會兒湯姆才溜了出去，向一個半掩着的窗裏窺望，看見一種使他大為吃驚的情景。裴爾先生剛取下因為少用而滿積塵埃高掛在書桌上的夏楚來。

『啊！這一次他要給南德吃真生活了。我懊悔說了。』那個好性情的湯姆想道，因為被打手心，是這個學校裏最大的恥辱。

『你記得我上次對你說的話嗎？』裴爾先生說，很憂愁，只是並不發怒。

『是的，但是請你不要叫我這樣做，我不能忍受。』南德叫道，兩手放在背後退到門口，臉上充滿了憂愁。

『爲什麼不硬氣地，像好漢似地去忍受了呢？倘是我就如此做。』湯姆想道，雖然心裏也在發跳。

湯姆聽了末一句話，差不多暈去了，險些兒滾下河去，幸而還能自持，就恨命握住窗沿，好像貓頭鷹似的，圓睜着兩眼，向裏面看。裴爾先生用這樣的神氣說話時，沒有人敢違拗的。於是南德拿了那根棍棒，驚恐遲疑，彷彿要去刺死他的老師一樣，他在伸出的大手上，輕輕地打了兩下，然後他停住了，滿眶熱淚地擡起頭來，可是裴爾先生莊重地說道：『再打，打重些。』知道事情是無可避免的了，並且急想把這樁難事做了完事，南德用他的袖子把眼睛一拭，又重重地打了兩下，手打得通紅，這使打的人更爲難過了。

『够了嗎？』他氣喘吁吁地問道。

「再打兩下，」裴爾先生回答，南德打了，昏昏地不知打在那裏，然後把戒尺擲在房間的那一頭，用兩隻手抱住先生的那隻慈愛的手，用臉偎着牠，以充滿着敬愛，羞愧，與悔恨的熱情啜泣道：

「我記得了啊，我一定記得了！」

然後裴爾先生伸出臂膀來圍住他，以同情的聲調說：

「我也想你會的。求上帝幫助你，免得使我們再有像這樣的情景。」

湯姆不再用眼看，他伏着回到走廊裏，看上去這樣的興奮而嚴重，因而孩子們都圍攏來，問南德究竟受到些什麼。

湯姆以一種最感人的口氣，輕輕地告訴了他們，他們聽見了竟像天翻地覆了，因為事情這樣地上下倒置，使他們呼吸都險些兒停止了。

「有一次，他要做過同樣的事情，」愛彌說道，彷彿承認了一樁深重的罪過。

「那末，你打了他嗎？親愛的老裴爾伯伯，那還了得，我倒要看你現在在做做看！」奈特說道，憤然地握着愛彌的領口。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現在是殺我的頭，也不願再做了，」於是愛彌只把奈特輕輕地仰仆在地下，沒有重罰他。

「怎麼可以呢？」苔米說道，他聽到那個意思，驚駭不止。

「南德哭得不成樣子，覺得無限傷心，所以我們大家不要再提起這件事吧；好嗎？」軟心腸的湯姆說道。

「當然我們不再提及，然而說謊也真是討厭，」苔米臉上看去彷彿他覺得這討厭的程度更加深了，因為這刑罰不落

在犯者身上，而反落在他的最好的弗力子姨丈身上。

「我們走開，讓南德好上樓去，」弗朗提議道，就領大家到穀倉去，那個他們患難時候的避難地方。

南德沒有來用餐，喬夫人拿了一些上去給他，說了一番安慰話，這是使他好一些，雖然他還不取正眼看她。後來在外面玩的孩子們聽到了提琴的聲音，於是說道：「現在他已經好了。」他是好了，可是還不好意思下樓來，直到後來，當他開了門想溜到樹林裏去的時候，忽然看見苔米坐在扶梯上，既不縫紉，又沒有洋囡囡，只見她手裏有一方小手帕，彷彿她會了她被囚的朋友流過淚的。

『我要出去散步，你要來嗎？』南德問道，做得若無其事的樣子，卻很感激她默然的同情，因為他想大家一定要以他爲一個下流人了。

『噢，好的！』苔仙就跑去拿帽子，自覺被小孩子約爲伴侶，頗爲得意。

這一次的散步對於南德很有益處，他回來的時候比平常更爲安靜，並且看去又復愉快，滿身掛上雛菊做的鏈子，這是當他躺在草地上講故事給他的小伴侶聽的時候她爲他做的。

沒有一人再提到早晨的事，但是牠的影響也許因此而更爲久遠。南德竭盡心力，並且得到了許多幫助，不只從他向着天上的朋友虔誠的祈禱得來，也從那位人世的朋友的忍耐的將護裏得來，他的和善的手，南德碰到時，不會不記得這是曾經爲了他而忍受過痛苦的。



## 第五章 學習烹飪

「什麼事，苔仙？」

「男孩子們不讓我和他在一起玩耍。」

「爲什麼不呢？」

「他們說女孩子不可以玩足球的。」

「可以的，因爲我曾經玩過！」裴爾夫人說，回憶到了她年輕時的頑皮情形，不禁笑了。

「我知道我能玩的，苔米和我常常玩的，並且很有趣，但是他現在不讓我玩了，因爲別的男孩子要笑他的。」苔仙對於他哥哥的硬心腸，感到深深地不悅。

「不過，我想他是對的，寶寶。單是你們兩個人是很好的，但是和十幾個男孩子一起玩，對於你太猛烈了，所以我看還是另外找一些小玩意兒吧。」

「我單獨玩得厭倦了！」苔仙說時，口氣很是可憐。

「等一下子我來和你玩，不過現在我很忙準備進城去。你可以和我同去看媽媽，並且假使你喜歡，你可以在她那裏住下來。」

「我很想去看她和培培喬仙，不過我還是要回來的。苔米沒有了我，要不高興的，我歡喜在這裏，姨媽。」

「你沒有了苔米是過不來日子的，是嗎？」喬姨媽說時，彷彿她很能了解這個小女孩對於她唯一的哥哥的親愛。

「自然了，我們是雙生子，所以我們相愛比任何人都更深。」苔仙回答，臉上一陣光彩，她覺得做雙生子是她一生中受到的最大的光榮。

「現在我忙着的時候，你一個人怎麼處呢？」裴爾夫人問道，她正急忙地把一堆一堆的衣料放進一個衣櫥裏去。

「我不知道，洋囡囡等等的東西，我已經玩厭了；我希望你能爲我想出一種新玩意來，喬姨母，」苔仙說着，沒精打采地在門口搖來搖去。

「我必得想一個嶄新的，不過這要費一點時間的；所以你還是下去，看看亞細亞的午餐給你備了些什麼，」斐爾夫人提議道，她想這是把那個小障礙設法開去的好法子。

「好的，我想我倒也喜歡的，只要她不發脾氣，」苔仙說着慢慢地走到那個廚房裏去，那裏亞細亞，那個黑人廚司不受驚動地主宰着一切。

不到五分鐘，苔仙又回了來，興緻很好，手裏一塊麥粉團，小鼻子上一些麵粉屑。

「啊，姨母，請你允許，我可以去做葷汁餅一類的東西嗎？亞細亞不發脾氣，她說我可以的，這是好玩意兒，請你允許吧，」苔仙一口氣叫着。

「好極了，歡迎之至，隨你歡喜的做去，並且越住得久越好，」斐爾夫人答道，如釋重負似地，因爲有時候一個小姑娘比起十幾個男小孩還要難弄。

苔仙跑開了，而喬姨媽則一面工作，一面在絞腦汁，想新玩意兒。忽然，她似乎想到了一個主意，因爲她自己對自己笑笑，碰上了壁櫥的門，很快地跑開去，說道：「我要這樣做，假使可能的話！」

那一天誰也沒有知道，究竟這是什麼。可是喬姨媽的眼睛霎的很厲害，因此當她告訴苔仙她想到了一種新玩意兒，並且就要去買，苔仙興奮極了，一路回到城裏，可是還是沒有頭緒。她被留在家裏和那個新小寶寶玩，並且賞鑑她母親的眼睛，而喬姨媽獨自出去購買物件。等她回來時，那輛輕車的四角裏放着各式各樣的希奇包裹，苔仙見了好奇得想立刻回到梅園去了。可是她的姨媽卻很從容，在媽媽房裏談了一回長天，抱了寶寶坐在地上，講着孩子們的惡吵，以及種種無意識的笑話，使柏洛克夫人笑得不亦樂乎。

她的姨媽怎樣把祕密告訴她的母親，她無從想像，可是她的母親是分明知道了的，因當她爲她繫上那頂小帽，吻着那玫瑰色的小臉時，說道：「做一個好孩子，我的苔仙呀，好好地學習姨媽爲你設想的新玩意兒，是一種最有用，最有趣的事，她

肯和你玩是再好也沒有的了，因為她自己本來也不很喜歡的。」

最後幾句話，使那兩位太太出心地笑了，卻只增加了苔仙的眩惑。她們坐着車子回去的時候，在車子的後面發出物件撞擊的聲音來。

「這是什麼呢？」苔仙豎起了耳朵問。

「新玩意兒，」喬夫人莊重地回答道。

「是什麼東西做的？」苔仙叫道。

「鐵，錫，木頭，黃銅，糖，鹽，煤以及其他百樣東西。」

「好奇怪！這是什麼顏色的？」

「各式各樣的顏色。」

「是大的嗎？」

「一部分是大的，一部分不大的。」

「我看見過嗎？」

「見得多裏多，但是從沒有見過這樣好的。」

「啊！這是什麼呢？我等不及了。我什麼時候可以看見？」苔仙不耐煩地跳上跳下。

「明天早上，散了課。」

「男孩子也玩的嗎？」

「不，只是給你和瑪司的。男孩子也喜歡看的，並且也要玩一部分的。不過肯不肯給他們玩，隨你們好了。」

「我要讓苔米來，假使他要的話。」

「不怕他們不大家要來，特別是胖子。」裴爾夫人的眼睛變得比以前更厲害，一面拍拍她膝上的一個希奇的包裹。

「讓我只摸一摸，」苔仙要求道。

「一摸也摸不得，你一摸就知道，西洋鏡便拆穿了。」

苔仙咕嚕了一陣，隨又滿面笑容，因為從包紮紙的一個破洞裏望過去，她瞧見了一些東西亮晶晶的。

「那麼長久叫我怎麼等？我今天不能看見嗎？」

「啊，親愛的，不能！這先得裝配起來，許多部分都要放妥貼。我允許台第姨丈非把一切裝配好，是不許你看的。」

「姨丈知道了的一定是辦貨！」苔仙拍手叫道，因為這個和氣，闊氣，快活姨丈對孩子們正像是神仙下凡，常常為他們劃計有趣的意外，美麗的贈品，和發笑的娛樂的。

「是的，台第和我同去買的，我們在店裏選擇各部份真是有趣。他樣樣東西要好要大，所以我的小計劃一經過他的手，就變得異常道地。他來的時候你一定要給他一個最好的吻，因為他是世上最好的姨丈，肯去買這些美麗的小鍋——啊！我險些兒說出來了！」裴爾夫人在那個最有趣的句子中間帶住了，開始看她的賬單，彷彿恐怕再多說了，就要露馬腳了。苔仙死了心似的握緊了兩個手，默默地坐着，想什麼玩意兒裏會有一個鍋字的。

當她們回到家裏，她眼看著一個一個的包裹取出來，有一個特別大特別重的，弗朗一直拿到樓上，藏在育兒室裏，這更使她眩惑驚奇。那天下午樓上的事情進行得有些兒神祕，因為弗朗是用着錘子，在丁丁冬冬地敲，亞細亞跑上跑下，喬姨媽把東西藏在裙下，奔來奔去像一隻走馬燈。只有小台第，他是准許進去的，因為他講不清楚，笑着，嚷着，想要告訴人家那個「好東西」是什麼。

這一切幾乎使苔仙發了狂，不久她的興奮傳染到了男孩子們身上，他們把裴媽媽包圍着，自告奮勇地要幫忙，然而她卻只傳述他們對苔仙所說的話，謝絕他們。

「女孩們不能和男孩子玩耍的。這只是給苔仙珮司和我的，所以我們不要你們。」聽了這些話之後，那些青年男子就默然地退了，邀苔仙去參加玩石子戲，玩馬，玩足球，以及一切她所喜歡的玩意兒，一種突然的親熱與客氣，使那天真的小孩，不勝詫異。

感謝這些殷勤，她總算消磨了那個下午，老早就上牀安睡，第二天早晨她對功課特別努力，甚至使弗力子姨丈希望每

天能發明一種新的玩意兒出來。到了十一點鐘，苔仙特許先退課，一時全教室的人起了震驚，因為人人知道現在她能做那種新奇而神祕的玩意兒了。

當她跑出去的時候，許多眼睛送着她，苔米的心也為這件事攪亂得不得了，因此弗朗問他薩哈拉沙漠在那裏，他淒然地答道：『在育兒室裏』引得哄堂大笑。

『喬姨母，我的全部功課都已經做好了，現在我一分鐘也不能再等待了，』苔仙叫說，飛跑到裴爾夫人的房間裏去。『準備好了，來吧！』喬姨母一隻臂膊挾着台第一隻臂膊挽了縫紉籃，立刻領路上樓。

苔仙一踏進育兒室的門，向四周一看，說道：『我不見什麼東西呀！』

『你聽見什麼聲音嗎？』喬姨母問道，一手扯住台第一隻小衣服的背部，因為他正奔向房間的另一頭去。

苔仙的確聽到一種希奇的爆裂聲，還有一種撲撲的小聲音，好像是一隻水鍋在唱歌。這些聲音是從一扇凸窗的帘幕背後發出來的。苔仙把幕拉開，然後一聲狂歡的『嘩』歡樂地立着呆看。——你想是什麼呢？

一條闊的欄板繞放着窗子的三面；在一邊掛着和放着各式各樣的小鍋，小盆，煎盤，與鐵鏟等等；另一面放着一副小桌面，中間一部分一個竈頭。這不是一個玩玩的洋鉛竈，而是一個真正的鐵竈，大小足以為一羣飢餓的洋囡囡燒一桌大餐。但是最好的好處是有一個真的火在裏面燒着，真的蒸汽從一個小茶吊的鼻子裏噴出來，那個小鍋的蓋真的在跳着舞，裏面的水滾得很厲害。窗上一塊玻璃已經拿下，換上了一塊洋鉛皮，上面鑿着一個小洞，一個小煙囪從洞裏通出去，黑煙繚繞，使人心地覺得快樂。旁邊放着一箱子柴，和一隻木炭桶；上面掛着畚箕，拂塵和刷帚，一隻小小的菜籃放在苔仙常常玩耍的矮桌上，她的小椅子的背上掛着一條白圍裙，一塊小氈圍，和一隻有趣的小帽子，太陽射進來彷彿他也覺得很好玩，那個小爐竈，活潑地響着，茶吊噴出蒸汽來，新的鍋子在牆上發光，美麗的磁器一行一行地列着，一切有趣而完備，正是孩子所希求的小廚房。

苔仙喊了那一聲快樂的『嘩』之後，呆呆地立着，但是她的眼睛很快地從一件美麗的東西看到另一件，炯炯地發着光，一直看到喬姨母的快樂的面龐，就此停住了，這個快樂的小女孩抱着她，感激地說：

「啊，阿姨，這是一個好極了的玩意兒。我真的能在這個可愛的爐竈上烹煮，宴客，聚餐，掃除，並且真用火來燒嗎？我歡喜極了！你怎麼會想得出的？」

「你喜歡和亞細亞做薑汁餅，使我想起這個來。」裴爾夫人說。一面拉着苔仙，她跳得像要飛起來了。「我知道亞細亞不肯讓你常在她的廚房裏繙撥，並且那燈的火也不安全，所以我想還是另外為你備一副小爐竈，教你烹飪；既好玩，又有用。所以我在各昇玩具店裏，巡行一周，但是大一點的東西總太貴，我正在想買不成功了。忽然遇見了台第姨丈，他一知道我在幹什麼，他就說他要幫助，並且堅持着要買我們所能尋到的最大的玩具爐竈。我反對，但是他只笑笑，並且提起我們年輕時的烹飪來取笑我，可囑我除了教你以外，還要教環司，於是去買了各色各樣有趣的小傢伙，供我的他所稱爲「烹飪班」之用。」

喬夫人想到了她和台第姨丈的趣事，笑得講不下去了。於是苔仙說：「我真快活，你遇到了他！」

「你一定得努力，學做各種的東西，因爲他說他常常要來吃茶，希望有特別好的東西。」

「這是最世界上最美麗最可愛的廚房，我情願專門在這上面學習，不做別的事了。我可以學習做糕做餅，做通心麵以及其他一切的東西嗎？」苔仙叫着，一手拿了一個新的湯盤，另一手拿着一把小火鉗，滿個屋子跳轉來。

「都可以。這是一種有用的玩意兒；我來幫助你，你做我的廚司，我會告訴你做些什麼，並且教你怎樣做法。那末我們可以有吃得來的東西，你也真在學怎樣小規模地烹飪了。我要叫你賽萊（Sally）算你是一個初來的新女孩。」喬姨母加上說道，坐下來開始工作，台第坐在地板上，吮自己的大拇指，呆看着那個爐竈，彷彿這是一件活東西，牠的形狀深深地使他感到了興趣。

「那是真可愛！現在我先做什麼呢？」賽萊問道，有這樣一個快樂的臉色和高興的神氣，使喬姨母只希望一切新廚司能及得她一半也就够了。

「第一，先穿戴上這個清潔小帽和圍裙。我有點老法，喜歡我的廚司很是清清爽爽。」賽萊把她鬆曲的頭髮塞在那頂圓帽子裏去，毫無怨言地把圍裙穿上，雖然她平時常常要不同意帶圍涎的。

「現在你把東西整理一下，把新磁器洗乾淨，那一套舊的也需要洗了，因為我的舊廚司在宴會之後，總是弄得二踢糊塗的。」

喬姨媽說時態度很是莊嚴，但是賽萊只是笑着，因為她知道這個不清爽的舊廚司把黏手的杯子不弄好的是誰。於是她捲起了袖子，呼了一口滿意的氣，就開始在她的廚房裏活動起來，不時因了各種趣物而發起笑聲來，例如見了那個「可愛的麵棍」，那「寶貴的洗碗桶」，或是那「巧妙的胡椒瓶。」

「現在，賽萊，拿着你的菜籃上街去，這裏是午餐用的菜單。」喬夫人說，給她一張小紙條，當碗碟都已整理好了以後。

「小菜場在那裏呢？」苔仙問道，心想這個新玩意兒一些兒一些兒更爲有趣了。

「亞細亞就是小菜場。」

賽萊跑出去，教室裏又引起一番騷動，因為她穿着新裝打教室門前經過，一臉愉快的神色，向苔米耳語道——「這是一種完全有趣的玩意兒！」

老亞細亞對於這個玩意兒，興趣不下於苔仙，她大笑大跳，當她看見這個小女孩飛進大廚房來，歪戴着小帽子，菜籃蓋劈拍地發着響，看去活像一個發瘋的小廚司。

「喬姨媽太太要這些東西，我一定立刻就要。」苔仙說，神氣活現地。

「讓我看，甜兒，要兩磅牛排，蕃薯，南瓜，蘋果，麵包，和奶油，肉還沒有來；來了我會送來。別的東西都有。」

於是亞細亞把一個蕃薯，一只蘋果，一些兒南瓜，一小塊奶油，和一块麵包放在籃裏，告訴賽萊要當心那裏屠戶的兒子，因為他常常要作弄人的。

「他是誰呢？」苔仙想來這或者就是苔米。

「你只要看好了，」亞細亞只說了這句話，賽萊興高采烈去了，唱着一只韻律故事裏的一節歌。

「麵包，奶油，小瓶酒。

小小曼勃兒往外走。」

「除了蘋果以外，都暫時一切放在櫥裏。」當這位廚司回來的時候，喬夫人說道。

在那個中間擱架底下有個櫥，一開櫥門，又發見了新鮮有趣的東西了。其中一半分明是窖藏，因為木柴、煤炭，和引火都堆在裏面。另一半放滿了小瓶罐，小箱子，以及一切可笑的貯藏器具。放麵粉的放粟米的，放糖的，放鹽的，以及其他家常用品。那邊有一罐糖醬，一小鐵匣薑汁麵包，一哥隆瓶嘉應子酒，一小罐茶葉。然而趣物之尤者，乃是兩個洋囡囡，盤兒裏的新鮮牛奶，真的有乳酪上升，連掠酪器也一應俱全了。苔仙看到了這番精緻的情景，拍起手來，立刻就要掠了。但是喬姨媽說：

「還不哩，吃蘋果餅的時候才用到奶酪，現在不要去動牠。」

「我們要有菓子餅吃麼？」苔仙叫道，幾乎不能相信她會享受這種快樂的。

「是的，假使你的爐竈好，我們要有兩種菓餅——一種蘋果，一種草莓。」喬夫人說道，她現在對於那個新玩意兒，差不多和苔仙一樣地有興趣。

「啊，再做什麼呢？」賽萊問，恨不得立即動手。

「關在爐子下面的風門，那末鍋裏可以熱起來。洗洗手，再拿出麵粉，糖，鹽，奶油，和桂皮來。看看烘餅鐵乾淨不乾淨，削了梨子皮，放進去。」

苔仙把東西整集的時候，雖然略有點雜亂與倒翻，然而這樣年輕的廚子，也已經够滿意了。

「做這樣小的菓子餅，我真不知道怎樣調製。我只得瞎弄了。假使不成功，只好再試。」喬夫人說，覺得很是爲難，一面又覺得有趣可笑。「把這小盤裝滿粉，放一撮鹽，再放奶油，看放得下多少，就放多少。記着總是乾的東西先放，溼的後放。這樣和起來更好些。」

「我知道怎樣做，我看見亞細亞做過。那菓碟不是也要塗奶油嗎？她塗的，第一樁事是，」苔仙說道，大刀闊斧地攪和着麵粉。

「不錯！我看你對於烹飪有一些天才，你做得很聰明。」喬姨媽贊成地說着。「現在放一些冷水，剛巧弄溼便够；板上放一些乾麵粉，放進去動一下，把麵漿滾動對啦，正是這樣做法。上面放些小塊的奶油，再滾動。麵漿不可弄得太厚，否則洋囡囡



要患消化不良症了」

苔仙覺得很可發笑，就放手地散遍了奶油塊，然後拿了她的有趣的小槌子滾而又滾地攪動着，等到麵漿調好，就去鋪放在兩個盆裏，接着將梨子切片放入，大量地撒了糖和桂皮，然後留留心心地澆上外皮。然後得意洋洋地拿到小爐子裏去了。

忽然門上發出一陣抓爬的聲音，賽萊跑去開了門，吉脫（Kris）口裏唧着一個蓋好的籃子進來了。

「這裏才是那個屠夫的兒子了！」苔仙叫着，隨手接了牠的負擔。牠便舐唇弄舌，開始要來了，分明想這一定是牠自己的大餐了。可是大爲失望，只得快快而去。

籃裏有兩小片牛排，（囫圇式的）一個烘過的蘋果，一塊小餅，一張字條，亞細亞在上面塗着些字，「給小姐作午餐，假使牠的烹飪的結果，不十分好的話。」

「我不要她的老蕓菜等東西；我的烹飪結果一定會好的，看我要吃大餐吧！」苔仙憤憤地叫着。

接着再煮了兩樣蔬菜，蕃薯和南瓜。又煎那兩塊牛排，其進行時的手忙腳亂，顯此失彼，自屬意中事。忘記放了鹽，烘焦了菓子餅，諸如此類的顛五倒六，廚司不免陪了許多眼淚，可是第一次這一些小小挫折，何必就此沮喪呢？

最後筵席安排好了，六個洋囡分坐在桌的兩邊，台第坐在桌的這一頭，賽萊坐在那一頭。看去倒也是個莊嚴的盛會，洋囡有的穿着宴會時的盛服，有的卻穿着睡衣，還有其他的。台第充了那家庭裏的爸爸，舉止很是得體，因為他笑嘻嘻地只自顧吞咽，毫無半點兒批評。苔仙正如一般的疲倦，親熱而殷勤的女主人一樣，儘自對客微笑，而其天真滿意的神氣，卻是別處所罕見的。

牛排太老，雕刻刀都割不開來；蕃薯太少，南瓜大生；可是客人都很客氣，對於這些小毛病，毫不在乎；男女主人把桌上的一切，開懷暢啖，胃口之佳，無以復加。

「這是我生平吃過的最好的一餐；我可以天天這樣做嗎？」苔仙問道，當她正在收拾吞咽桌上殘餘的時候。  
喬夫人答應，如每天課後來，可是也想到新玩意兒漸久也會生厭，因此設法保持興味，是煞費苦心了的。

## 第六章 失火

「對不起，師母，我可以同你講幾句話嗎？這是一樁很要緊的事。」南德從裴夫人的房間的門裏探進頭來，說道。最近半小時內，探進房裏來的這已經是第五個頭了；喬夫人已是司空見慣，所以她仰起頭來，輕快地說道：

「做什麼，我的孩子？」

南德走了進來，當心地隨手把門關上，以一種急切而誠摯的神情說道：

「唐恩來了。」

「誰是唐恩？」

「他是我沿街彈琴的時候，認識的一個男孩子，他是賣報紙的，待我很好，前天我在城裏遇見他，告訴他這裏怎樣好，他現在來了。」

「但是，我的親愛的孩子，他這樣地來做客人，未免太突然了。」

「啊，他不是來做客人，他要住在這裏，假使你允許他的話。」南德天真地說着。

「唔，可是我不知道。」裴爾夫人開始說，對於那個貿然的請求覺得很是吃驚。

「唔，我以為你喜歡有窮苦孩子來和你一起住的，他們和待我們一樣地好。」南德說道，也不禁有些兒驚奇。

「錯是不错的，不過我也先要知道他們一些來歷。我要加以選擇，因為窮苦的孩子太多了。我的地方不够住，能够住得下，當然最好。」

「我叫他來是因為我想你也會喜歡的，現在既然住不下，叫他再回去好了。」南德憂愁地說道。

這孩子對於她善意的信任心感動了裴夫人，她擰不起心來使他失望，破壞他好意的小計劃，所以她說道：

「告訴我一些關於這個唐恩的事。」

「我一些也不知道，只曉得他無親無友，很窮苦，待我很好，所以我想也待他好一些，如果我能夠的話。」  
「每一個都是再好沒有的理由，不過真的，南德，房子是住滿的了，我不知道把他放在那裏，」裴夫人說道。  
「他可以睡在我的牀裏，我可以到穀倉裏去睡，那邊現在不冷，我也不在意的，以前和父親隨便什麼地方都睡的。」南德懇摯地說。

他的說話和神色裏有一種力量，使喬夫人不知不覺地把她的手放在他肩上，又以最慈愛的口氣對他說道：

「叫你的朋友進來吧，南德，我想我們總得爲他找個住處，一方面不奪去你的地位。」

南德歡喜地跑去了，不久就回來，跟了一個最不得神的男孩子，溜了進來，張惶地四顧，神色一半勇猛，一半怨恨，裴爾夫人看了一眼之後，自己對自己說道：

「一個壞坯子，我怕。」

「這是唐恩，」南德說，彷彿他一定會被歡迎似地介紹着。

「南德告訴我，你喜歡來和我們一起住，」喬夫人以一種和善的口氣開始說道。

「是的。」是他的粗聲的回答。

「你沒有朋友照應嗎？」

「沒有。」

「說「師母，沒有，」南德向他耳語道。

「不高興，」唐恩自言自語地說。

「你幾歲了？」

「大約十四歲。」

「你看樣還不止，你能做什麼？」

「差不多什麼都會做。」

「假使你要來這裏住，我們要你像別人一樣地工作，學習，再是遊戲，你同意那個條件嗎？」  
「試試也好。」

「好的，你可以暫時住幾天，我們要察看我們能不能好好地相處，同他出去，南德和他玩玩，等裴爾先生回家來了，我們再把這件事決定下來。」喬夫人說道，覺得很難對付這個冷僻的青年，他睜着一雙大黑眼睛，以一種頑強和猜疑的神情注視着她，可憐不像孩子了。

「來吧，南德。」他說着，又一溜溜了出去。

「謝謝你，師母。」南德跟他出來時，這樣說道，對於她接待自己和接待他的朋友的不同處，覺得不甚了解。

「同伴們在穀倉裏做馬戲，你要來看看嗎？」南德問道，當他走下到草地去的闊階沿。

「他們是小孩子嗎？」唐恩說。

「不大的去釣魚了。」

「趕快去，那末。」唐恩說道。

南德領他到了大穀倉，介紹給他的伴侶們，他們正高據在半空的閣樓上，在廣闊的地板上，用乾草打成一個大圓圈，苔米拿了一根長鞭子，立在圓圈中間，同時湯姆騎在那個有耐心的托配背上，繞着圈子馳驅着，算是做猴子戲。

「你們每人要出一個針，否則不能看戲。」阿胖說道，他立在一個小車的旁邊，車上坐着音樂隊，有一枝梳式的樂器，由奈特吹着，一個玩具銅鼓，由羅伯起勁地打着。

「他是我帶來的，由我代付。」南德漂亮地說道，隨即把兩根彎曲的針插在乾燥的香菌上，這算是他們的錢匣子。

他們向這一羣伙伴點點頭，然後坐在兩條木板上，表演就繼續做下去。猴子戲之後，由奈特表演武藝，跳過一隻舊椅子，再走扶梯，用水手的方法，然後苔米跳舞，態度鄭重，很是可觀。接着南德被叫去和阿胖捧角，結果那個蹣跚的很快地被仆在地上。此後，湯姆神氣地上來弄了一個鶴子翻身，這項成績是他苦練得來的。他的本領得到了一致的叫好，他得意地紅着臉，頭腦裏充滿了熱血，正預備休息去了，忽然觀眾中發出一種輕視的聲音道：

「嘩那算不得什麼！」

「再說一遍看，敢麼？」湯姆怒髮衝冠像一隻發怒的火雞。

「你要打嗎？」唐恩立即從桶上跳了下來，老老做地握緊了拳頭，說。

「不，我不要。」老實的湯姆給這個提議，一嚇，望後退一步，說道。

「不許打架的。」別人興奮地叫道。

「你們都是賣貨。」唐恩嘲笑道。

「來，假使你循規蹈矩，你不要住在這裏。」南德看他侮辱他的朋友，憤然地說道。

「只要看他能不能比我做得更好，別的不談。」湯姆昂然地說道。

「那末，讓開來。」於是不加一點兒準備，唐恩連翻了三隻鴿子翻身，還是兩腳立穩。

「你不能够勝過那個吧，湯姆，你常常頭觸着地，或是仰身跌倒。」南德說道，看到他朋友的成功，又不禁大喜。

話未說完，他們又看見唐恩一連倒翻三隻鴿子翻身，外加一段倒立行走，這正如天翻地覆，大家像觸了電，湯姆也參加喊采，歡迎着這成功的武藝家，他回復了原來狀態之後，即昂然地向大家一看。

「你想我能够不十分受傷而學得和你一般嗎？」湯姆謙和地問，當他撫摩着還在隱隱作痛的臂膊。

「假使我教了你，你給我些什麼呢？」唐恩說。

「我的新摺刀裏面有五把小刀，只有一把是壞的。」

「現在我就給你，那末。」

湯姆就給了他，同時向着他的光滑的把柄，加以憐惜的一瞥。唐恩仔細地看了看，然後向袋裏一塞，走了開去，雲雲眼說道。

「繼續練習，直到學會爲止，如此而已。」

湯姆一聲怒吼，全體跟着一陣鼓噪，並不立即停止，直到唐恩感覺得自己在少數一方面，就提議作擲刀戲，誰勝誰取那

寶物。湯姆同意遊戲，就在一圈緊漲的臉色之內開始，結果湯姆得勝，獲得了那把小刀，把牠放在袋裏的深處，大家也覺得很是滿意。

「你和我一起來，我領你到各處看看去，」南德說，覺得他必得要和他的朋友私下裏作一次嚴重的談話。

他們中間說些什麼話，沒有人知道，但是當他們再出來的時候，唐恩對人已經有禮貌得多了，雖然他的說話和態度，還是粗暴的；我們對這可憐的孩子，還該作何奢望？他短短的一生，東西流浪，有誰來教導他。

孩子們決定不和他好，所以他們只讓南德在一起；南德不久也覺到責任重大，但是又不忍離棄他。

然而湯姆覺得雖然有過那小刀糾紛，他們倆中間卻還是有著一種同情的聯繫，常想和他回到鴿子翻身那個有趣的題目上去。不久他就得到了一個機會，因為唐恩見到他的企慕之殷，對他也漸有好感，所以在第一個星期的末了和那活潑的湯姆已經很熟識了。

裴爾先生聽到那個故事，並且看見了唐恩之後，搖搖頭，但只輕輕地說：

「這個試驗也許要有一些代價，但是我們還是要試試看。」

唐恩即使覺得他的被容留應該感激，他也不表示出來的，從不言謝地領受着一切。他知識很低，然而當他要的時候，學起來卻很快；觀察力很銳敏，談吐幽默，舉止粗魯，脾氣一時凶猛，一時沉靜。玩耍起來很起勁，並且各種遊戲都玩得很好。在大人面前頑強而寡言，和孩子們在一起時卻很和氣。沒有幾個人真正和他好的，然而沒有幾個人能不佩服他的勇敢和力氣。因為他什麼事都不怕，有一次他寫寫意意地把高大的弗朗跌倒在地上，竟使大家望之生畏。裴爾先生靜靜地察看他的竭力想去馴服那個衆人所稱的所謂「野孩子」，然而私下裏那個好人儘自搖着頭，鄭重地說道：「我希望這個試驗能有好結果，然而我有點兒怕，也許代價太大。」

裴爾夫人每天總有五六次對他到了不能耐了，然而總不失望，並且常常堅持着，說那個孩子到底也有可取之處；因為他對動物比對人和善，他喜歡在森林裏遊蕩，而最難得的，便是小台弟很喜歡他。原因何在，無人知道，然而培植對他卻一見如故——一見了他便要他——喜歡騎在他的堅固的背上，覺得比任何人都好——自己想出來叫他「我的唐乃」。台弟

是天下惟一的人，唐恩對他有相對愛好的，然而也只在他以爲無人見時才表顯出來；然而母親的眼睛總是快的多，母親的心靈也自然會知道，誰是愛她們的寶貴的。因此喬夫人不久即見到並且感得粗暴的唐恩也有柔和之處，於是待機行事，要感動他，悅服他。

可是一樁意外絕對駭人聽聞的事，打破了他們一切的計劃，唐恩就被擯絕於梅園之外了。

因爲別的孩子們看輕唐恩，所以湯姆、南德和苔米和他很是相善；不久他們每個人都覺得這個惡劣的孩子，自有其某種動人之處，因爲非但不看輕他，而反看重他起來，而且各人緣由不同。湯姆佩服他的技術和勇氣，南德感念他舊日的情意，而苔米則以他爲一種活的故事書，因爲唐恩常常講述他自己的冒險故事，十分有趣。唐恩有這三個知己和他相親，一切也自知謹慎，使人對他發生好感，這是他成功的祕訣。

裴氏夫婦很是驚異，不過希望這幾個孩子能給唐恩以良好的影響，同時又焦灼地等待，惟恐他們反而生害。

唐恩覺得他們不十分信任他，所以也不肯顯出他的長處來，反而有意使他們發惱或是燬滅他們對他的期望。

裴爾先生是不贊成打架的，因爲兩個孩子相互毆打以取悅，於是不足爲訓的。一切強頑的遊戲與運動也提倡的，但是打得頭破血淋，卻認爲愚蠢，而凶狠的行爲是嚴行禁止的。

唐恩對於這條規則，覺得可笑，又講了許多他參加過的打架的故事，誇示自己的驍勇，竟使幾個孩子也欲出手來一下子。

「不要去告訴，我來給你們看怎樣打法。」唐恩說道，於是在穀倉後面，聚集了五六個孩子教了一課拳擊的功課，這使大家十分滿意。可是愛彌比較年長而膽大，卻不甘示弱，於是他向唐恩挑戰。唐恩立即接受，於是其餘的人都興緻勃勃地立着觀看。

不知道那一隻小鳥把這個消息傳到了總司令部去，當愛彌和唐恩像一對叭兒狗似地打得正兇狠的時候，忽然裴爾先生走來了，以他強有力的手臂將兩個決鬪者拉開，以他們難得聽到的聲音說道：

「我不許打架的，孩子們，立刻停止；並且以後不准再打。我這學校是爲孩子們開的，不是爲野獸開的，你們自己看看，應

該覺得羞愧。」

「你放我，我再要打倒他！」唐恩喊着，不管領上的抓住，顧自掙扎過去。

「來，來，我還沒有被打倒！」愛彌也喊着，他已經被打倒了五次，但是還不肯自認失敗。

「他們是在玩羅馬式的角力戲，弗力子姨夫，」苔米喊出來道，他看見那個新鮮玩意兒，眼睛張得異樣大。

「他們是一羣好畜生，我希望我們能在這次得到一些教訓，我也不許把我們的穀倉作爲格鬪場。誰起頭來的？」裴先生問道。

「唐恩」好幾個聲音回答。

「你不知道這是禁止的嗎？」

「知道的，」唐恩沉靜地咕嚕着。

「那末爲什麼破壞規則？」

「你覺得愛彌是個無用的人嗎？我看他不像，」裴爾先生說着，把兩人面對面地站着，唐恩一隻眼睛已經烏青，他的背心已扯成片片，愛彌打破口唇和鼻子，血流滿面，額上的一個塊已紫得像個梅子。他雖然負着傷，仍是盯着他的敵人看，分明想再打下去。

「假使有人教他，他可以成個一等腳色，」唐恩說道，不由自主地贊美着他的對方，因爲他確乎是他的對手。

「慢慢地自會有人教他正式打拳，不過現在還不用教他格鬪。洗臉去，記着，唐恩，假使你再犯了什麼規則，我只好被送回去了。這是一個條件，你盡你的力，我們盡我們的力。」

裴爾先生對觀衆們再說了幾句話，大家便散去了，裴先生跟着去爲這兩個青年格鬪者包紮傷處。愛彌倒在牀裏病了，一星期沒有好臉色。

可是這無法無天的孩子，總是不肯服從，所以不久他又犯法了。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當一羣孩子出去遊玩的時候，湯姆說道：



「讓我們到河邊去截一些新的釣魚竿來。」

「要托配去拖回來，那末有一個人可以騎了去。」阿胖提議道，他是最怕走路的。

「那就是你騎了去，我想好快些，懶骨頭。」唐恩說道。

他們去了，後來竿子得到正要回家來，不幸苔米看見湯姆騎着托配，手裏拿着一根長竿子，便對他說道：

「你看上去倒像圖畫裏那個鬪牛的漢子，只少一塊紅巾，也沒有漂亮的衣服。」

「我倒想看見一個你呢？」湯姆說道，揮着他的槍竿。

「就來一個勃脫克（Busterod）（老黃牛名——譯者註）在那大草場裏，騎着向她衝去，湯姆，看她跑。」唐恩提議道，他是沒有好事做的。

「不，你不可以。」苔米開始說，他現在對於唐恩的提議不信任了。

「爲什麼不可以？小傢伙。」唐恩質問道。

「我想弗力子姨丈是不喜歡的。」

「他曾經說過我們不可以鬪牛嗎？」

「倒不，那倒他沒有說過。」苔米也承認道。

「那末不要開口，上去湯姆，這裏有一塊紅布，好向那老東西撲去，我來幫助你去激動她。」唐恩說着，躍牆而過，對於那個新鮮玩意兒，充滿了興味，其餘的人像一羣小羊似地跟上去，便是苔米，他也坐在籬笆上，津津有味地看着那個玩意兒。

這裏活躍的一幕，可憐的黃牛年歲既老，新近又正喪了她的小犢，心緒惡劣，無以復加，這裏以唐恩爲首的一羣孩子，手執釣竿，追奔逐北，把老牛弄得走頭無路，驚惶失措，最後竟使她急中生智，跳過牆頭，狂奔而去，不知下落了。

這才使大家着慌了，因爲老牛是裴爾先生的寵物，設有不測，唐恩怕是一切都完了。後來經不知多少的狂奔，狂喊，狂喘，才把她捉住，是在一個花圃裏，借了一個繩索作爲轡頭，唐恩把她牽回了家去，後面跟着一羣很嚴肅的孩子，因爲這頭牛垂頭喪氣，已沒有以前那樣的毛色光澤了。

「這一次你逃不掉了，唐恩。」湯姆說道，當他領着那個氣吁吁的驢子在那個受了虐待的老牛身傍走回來的時候。

「你也如此，因為你是幫兇。」

「我們大家在內，除了苔米。」傑克又加上一句。

「他叫我們這樣的。」奈特說道。

「我叫你們不要這樣。」苔米喊道，他見了老勃脫克的可憐的形相，最爲傷心。

「老斐爾要打發我走了，我猜想。不過我不管。」唐恩咕嚕着，可是有些兒嘴硬骨頭酥。

「我們會要求他不要，我們全體。」苔米說道，其餘的人也同意，只有阿胖，他在希望一切罪罰都歸在一人身上，唐恩只說道：「不要顧憐我。」

當斐爾先生見了那個動物，聽見了那個故事之後，他不多說話，分明惟恐一發不能自止。勃脫克被安放在棚裏，孩子們都送回自己的房間，直到晚餐時候再出來。這短短的休息給他們一個把這件事回想一次的機會，猜想要受些什麼罰，並且試想唐恩要被送到那裏去。至於唐恩呢，他在自己房間裏，輕快地吹口嘯，表示他對這事毫不在意，然而當他在等待着命運的支配的時候，留住的仰望卻逐漸變得強起來，他越想到在這裏的舒適與善待，越感得在別處所遭遇的苦難與冷待。他知道他們是在幫助他，並且在他的心的底裏，也確乎在感激的，可是他的粗野的生活，使他變爲頑強，大意，猜疑，而刁滑。他最不喜歡一切的拘束，像一頭未馴服的獸似地反抗着，即使有時他也知道這是善意而且依稀覺得他因此可以學好。他決心再出去流浪，像他在過去一生所經過的一樣，到城市的各處去碰命運去；這樣一種前途使他兩條粗黑的眉毛緊鎖着，向那舒適的小房間四顧着，其依戀之態，如果有人看見了，比他更硬的心腸，也會軟化的。不過這些念頭瞬息即逝，當那個好人走進來，以他慣用的莊重的神情說道：

「我一切都知道了，唐恩，雖然你又犯了規，我想再給你一次機會，爲了使斐爾媽媽高興些。」

唐恩聽到這意外的饒恕，臉部一直紅到額角上，可是他仍以他粗暴的態度說道：

「我不知道有一條規則禁止鬪牛的。」

『因為我想不到梅園會發生那樣的事，所以我立下這樣一條規則，』裴爾先生回答道，聽到那孩子的自恕之詞，也不禁笑了。然後又莊嚴地說下去：『不過我們幾條法律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對這裏每一個不開口的動物要和善，我要每個人每一物在這裏都很快樂，親愛，信任，服務我們，正如我們試想忠誠欣愉地去親愛，信任和服務他們一樣。我常說你待禽獸常比其他任何孩子更為和善，裴夫人很愛你這一點美德，因為她想這就是表示你有一個善良的心。可是這一次你使我們失望了，我們很難過，因為我們希望你好好地和我們在一起的，我們不要再試一次呢？』

唐恩的眼睛正看着地板，他的手無聊地在弄一片木頭，那是常裴先生進來時，他正在削弄的。但當他聽見那和善的聲音問這個問題時，他很快地仰起頭來，以他所從未用過的一種尊敬的口氣說道：

『要的，請你。』

『那末很好，我們不要再說什麼了，只是你明天要留在家裏，不出去散步，和其他孩子一般，你們大家都要服侍可憐的老黃牛，直到她好起來。』

『我願意的。』

『現在，下去吃晚餐，努力做去，我的孩子，為你自已，不是為我們。』然後裴爾先生和他握握手，唐恩下樓去，被慈愛所感動，其程度更深於用亞細亞所賜介紹的痛打方法了。

唐恩勉力照行了一二天，可是因為不慣常，不久就覺得厭倦，又復回到他的老脾氣了。有一天，裴爾先生因事出去了，孩子們因而無課，他們很高興，起勁地一直玩到睡覺，所以等到一上牀，多數都睡得熟極了。可是唐恩的頭腦裏卻有一個計劃，所以當只有他和南德兩人在一塊時，他把計劃宣佈了。

『看這裏，』他說道，就從他牀底下取出一個瓶，一枝雪茄，和一副牌來，『我要做一些遊戲，像我以前在城裏和大家常玩的一樣。這裏是些啤酒，我從車站上的老頭子那裏得來的，還有這枝雪茄，你去代我付了錢，或者湯姆代付，他有許多錢，我一個錢也沒有，我要去叫他來，不——你去，他們不注意你的。』

『這一對兒要不高興的，』南德開始說道。

「他們不會知道的。裴爾伯伯不在家，裴爾夫人忙着台第的事；他有肺炎還不知什麼毛病，她離不開他的。我們不會弄得遲，並且不會弄出聲音來，有什麼要緊呢？」

「假使我們的燈點得長久了，亞細亞會知道的，她常常如此的。」

「不，她不會的，我特別爲這先備了一隻暗燈；這裏不十分亮的，並且假使聽見有人來，可以立即熄滅。」唐恩說道。這個意思使南德聽去，覺得很好，有一種新奇的氣息。他出去告訴湯姆，卻重又伸進頭來說道：

「也叫苔米好嗎？」

「不，不要；假使你告訴了這個牧師先生，他要睜圓了眼睛教訓的。他已經睡着了，所以只要對湯姆霎霎眼，立刻回來。」南德聽從了他的話，一刻兒就和湯姆一起回來了，他衣服已脫了一半了，頭髮蓬蓬，睡眼惺忪地，可是弄玩意兒，還是高興的。

「現在，不要響，我來教你們玩一種一等玩意兒，名叫『撲克』的。」唐恩說道，當那三個荒唐的人圍着那隻桌子，桌上放着那一個瓶，那支雪茄與那副紙牌。「讓我們先來喝一點，再來抽幾口，然後回來玩一套。這是大人們的做法，這真是有趣玩意兒。」

啤酒用罐裝着，輪着傳過去，三個人都喝了一口，南德和湯姆覺得那苦東西不好吃。雪茄更壞，可是他們不敢說，每個人各自噴着，直到頭眩發咳了，唐恩卻喜歡的，因爲他從前有機會常常模仿和他相處的下流人的，現在彷彿恢復舊時了。他喝着，吸着，東搖西擺，竭力模仿那班人，不久竟敢咒罵了，不過很輕，惟恐有人聽見。湯姆一直學他的樣，到此忽然叫道：「你不可以這樣罵人是惡劣的。」

「滾你媽的蛋！不要教訓，只管打牌，罵人也是遊戲之一呢！」

「我寧可說一天打——烏龜。」湯姆說道。

「我要說『鬼』，這好聽些。」南德加上一句說。

唐恩對於他們的『無意識的話』嗤之以鼻，一面教他們那樣新遊戲，一面大罵而特罵。

可是湯姆昏昏欲睡了，南德則因了酒和煙的影響頭發痛了，因此大家不好好地學，遊戲也毫無興趣。燈點得不好，房間幾乎全黑，他們不能高聲笑，又不能多動，因為塞拉斯就睡在隔壁的披間裏，因此大家很是不起勁。有一次分牌分到半中，唐恩突然停住，驚喊道：「是誰？」同時把燈罩住。只見黑暗裏一個發顫的聲音說着：「我找不到湯姆。」接着一陣赤腳的急步聲。

「這是苔米！他去叫什麼人了；立刻牀裏去。」湯姆不許告訴；唐恩喊着，把一切荒唐的事，弄得一些不留痕跡，開始脫衣服，南德也如此做。

湯姆飛也似地跑到自己房裏，泗水似地鑽進被窩裏，在那裏他躺着笑，直到有什麼東西在燒他的手了，才發覺他手裏還有那根帶頭，原來當那個歡會拆散時，他正在抽煙呢。

這帶頭差不多要燒完了，他也想把牠仔細地弄滅，忽然聽見了納賽的聲音了，他惟恐假使把牠藏在牀裏，他要上當的，因此他隨手一擱，以為總完事了，就摔在牀底下了。

納賽和苔米進來了，他看見湯姆紅着臉，安靜地躺在牀上，覺得很是詫異。

「他方才不在那裏，因為我醒來什麼地方都找不着他。」苔米說。

「這個時候兒，你還要搗什麼鬼，壞孩子？」納賽柔和地搖搖他的身體，問道，這使那躺着的人張開眼睛來說道：

「我只跑到南德房間裏去，找他問一些事去，不要吵，我倦極了。」

納賽把苔米安置好，出去巡視一周，只見兩個孩子平安地睡在唐恩的房裏，並且不見有什麼壞事發生，也就不對裴爾太太說了，其時裴太太也正為小台第忙忙着愁着。

湯姆要睡極了，教苔米不要管人家的事，不要再發問，不到十分鐘，已經鼾聲大作了，他做夢也想不到他牀底下已經發生了事了。原來那根煙並沒有熄滅，卻在草毯上燃燒，到後來，直到冒火，一流飢餓的小火焰向四處爬，先燒着被單，然後被褥，最後燒着了牀。那湯姆睡得很熟，煙氣又把苔米窒息了，因此他們儘自酣睡，直到火燒了他們身上，甚至有被燒死的危險了。

那時弗朗還沒有睡，在讀書，當他離開課室的時候，聞到煙氣，連忙奔上樓去，看見煙焰雲似地從左面房間裏出來，也來

不及叫起別人，他立即奔到房裏，把兩個孩子從火焰裏救出來，把手頭所能找到的水澆到火焰上去，這稍爲殺了一些，然而還不熄滅，那兩個孩子被顛五倒六地拖到了冷的走廊裏，清醒過來了，開始高聲喊叫。斐爾夫人立刻來了，一會兒塞拉斯也從他自己的房間裏衝出來，狂喊『救火！』於是全屋子都驚醒了。一羣白色的小精靈驚惶地擠到走廊裏來，一時人人都像着了魔似地慌了。

斐爾夫人最先恢復了理智，吩咐納賽照顧燒傷的孩子，又差弗朗和塞拉斯到樓下去把幾桶的溼衣服拿上來，擲在牀上，地毯上，以及窗簾上，因爲這些都已燒着，差不多延燒四壁了。

大多數的孩子只是遲鈍地立着呆望，惟有唐恩和愛彌爾勇敢地幫着工作，來來往往地奔向浴室裏去取水，並且幫着拉下危險的門簾來。

危險不久就脫離了，斐爾夫人叫孩子們回去睡覺，留着塞拉斯看守，恐怕火再燃燒起來，然後再和弗朗去看那兩個不幸的孩子怎樣了。苔米只燒傷一處和一個大驚嚇，湯姆則不但頭髮燒焦，而且臂膊上又傷了一大處，痛得幾乎發狂。苔米不久就被弄得安適了，弗朗陪他到自己牀裏，安慰他的驚嚇，並且像婦女般地爲他哼着催眠歌，使他睡去。納賽整夜照顧着可憐的湯姆，試想滅除他愁苦，斐爾夫人則往來於湯姆及小台之間，拿着油棉花，止痛藥，海葱等，不時自言自語地彷彿有一個思想使她頗感興趣，『我知道湯姆有一天會把房子着了火的，現在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當第二天早上斐爾先生回家來，見到了一個異常的景象。湯姆在牀裏，台第小鯨魚似地喘着氣，喬夫人乏得動彈不得，全部的孩子們興奮之至，搶着要告訴他昨天晚上發生的事，硬拉他去看劫後的遺蹟。在他鎮靜的態度處理之下，各事不久就恢復秩序，因爲人人覺得有他一個人能抵抗十幾次的大火燒，馴順地做着他所分派下來的工作。

那天上午停止上課，但是一到下午，那一間燬壞的房間已修整，病人也好了些，得有餘時來靜靜地聽取和審理那些小罪犯了。南德和湯姆已經承認了他們在這件事上也有份兒。誠懇地悔恨因了他們而引起的一切危險。只有唐恩還是一副『不關我事』的神氣，不肯承認闖下了大禍。

原來斐爾先生最恨的事，就是喝酒賭錢和罵人；他自己還戒絕了抽煙，因爲他怕孩子們效法嘗試，現在他見到他曾再

三忍耐相待的孩子，竟會利用他不在的時候，引入這些違禁品，教他的天真純潔的孩子們以此為爽心樂事，其憤怒與惱恨之深，可想而知。他對這班召集了孩子作了一番詳盡而懇切的訓話，最後以堅定而又抱憾的神氣說道：

「我想湯姆的受罰已經够了，他臂上的疤痕可以使其長久記住不要再接近這些事。南德的一番驚嚇，於他也已够了，因為他真真已經悔恨，並且他確能遵從我的話了。只有你，唐恩，我曾屢次饒恕你，而竟毫無益處。我不能讓我的孩子們爲了你的壞榜樣而變壞，也不願浪費我的時間在對牛彈琴，所以你可以向大家告別，叫納賽把你的東西放在我的黑色皮包裏。」

「喔！先生，他到那裏去？」南德喊道：

「到那邊鄉下一個好的地方，當有的孩子們在這裏不好時，我有時送他們到那邊去的。潘其（Page）先生是個很和善的人，唐恩如肯竭力做好，他在那邊也能快活。」

「他還能再回來嗎？」苔米問道。

「那要看他自己，我希望如此。」

當裴爾先生說了這番話之後，就走出房去寫給潘其先生的信，一方面孩子們都圍住了唐恩，彷彿大人們向一個將要跋涉艱險的長途，到一個未知的地方去的人惜別一樣。

「我想你不見得會歡喜那個地方，」傑克開始說着。

「即使我不喜歡，我也不會再住在那裏了，」唐恩冷冷地說道。

「那末你到那裏去？」南德問道。

「天涯海角，也許到加利福尼亞去，」唐恩回答道，漠不關心的神氣，竟使小孩子們舌撓不能下。

「唔，不要和潘其先生一同住幾時，然後再回到這裏來，如此做，唐恩，」南德哀求道，深深地受了感動。

「我不管到那裏去，也不管住多麼久，總之，我死也不再回來的了，」唐恩說了這一句氣憤的話後，便去理他的東西，件件都是裴爾先生送給他的。

就這樣他向這一羣孩子們告了別，因為當他下來時他們正在穀倉裏議論紛紛地討論這件事，他關照南德不要去叫他們。停在一輛車子門口，裴爾夫人出去對唐恩說幾句話，臉上憂愁得使唐恩看了心碎，他低聲問道：

『我可以和台第說一聲再會嗎？』

『當然可以，親愛的，進去吻他一下吧。他不見了他的唐恩，忽忽若有所失了。』

當他俯下身子到小牀上面，看見那小臉兒一見他便仰了起來，他在此時的神色如何，沒有人知道，同時他卻聽見裴爾夫人哀求道：

『我們不能再給這個可憐的孩子一個機會嗎？弗力子？』可是裴爾先生以堅決的語氣回答道：

『親愛的，這不是最好的辦法，所以讓他對於人無害，於己有益的地方去，不久再讓他回來，我答允你。』

『他是我們從來失敗過的唯一的孩子，我真難過，因為我想他雖然有許多錯誤，總還有足以使他成爲一個好人的地方。』

唐恩聽到裴爾夫人一陣歎息，他自己也想請求再給他一次機會，可是他的高傲的心不讓他這樣做，他還以頑強的臉色走了出來，一言不發地握了握手，即和裴爾先生驅車而去，讓南德與喬夫人含淚相送。

幾天以後他們接到潘其先生的來信，說唐恩在那邊很好，這使他們都很高興。可是三星期之後又來一封信，說唐恩跑掉了，不知下落，他們聽了，又都感到憂慮，於是裴先生說道：

『也許我應該再給他一次機會的。』

可是裴爾夫人卻點點頭，回答道：『不要懊惱，弗力子，孩子會回來的，我很有把握。』  
可是時間飛也似地過去，而唐恩卻沒有回來。



## 第七章 頑皮的奈恩

一天放學之後，裴爾夫人見了裴爾先生，喊道：「弗力子，我有一個新的意思。」

「唔，親愛的，是什麼呢？」說着，他等着聽她的新計劃，因為喬有許多是滑稽的，常使人忍俊不禁，不過大都是很合理的，他也樂於去實行的。

「苔仙需要一個伴，男孩子們另外再有一個女孩子也可以好些，你知道我們是相信小男兒和小婦人一起培植的，現在正是我們把理想實施最適當的時候了。他們對苔仙，一時好，一時壞，因此她也逐漸在變壞了。所以他們應該學一些文雅的爲人之道，使他們的行爲舉止改進一些，要實現這一點，再沒有比有姑娘們在旁邊，更有效的了。」

「你總是不錯的，不過，我們叫什麼人來呢？」裴爾先生問道，從他的神色看來，知道她早已有成竹在胸了。

「小小安妮哈廷 (Annie Harding) ！」

「什麼！那個孩子們叫她「頑皮奈恩」的嗎？」裴先生問道，看去發笑的模樣。

「是的，自從她母親死後，在家裏變得粗野了，這樣一個聰明孩子被僕人們教壞了，未免太可惜。我已經留心她好久了，那天我在鎖上遇見了她的父親，我就問他爲什麼不把她送到學校裏去。他說，假使他能夠找到一個教女孩子像用我們教男孩子一樣好的方法的學校，他極願如此做。因此我知道他假使把她招來，他一定極高興的，今天下午我們何妨坐了車去看看情形呢。」

沒有那個小精怪來麻煩你，你嫌煩惱得不够嗎，我的喬，裴爾先生說着，拍拍放在她肩上的那個手。

「喔，親愛的，不！」裴爾媽媽急忙說道。「我喜歡這件事，自從我有了這一大羣的孩子以來，我是再快活也沒有的了，你知道，弗力子，我對於奈恩很表同情，因爲我自己當時也是一個頑皮的孩子，所以我很了解一切的。她很有精神，只要教她怎樣利用這些精神，會成苔米一樣的好孩子了。看她的機敏的悟性，對於功課，一定喜歡的，只要指導得適當，現在一個惹厭的

小蟲，不久就會成一個忙碌而快活的孩子。我知道怎樣來管教她，因為我記得我的敬愛的母親怎樣管教我的，並且：『假使你能够成功她所做的一半，你的功績已經不小了。』裴爾先生插進來說道，他總是妄信着裴爾夫人是生存的女子中的最良好最美妙的了。

『現在，假使你取笑我的計劃，我要請你吃一星期惡劣的咖啡，看你怎麼得了，先生？』裴爾夫人喊道，順手把他的耳朵一捻，彷彿他也就是一個孩子。

『苔仙見了奈恩的模樣，不要嚇得毛髮直豎嗎？』裴爾先生隨又問道，其時台第已拉住他的馬甲，羅伯爬在他的背上，他們等下了課，總是拉住他們的爸爸的。

『剛開始也許如此，但這對她有好處的。她變得有些古板假正經，需要有人來把她鼓動一下。奈恩來這裏玩的時候，她總是過得很高興的，所以同在一起了會不知不覺地兩相得益的。原來教育科學的一半責任就在知道兒童們相互影響了多少，以及什麼時候可以使他們混合起來吧了。』

『我但願她不變成另外一個火星就好了。』

『我的可憐的唐恩！我永遠不能寬恕我自己，會讓他這樣去了的。』裴爾夫人嘆息道。

一聽到那個名字，從沒有忘記他的朋友的小台第，便從他父親懷裏掙了出來，連跑帶跳地到門口，以一種熱望的神色，看着那曬滿陽光的草地，然後跑回來，又照舊說了他盼望失敗以後所說的話。

『我的唐乃快要難（來）了。』

『我真的想我們應該留住他的，即使只是爲了台第，他是這樣的喜歡他的，並且孩子的愛也許可以做到我們所做不到的事。』

『我自己有時也覺得如此；不過一個把同伴們弄得個天翻地覆，又差不多把全家燒了的，我想還是把他隔離開的好，至少暫時如此。』裴爾先生說道。

『午餐已預備好了，讓我來搖鈴。』羅伯說了，在那樂器上來一次獨奏，使得連自己的講話也聽不見了。

「那末我叫奈恩來，可以嗎？」喬夫人問道。

「一打也可以，假使你要的話，我的親愛的。」裴爾先生回答道，在他的慈父似的胸懷裏，儘留得下全世界一切被棄的頑皮孩子。

那天下午當裴爾夫人坐車子回來的時候，在還沒有把那一大擔的小男孩子卸下的時候——她出去時難得不帶着他們的——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從車子後面溜出來，跑進那個房子喊道：

「噯，苔仙你在那兒？」

苔仙出來了，見了她的客人，很高興，然而也稍爲有一些兒驚惶，因爲奈恩跳呀跳地，彷彿停不下來了，說道：

「我要常住在這裏了，爸爸說好的，我的箱子明天來，我的東西都要洗過，補過，你的阿姨來，就帶我來了，這不是很有趣嗎？」

「啊，是的。你的大洋囡囡帶來了沒有？」苔仙問道，希望她帶來的，因爲她上次來做客的時候，奈恩毀壞了她的洋囡囡房子，又硬要洗麥蒂特的石膏臉兒，就永遠把牠弄得不成樣兒了。

「帶來的，不過不知放在什麼地方了。」奈恩回答道。隨隨便便，一些沒有母親的樣兒，「我一路來時爲你做了一個戒指，是從道平尾巴上拔下來的毛做的，你要嗎？」說着奈恩就送她一個馬鬃戒指，作爲恢復友誼的表示，因爲她們上次分手的時候，兩個人都已發過誓，從此不再交談了。

感她來意的殷勤，苔仙也就和她很親熱了，就提議到育兒室裏去坐坐，可是奈恩卻說道，「不，我要去看看男孩子們和那個穀倉哩。」說着便跑去了，一手提着帽帶把帽子揮舞，帽帶斷了，帽子掉在草地上，她也就不管牠去了。「哈囉，奈恩」孩子們都和她招呼，她就擠在他們中間，報告說：

「我要住在這兒了！」

湯姆從高踞着的城上喊下來，因爲奈恩和他性子相近，他知道未來的趣事多着哩。

「我也會打球，讓我來玩。」奈恩說道，她什麼事都來得，什麼都不怕的。

「我們現在不玩了，我們這一邊得勝了。」

「賽起跑來，我要勝過你們了。」奈恩回答道，她以為這是她的擅長。

「她能够麼？」南德問傑克道。

「一個女孩子總算跑得很好了，」傑克回答道。

「你們願意試試看嗎？」奈恩說道，頗想一顯身手。

「天氣太熱了。」湯姆依着牆，好像很是疲倦地說道。

「阿胖怎樣？」奈恩銳利的眼睛向各人的臉兒瞟一瞥，問道。

傑克輕視地回答道：「球打傷了他的手；他一來就嚷的。」

「我不，我從不無論受了什麼傷；那太孩子氣了。」奈恩高傲地說道。

「呸，我可以使你在兩分鐘內哭起來。」阿胖不服氣，回答道。

「看你能夠！」

「那末，去摘那一球的刺吧。」阿胖指着牆邊一株有刺的樹，說道。

奈恩立刻「握了把刺」，把牠拔起來，毫不在乎似地握着，熬住了難於忍受的痛。

「你真了不得，」孩子們喊道，他們見女子能有這樣的勇氣也知欽佩的。

阿胖倒反覺得刺痛了。因此決意無論如何要使她哭一場，所以用譏諷的口氣說道，「你的手是什麼都弄慣了的，所以

那不算，現在你去把頭重重地撞到穀倉上去，看你不哭叫起來！」

「不要去做，」南德說道，他是痛恨殘忍行爲的。

可是奈恩還是去，一直奔向穀倉去，把頭猛烈地一撞，響得有如戰鼓，使她跌倒在地，頭昏目眩，可是還不畏縮，撐着身子

起來，勇武地說，雖然臉上看去分明是熬着劇痛。

「有點痛，可是我不哭。」

阿胖憤激了，說道：『再來一下！』奈恩願意去做的，可是南德抱住了她；湯姆呢，也忘記了熱，好像一個好鬪的小雄雞一般，飛向阿胖去，咆哮地說：

『停止，不然，擲你到穀倉裏去！』說時把可憐的阿胖，搖得不知東南西北。等到湯姆放了他，他只說道：『她教我這樣的。』

『不管她教你怎麼做，傷害一個小女孩總是下賤的事。』苔米責備着。

『呵！我不要緊，我不是一個小女孩，我比你**和苔米**大，好了，好了，』奈恩說着。

『你好嗎？奈恩！』斐爾先生看見奈恩和其餘的人一同進來晚餐的時候，說道：『給我右手，小女兒，注意你的禮貌。』他又說道，因為奈恩伸出左手來。

『還有一隻痛啊。』

『可憐的小手！為什麼有那些水泡？』他問，把她的手從她背後拉過來。原來她把牠藏過了，臉上的神氣看去好像做了什麼壞事似的。

奈恩還來不及想到掩飾，苔仙把全個故事講出來了，急得阿胖急忙把臉兒藏在放麵包和牛奶的碗裏。等到故事講完，斐爾先生看到長桌子的那一頭時，他夫人說道：

『這件事是屬於那一部分的，所以我不願干涉，親愛的。』

喬夫人知道她的意思，可是她更愛了她的小黑羊，爲了她的勇氣，雖然她以最莊重的神氣說道：

『你們知道我爲什麼要叫奈恩來這裏住？』

『叫我上道。』滿口含着食物的阿胖，咕嚕道。

『要她來幫助我使你們成爲小君子，我想你們已經表現出來有幾個人是很需要的。』

說到這裏，阿胖的臉兒又藏到碗裏去了，再也不敢擡頭，直到苔米以他慢吞吞不勝驚異的態度說了一句話，引得哄堂大笑：『她怎麼能够，她自己也是一個莽夫！』

「一些也不錯，她正和你們一樣需要幫助，我希望你們做一些好榜樣給她看看。」

「她也要做一個小君子嗎？」羅伯問道。

「她喜歡的是嗎，奈恩？」湯姆問道。

「我不；我恨煞這班男孩子。」奈恩兜兜回答道：因為她的手還痛着，並且她在開始想她儘可以用聰明一些的方法來表現她的勇敢。

「你恨我的男孩子們我覺得抱歉。其實他們能做得溫溫文文的，只要他們願意。神色，談吐，態度和氣就是真正的禮貌，這是人人做得到的，只要他們能以希望別人待自己的態度去待別人就是了。」

第二天早晨她第一句話就是：「我的箱子來了沒有？」而當別人告訴她今天總會來的之後，她還是嚙嚙不止，甚至鞭打洋囡，使苔仙爲之震驚。起先她還勉強過着，直到五點鐘她忽然不見了，晚餐的時候，才被發覺，因為起先別人以爲她或者和湯姆、苔仙到小山上去了。

「我看見一個人拚命沿大路跑去的。」瑪利安尼端着一盤布丁進來，看見大家在問「奈恩那裏去了？」她才這樣說。

「她已經逃回家去了，這小精怪！」裴爾夫人喊着，看去很是不安。

「也許她到車站上去看她的行李了，」弗朗揣測道。

「那不可能的，她不認得路的，即使認得了，她也拿不動那個箱子走一哩路的，」裴爾夫人說道，開始想她的新計劃，或者很難實現的了。

「這樣倒像的，」裴爾先生拿了帽子要出去尋這個孩子了。忽然傑克，他正立在窗口大叫一聲，大家急忙向門口跑去。不錯，正是奈恩小姐，背着一個大衣箱，用一個布袋繫着的。又熱又倦，滿身灰塵，可是還勇猛地走着，氣喘吁吁地走上階沿，放下她的重負，鬆了一口氣，坐在上面，又着兩隻疲倦的臂膊說道：

「我再也等不及了，所以去自己拿了來。」

「但是你不認識那條路的，」湯姆說道，其餘的人圍着她欣賞這一樁趣事。

「呵，我尋到的，我從不迷路的。」

「這有一哩路呢，你怎麼能夠跑得那麼遠的？」

「唔，路是有些遠的，可是我也不時休息。」

「那件東西不很重嗎？」

「重極，我不能好好地握住牠，我想我的臂膊就要斷了。」

「不知道那個站長怎麼會讓你帶來的。」湯姆又說道。

「我不同他說什麼話。他在那個賣票的小房裏，他沒有看見我，所以我就從那個月臺上拿了就走。」

「你跑去關照他一聲，弗朗說是箱子已經來了，不然老陶會想是給人家偷了。」裴爾先生說道，和衆人在一起笑着，奈恩若無其事的模樣兒。

「我對你說過，假使行李不來，我們會差人去拿的。以後你不能如此做，因為假使你自己跑走，你要吃苦的。答應我這一點，否則我不敢放你離開我了。」

「噢，那末我不了，只是爸爸教我事情要立即做了，所以我不肯等。」

「我想你現在還是先給她一些晚餐，停會兒，再對她作一番個別的談話吧。」裴爾先生說道，覺得那年輕姑娘的行徑太可笑了，一時也發不起怒來。

孩子們都以爲這是一件「大趣事」，奈恩一面晚餐時一面對他們講述她的遭遇；一隻大狗向她狂吠，一個男子笑她，一個婦人給她一些糖吃，還有一次她疲倦極了，到溪邊去喝水，她的帽子便落在溪裏去了。

「我想你再也不得空閒了，親愛的，湯姆和奈恩已經够使你忙碌了。」

「我知道要馴服這個孩子需得費許多功夫的，不過她是這樣一個慷慨而熱心腸的小東西，即使她比現在加倍的頑皮，我還是喜歡她。」喬夫人回答道，指着快樂的一羣，中間立着奈恩，她左右開弓地把東西送給各人，好像那個大箱子是沒有底的。

就是這些良善的品德，不久使那個小傢伙成了大眾的愛寵。苔仙從此不再愁無聊了，因為奈恩會發明出最有趣的遊戲，她的惡作劇竟可與湯姆的相抗衡，使全校覺得快樂無比。她把她的大洋囡囡埋在地下一星期沒有想着，後來掘起來，已完全霉了。苔仙覺得沒望了！但是奈恩卻拿到正在宅子裏做工的漆匠那邊去，請他漆成深紅色，眼珠漆成黑色，然後用羽毛和紅法蘭絨穿起來，並把奈特的鉛斧把牠帶上，竟像一個印第安人的酋長了。她把她的新鞋子送給了一個小乞兒，希望可以從此不穿鞋，諸如此類的頑皮行徑，不一而足。她特別喜歡和男孩子們比強，無論什麼時候，男孩子激她去，她無有不去，不管危險不危險。男孩子們想盡方法試她的膽量，她也毫不退縮或厭倦的。她的好勝心也不單在玩意上顯現着，在學業上，她的機智與記憶不下於她的手腳和口舌的。因而男孩們也不得不盡力，這樣，一個粗野的女小孩，不就變了燦爛的花朶了麼？原來愛花者的熱烈的愛與護，正是天下青年心靈的時雨和春風呢。



## 第八章 遊戲種種

本書除了描寫梅園生活的幾個片斷，以供幼年人的消遣外，既然別無特殊計劃，我們在本章裏將要漫步上去，拉雜講一些妻夫人的孩子們的幾樁消遣。我首先要向我敬愛的讀者聲明，大多這裏的故事全是事實，而且最希奇的也是最真實的；因為任何人，不論他的想像力怎樣活躍，總不能像活潑的小孩頭腦似的異想天開呢。

苔仙和苔米獨多這些想入非非的材料，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世界，盡是可愛或奇怪的人物，他們就為這些人物取最奇怪的名字，和他們玩最希奇的遊戲。育兒室裏的幻想之一，乃是一個看不見的精靈，叫做「頑皮毛老鼠」；孩子們都相信牠，怕牠，侍奉了好久。他們很少對別人談到這件東西，侍奉儀式也儘量守着秘密；因為他們連自己幾個人中間也從沒仔細描述其狀態過，因此這個人物，在愛好神仙鬼怪的苔米看來，直有神祕莫測之妙。這「頑皮毛老鼠」是一位異想天開擅作威福的小精靈，苔仙在侍奉牠的時候覺得又可怕又有趣，常盲目地服從牠最不合理的要求，這些要求常從槍花最大的苔米嘴裏宣佈出來，羅伯和台第有時也參加這些禮節，以為無上的趣事，雖然他們只是莫明其妙而已。

一天放學之後，苔米似有惡兆似的把頭一搖，附耳向他妹妹說道：

「頑皮毛老鼠今天下午要我們去。」

「去幹嗎？」苔仙張皇地問。

「作一次犧牲，」苔米正經地答道。「兩點鐘時候那塊大岩石背後要舉火！我們須得帶我們最喜愛的物去燒燬！」他加上說，末幾個字說得特別着重。

「呀，乖乖！我最愛謝美阿姨為我着色的幾個紙做洋囡囡，也要燒燬的嗎？」苔仙高聲問道，她從不想到敢違抗那個無形的暴君的任何要求的。

「每一個都要。我要燒燬我的船，我最好的剪貼簿，以及所有的兵，」苔米堅決地說。

「那末我也只好如此了；可是毛老鼠一定要我們最好的東西，未免太苛刻了，」苔仙嘆息道。  
「「犧牲」的意思，就是捨棄你所愛好的，所以我們必須如此，」苔米解釋道，這一個新意思是從弗力子、姨丈那裏聽來的，因為要對大孩子們講關於古代希臘的風俗。

「羅伯也來嗎？」苔仙問道。

「來的，他要帶他的玩具村莊去；這是全用木製的，很好燒的。我們要舉一次大大的火，看這些東西燒起來，好嗎？」  
這個燦爛的未來情景，使苔仙得了不少安慰，她吃午飯的時候，把一排紙做洋囡囡排列在面前，好像是一頓別宴。

規定的鐘點一到，犧牲隊就此出發，每一個孩子都帶着那個貪得無厭的毛老鼠所要索的寶物。台第堅持着也要去，並且看見其餘的人都帶着玩具，他也一臂挾了一個會叫的小羊，另一臂挾了一個老舊的洋囡囡，毫不想到那洋囡囡會給他什麼痛苦呢。

「你們到那裏去，我的小雞？」當這一羣走過喬夫人的門前，她問道。

「到大石頭旁邊去玩耍，可以嗎？」

「可以，只要不跑到池邊去，好好當心小寶寶。」

「我一直當心的，」苔仙說着，領着他向前走去，一副能幹的神氣。

「現在，你們須得圍坐着，我不教我們動不要動。那平石頭是祭臺，我要在上面舉火。」

苔米於是過去點了一個小小的火，看孩子們野餐的時候做的樣子。等到火旺了，他命令隊伍繞着火走三圈，然後立成一個圓形。

「我先來等我的東西一燒完，你們就把你們的燒。」

說了，他就莊重地放上一本貼滿圖畫的小書，是他自己貼的；接着，一隻破船，然後那些不幸的鉛兵，一個個步入火坑。無一畏縮，從紅黃色的隊長以至沒有足的小鼓手，一剎那間都化成了灰燼了。

「現在，苔仙！那位毛老鼠的高僧大叫道，當他的豐盛的貢獻品全部焚燬了以後。」

「我的寶貝洋囡囡，我怎捨得牠們呢？」苔仙哀求道，滿臉慈母似的苦痛，緊抱着那一打的洋囡囡。

「非燒不可，」苔米命令道，於是苔仙給每個囡囡一個離別之吻，便把她的燦爛的洋囡囡都放在炭火裏了。

「讓我留下一個，那個可愛的藍寶寶，她是多麼可愛呀！」可憐的小媽媽哀求着，失望地握住了那最後的一個死不肯

放。

「還要還要！」一個可怕的聲音號叫着，於是苔米說道：「那就是頑皮毛老鼠！牠每一個都要快，不然牠要來抓我們了！」

寶貝藍美女也去了，花裙，紅帽子，以及一切，除了幾縷黑煙而外，那燦爛的一羣，盡化爲烏有了。

「把玩具村莊的屋子和樹木排成一圈，讓牠自己延燒過去，這樣，那就像一真火燒了。」苔米說，他便在這樣的事情上也喜歡翻花樣的。

孩子們爲這個意思所引誘，就把那個倒運的村莊排好來，大街上放了一長條的煤塊，然後坐下來觀賞大火。大概因爲油漆關係，着火很慢，可是最後，一所小屋先着火，延燒了一枝棕櫚類的樹木，這樹木跌在一所大住宅的屋頂上，不到幾分鐘，全村就能熊地燒起來了。村裏的木製人民木頭木腦地立着，呆看那大禍臨頭，直到殃及自身，一聲不響地同歸於盡了。好一會才把全村化爲灰燼，觀衆們看得頗爲得意，每一幢房屋倒下來時總是歡呼喝彩，當那教堂的尖頂的火焰炎炎上升的時候，他們竟像野人似地跳起舞來，而且把一個到出郊外的可憐的婦人擲回到火場的中心去。

最後的一樁焚化的異常成功，使台第興奮之至，他急急地先把他的羊，擲進火裏去，等不到牠烤熟，又把那可憐的洋囡囡送去火葬了。當然，這並非出自洋囡囡的自願，所以她的怨憤，使那位殺害者見了大爲吃驚，因爲有羊皮裹着她，並不立即着火，可是更壞的事情起來了，她竟掙扎起來了。最初，一條腿彎了起來，然後再來一個動作逼真而可怕；再後她的兩臂飛向頭上，像有極大的痛苦；後來她的頭竟在肩架上轉動起來了，她的玻璃眼珠也跌了出來，最後她全身一癱，就倒在廢墟之上成爲黑黑的一堆了。這個出人意表的表情，使人人震驚，台第更嚇得魂飛魄散，他一看，忽然大叫起來，奔向屋裏去，以最高的聲音大喊着「媽啊！媽啊！」

裴爾夫人聽到了那種狂呼，奔出來援救，但是台第只是緊緊地扭住了她，斷斷續續地說道：『可憐的洋囡囡啦！』『火燒啦！』『囡囡兒都光啦！』他的媽怕出了什麼大亂子，急急地抱他起來奔向出事地點去，在那裏她看見了那毛老鼠的虔誠的信徒們，都在哀悼那已經喪失了的寶貝的餘燼。

『你們在做什麼？』一起告訴我，』喬夫人說着，勉自抑制着耐心靜聽，因為那一班吵吵看去都已表示痛悔，她也早已饒恕他們了。

苔米不情不願地把他們的遊戲說明了，喬姨母聽了笑得眼淚從頰上淌下來，遊戲是這樣的荒謬絕倫而孩子們卻那麼認真。

『我想以你們的聰明懂事，總不至於玩這一套愚昧的遊戲。假使我也有毛老鼠，我要有一個好的，喜歡去做安全有趣的遊戲，而在不破壞物件驚嚇人家的。你們看你們糟蹋了多少東西？我要在把玩具箱裏常見的那節詩歌寫在育兒室裏：

『荷蘭的孩子以建設爲樂。

波斯頓的孩子以破壞爲樂。』

我只要把波斯頓改爲梅園好了。

『我們決不會如此了，真的，真的！』那一班自己悔過的小囚犯們聽了那種責備覺得很是慚愧，便這樣喊着。

『苔米叫我們做的，』羅伯說道。

『不過我聽見姨丈講過關於希臘人的事，他們有祭壇等等的東西，因此，我想學他們，只是我沒有活東西做犧牲，所以我們燒我們的玩具了。』

『乖乖，那倒有點像那個大荳的故事，』喬姨母說着，又笑了。

『講講看。』苔仙提議道，她要換個新題目。

『有一次，一個窮苦的女人有三四個孩子，當她出去工作的時候，她常常把他們鎖在她的房間裏，以防萬一。有一次她出去的時候對他們說道，『現在，親愛的，不要讓小賣賣跌出窗外去，不要玩火柴，也不要把黃豆放到你們的鼻子裏去。』那

末一件事，孩子們從來不曾夢想過，她卻教了他們了，因此等她一出門，他們立刻跑去把他們的頑皮鼻子都塞滿了黃豆，想嘗嘗看是什麼味兒，可是等她回家來，只見他們都在哭泣了。」

「痛不痛呢？」羅伯問道，覺得有無限興趣，他的母親就即加上一句警告的話，免得那黃豆故事在自己屋子裏來一次再版。

「痛極！我知道的，因為當我的母親講這個故事給我聽的時候，我真呆笨，竟會去嘗試了。我沒有黃豆，所以我拿了些小石子，塞了幾顆到鼻子裏去。我毫不喜歡那種感覺，立刻就取出牠們來，可是有一顆竟拿不出來了，我又難爲情講出來，我做了怎樣一個蠢大，因此我忍着痛過了幾個鐘頭。最後實在痛極了，不得不說出來了，我母親拿不出來，於是醫生來了。然後他們把我放在椅子裏，按緊羅伯，於是他用一把可怕的小簞子，直到那石子跳了出來。乖乖！我的苦惱的小鼻子多少痛呀，而人還要笑我呢！」說着喬夫人不勝苦楚地搖着頭，彷彿那時的痛苦的記憶，還使她難受哩。

羅伯看上去很是感動，並且已經感到心的深處。頑皮毛老鼠自從那一次供奉以後，也似乎斂跡了，因為牠不再害他們受苦了。

另外一種新穎而引人入勝的遊戲名叫勃勞泊斯 (Brops) 是老龐 (湯姆) 想出來的。這種有趣的動物，是世界任何動物園所尋不出來的，除非杜·家洛 (大探險家) 新從非洲的荒野裏捉了一個來，爲了歡喜知道的人起見，我願略述牠的古怪的習尚和性質。勃勞泊斯是有翼的四足獸，具有年輕而歡悅的人面的。當牠在地上走的時候，常作嗚嗚聲，當飛行時，則作尖銳的叫聲，有時作人立，還能作人言。身上常蓋着圍巾一類的東西，有時紅，有時藍，有時是格子的，可是真奇怪，牠們常常會互相換皮。牠們的頭上有一個角，好像一個硬黃紙做的點街燈的人。牠們飛的時候，同樣材料做的翅翼，就在牠們的肩上拍着；可是牠們不能高飛，因為牠們飛得一高，總是跌交的。牠們在地上爬，可是也能坐起來，像松鼠一般地吃東西。牠們最愛吃的滋養食物是果子糕，蘋果也很喜歡吃。有時食物少時，生蘿蔔也會吃的。牠們住在洞裏，那裏牠們有一種窠，很像放衣服籃子，勃勞泊斯就在裏面遊耍，直到生了翅膀爲止。這些奇怪的動物，有時也要爭吵，在這種時候牠們就發而作人言了，相互叫名字，哭鬧，責罵，有時竟扯去了角和皮，凶狠狠地說牠們「不來了。」

這遊戲是一種極大的喜愛，小一些的孩子們一遇到下雨天，總以玩這樣遊戲來消磨辰光的，在育兒室裏撲轉來，爬轉來，當然衣服是很難爲的，特別是袴子的膝部和背心的肘部；不過當裴爾夫人修補的時候，她只說道：

「我們做的事不見得比他們聰明，卻不能如他們一半的無害於人。假使我能從這裏得到像小寶貝們一樣多的快樂，我自己也要做一個勃勞波斯哩。」

南德爲最喜愛的娛樂是在園裏工作，和坐在柳樹上操琴，因爲那個碧綠的窠在他看來不啻仙境，他喜歡在那裏高據着，像一隻歡樂的鳥兒似地奏樂，孩子們呼他爲「老鸚兒」，因爲他總不是低唱，便是吹嘯，或是彈奏。他們在工作或是遊戲時，常常暫停片刻，靜聽他的提琴的婉曼的曲調，似乎是在引導着夏日萬籟的樂隊。鳥兒們都以爲他是牠們中間的一分子了，無畏懼地坐在籬笆上或停在極枝間以尖銳明亮的眼光去靜看他。旁邊蘋果樹上的知更雀竟以他爲知己，因爲那隻雄鳥在他身旁尋蟲，小母親安閒地孵她的一窠藍色的蛋，彷彿那孩子只是一種新來的鳥鴉，以她的歌唱來歡慰她，耐心的期待而已。

棕色的清溪在池下面汨汨流着，閃閃地發光；蜜蜂在兩旁的香草畦裏嗡嗡，友善的臉兒在下面走過時總向上窺他一眼；那所老房伸着兩翼向着他，像是在迎他享受舒適，安息，慰愛，快樂，南德常在這角落裏如醉如夢，數小時不感厭足，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享受怎樣幸福的上天之賜呢。

他有一個聽者從不覺得厭倦，在他的眼裏南德不只是個同學而已。可憐的別萊最大的快樂就是躺在溪邊，靜觀婆婆的綠葉與飛舞的流泉，以及夢似的諦聽楊柳樹上的音樂。他彷彿覺得南德是天仙之類，高據着唱歌，幼時的憧憬還在腦海裏盤旋着，這時候彷彿及變得顯明了。裴先生見到了他對南德的敬愛，就請南德用這件溫柔的魔術，幫助他們消除脆弱的心靈上的雲翳。南德也極願表示他的感激之殷，所以見到他跟着時，總是向他微笑，讓他安靜地聽音樂，彷彿他竟是一個知音者，瞭解曲中的意義呢。「互相扶助」是梅園的一句愛好的格言，南德也知道如能恭行實踐這句格言，他的生活裏不知要增加多少美味了。

傑克的特別的消遣是做買賣，他很能步武他伯父的後塵，——一個鄉下的商人，什麼貨物都買一點，賺錢賺得很快。傑

克見過糖裏拌砂，糖漿羶水，奶油裏和豬油，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因此誤解以為這都是商業上正當行徑。他出售的貨物不是這一類，但是他所賣去每一個蟲一定是最高的價格，又當他和孩子們交易繩線，小刀，釣鈎，或是任何物件，他總是善價而沽的，孩子們大家都有綽號，就叫他爲「括皮」，可是傑克毫不爲意，只要他放錢的那隻老煙袋能夠一天一天重起來就是了。

「他開設了一種拍賣場，常把搜來的各種零物脫售於人，或者做居間人幫助孩子交易貨物，從中取利。他從這一班同伴賤價得來許多拍子，皮球，球棍等等，修飾一新，再出租於另一班同伴，按次收受。有時甚至不顧規則，把營業擴充到梅園的大門以外去。斐爾先生有時阻止他幾種投機經營設法，使他對於商業技術有一種更正確的觀念，而不專以榨取別人爲能事。傑克有時也做蝕本交易，那時是比學業或行爲上的失敗更爲懊傷，於是就在下一次交易的不相干的顧客身上去報復。他的賬簿是一樣珍品，他的計數之敏捷，實足驚人。斐爾先生也稱贊他這一點，同時設法使他的誠實與自重心，能一樣地敏捷；直到後來傑克覺得非有這種道德性不能處世，他承認他的先生究竟是不錯的。」

門球與足球孩子們當然少不來的，不過關於球戲「湯姆勃郎就學記」一書裏，記載得生動詳密，拙筆也不敢班門弄斧了。

愛彌如遇假日，總是消磨在河裏或是池沼裏，同時在教練幾個長大一些的孩子和鎮上的幾個孩子舉行奔逐比賽，這些孩子常來侵犯他們的領土的。奔逐比賽如期舉行，可是結果全軍敗績，因此也就不公開了海軍少將真想隱退荒島，因他對於自己一方面的人太失望了。可是近處沒有荒島，不得不仍和朋友們留在一起，只以建築船塢一事，聊自慰娛而已。

女孩子們則常玩適合她們年齡的通常遊戲，有時根據她們活躍的幻想力，略加改進。最重要最引人入勝的遊戲，叫做「莎士比亞·斯密司夫人」，至於奈恩則有時做女兒，有時做隔壁嫂嫂，名爲「吉姐加姐夫人」。

這幾個太太們的生活，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因爲出生，結婚，死亡，水災，地震，茶話會等等大事，竟會在一個短短的下午裏輪流發生。一剎時，這幾位起勁的太太可以週行數百萬哩的路程，穿戴着肉眼從未見過的衣帽，高據在牀上，把木竿當馬騎，顛上顛下，弄得頭昏眼花。急病與火燒是她們所最喜歡玩的苦難，有時再加一次大屠殺。奈恩對於想新花樣，從不厭倦，苔仙

只是盲目地跟隨着她，可憐的台第常做犧牲品，不時要從真正的危險境地裏援救出來，因為這幾位興奮的女太太，常會誤會，當他是由吃盡苦楚的洋囡囡一般的材料造成的。有一次他被關在一間小房間裏，算是牢獄，一會兒她們願自去做戶外遊戲，竟把他忘了。另一次他扮着『一個刁滑的小鯨魚』險些兒淹死在浴盆裏了。最可怕的一次，給她們當強盜上吊，假使解下得稍爲慢一些，他就不免就此結果了。

但是最爲大家所擁護的是那個俱樂部。這沒有別的名字，也根本不需要，因為附近只此一家。這是大孩子們組織起來的，小孩假使不惡吵，有時也可以進去。湯姆和苔米是名譽會員，可是他們總常不歡而散，因為有時候他們不能控制環境。俱樂部的議程很是特別，因為他們隨時隨地可以開會，古怪的儀式和娛樂應有盡有，不因故解體，不過不久改得稍爲嚴密一些，又重復組織起來了。

下雨的晚上，會員就在教室裏集會，從事各種遊戲以資消遣：弈棋，舞蹈，雙碁，擊劍，誦詩，辯論，或者悲劇表演。到了夏天，穀倉變了會所。在天氣悶熱的晚間，俱樂部停止開會，改到溪邊去作水上遊戲，會員們四處散坐，衣襟單薄，輕快涼爽，不啻一隊青蛙。在這種際會，演說的人往往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如果不愜人意處，便要受澆冷水的厄運，終使熱忱熄滅。弗朗是會長，會員們雖然大都野性難馴，他卻能把秩序維持得井井有條，實屬難能可貴。裴爾先生從不干涉他們的事，他們也知道感激他的容忍。因此不時來請他去參觀他們的祕密，他也頗感興趣。



## 第九章 苔仙的跳舞會

即日下午三時跳舞同樂會恭請

柏洛克

湯姆龐 先生准時蒞臨指教

勃萊克

莎士比亞斯密司夫人敬訂

再啓者：南德必須帶他的提琴來，我們可以跳舞，孩子們大家都要好好，否則，他們就不得吃我們所做的精緻的食物了。

要是請柬上沒有末一句的提示，這個客氣的邀請，我怕是只能謝謝的。

「她們已經做了許多好東西，我聞到的，我們去罷。」湯姆龐說道。

「吃了以後不要再勾留，你知道嗎？」苔米加上說。

「我從沒有參加過跳舞會，應該怎樣做？」南德說道。

「喔，我們只要做客人好了，大人似的呆呆地坐着，爲使女孩子們高興起見，和她們跳跳舞，然後飽嚼一頓，趕快溜走。」

「這樣做做我想總能夠的。」南德把湯姆龐的一番描寫，考慮一下之後，這麼說道。

「來寫回信說我們來的。」苔米就作了如下一個堂皇的回條：

我們都會來的，請多預備些吃的東西。

約翰柏洛克

那兩位太太對於她們第一次的跳舞會費心思極了，因爲假使成績不錯，她們還想揀幾位客人，特別請他們吃一次

午餐哩。

「喬姨媽贊成男孩子和我們一起玩耍的，只要他們能文靜些，所以我們須得使他們喜歡我們的跳舞會，這才使他們有益呢。」苔仙以母親一般的神氣說着，一面用盡心思地佈置食具和估量食品的多少。

「苔米和南德一定很好的，不過湯姆要露出馬腳來的，我知道他會的。」奈恩回答道，一面對着她正在料理的糕餅籃子搖着頭。

「那末我要立即送他回府，」苔仙決心說道。

「人家請客人總不如此做的，這是不得體的。」

「我以後不再請他了。」

「那辦法行了，他不得來參加宴會，不是要懊悔了嗎？」

「我想他會的！我們要有最出色的東西，不是嗎？真的濃湯用大盤大調羹，一隻小鳥當火雞，還有肉汁，還有各種美味蔬菜。」苔仙對於「蔬菜」那個字總是不像，爽性將錯就錯了。

「差不多三點鐘了，我們應該穿好了，」奈恩說道，她爲了這一次預備了一套好衣服，急想穿起來了。

「我是母親，所以我毋須穿得好，」苔仙說道，戴了一個飾着紅結子的睡帽，又穿了她阿姨的一條長裙，一個披肩，一副眼鏡，和一块大手帕，就算完了她的裝飾，變成又胖又紅的小媽媽。

奈恩有個人造花圈，一雙舊粉紅色鞋子，一條黃圍巾，一條綠紗裙，一把從毛帶上拔下來的羽毛做成的扇子，並且作爲時髦的最後點綴，再拿一個聞香瓶，瓶裏卻沒有什麼香氣的。

「我是女兒，所以我要大大地打扮一下，我一定要唱歌跳舞，講話也要比你講得多。母親們只要喝喝茶，規規矩矩的，你知道。」

突然一陣很響的敲門聲，斯密司小姐飛也似地坐到椅子裏，拚命地扇着，而她的媽媽則在沙發上正襟危坐着，裝得安靜而「合禮」。小珮司正來作客，就當了個小女僕，出去開門，含笑地說「請進來，先生們，一切都已預備好了。」

爲表示正式起見，孩子們都戴上紙做的高硬領，高的黑帽子，以及各種顏色各種材料的手套，因爲手套是後來想到的，所以沒有一個孩子有一雙完全的。

「今天好，太太們，」苔米說，聲音很是深沉，可是這做作是很難的，因此說話只好簡單一些。

大家握握手然後坐下，一面感到滑稽，一面卻又要一本正經，終於一般青年紳士們忘記了禮貌，倒在椅子裏笑成一團。

「呀，不要這樣！」斯密司太太心裏有些不高興，便喊道。

「假使你們這樣子沒規矩，你們不要再來，」斯密司小姐接下去說，同時用瓶子去敲龐先生，因爲他笑得最響。

「我忍不住了，你何必這樣兇呢，」龐先生喘着氣說，態度十分不客氣。

「你也如此的，只是我不肯用粗魯的話來說你。宴會他不能參加，是嗎，苔仙？」奈恩說着，很是光火。

斯密司太太卻能勉強鎮定，不失禮儀，只問道：「我想我們現在還是跳舞吧。你的提琴帶來了沒有，先生？」

「放在門外面，」南德說了就去拿。

「還是先吃茶點吧，」恬不知恥的湯姆提議說，並公然地對苔米霎眼睛，提醒他吃了就走的約言。

「不，從來沒有先吃的，並且假使你不好好地跳舞，乾脆就不請你吃，一點也不，先生。」斯密司太太說着，態度如此莊嚴，使她的野客人見得事情不是玩的，便立刻都變得斯文糾纏了。

「我要和龐先生跳，教他波蘭舞，因爲他不知道怎樣跳才成個樣兒，」女主人以責備的神氣接着說。

南德奏起來，兩對舞侶開始跳舞了，一共跳了好幾種方式。兩位女子跳得很好，因爲她們是喜歡的，可是男子們的卻動機不良，因爲惟恐茶點無着，所以勉爲其難，以求達此目的。直至每個人氣也喘不過來了，才准許休息，實在呢，可憐的斯密司太太自己也需要着，因爲她的長衣服有好幾次差不多把她絆倒了。那位小女僕挨次遞送糖漿和水，可是杯子太小，有一位客人竟一連乾了九杯，我姑隱其名，因爲這些和淡的飲料使他受感太深，所以他吃到了第一杯的時候，他竟連湯帶杯一鍋腦兒，放進到口裏去了，險些兒當衆餓死。

「你們現在須得請奈恩彈琴唱歌呢。」苔仙對她的哥哥說，其時他正挺着高領子沉靜地觀賞情境，看去很像一個貓頭鷹。

「給我們唱個歌兒，夫人，」服從的客人說。

斯密司小姐就大搖大擺地走到琴旁邊，彈唱一只新穎可愛的歌曲，開始是：

「行吟詩人罷戰歸來，

歡樂地彈着他的六弦琴。」

客人們熱烈贊美，因此她又唱「駭浪」，「小迷藏」，以及其他幾只精美的歌曲，直到他們不得不暗示他們聽够了。斯密司太太感謝他們對於她女兒的贊美，才寬大地聲明道：

「現在我們要吃茶點了，好好地坐下來，不要亂搶。」

看到那位女主人作東道的那副豪然的神氣以及她處理席上遇到的小小岔子時的鎮靜態度，實在有趣。當她想拿一把鈍的刀去分割一個餅的時候，那餅遠遠地飛到地板上去了；麵包與牛油銷去之迅速，直使主婦喪膽；最壞的，蛋糕太爛了，竟不能斯密司文用新的錫調羹來吃，而只能當湯喝了。

說來慚愧，斯密司小姐竟和那小女僕爭奪那塊頂好的小圓餅，直使小佩司把全個碟子捧到半空去，一面餅如雨下，一面放聲大哭。後來請她就坐，給一大碗糖叫她儘量吃，才使她安慰了過來；可是在這一陣紛亂裏，一大盆的糕餅忽而神祕地不見了，再也找不到。牠們是這次請客的最主要的點綴品，而竟不見了，斯密司太太於是大發雷霆，因為這些是她自己做的，而且做得美麗悅目。

「你藏過了，湯姆，我知道是你做的！」怒氣勃勃的女主人喊道，一面拿牛奶瓶來恫嚇那受嫌疑的賓客。

「我不！」

「一定是你！」

「起衝突是不合理的，」奈恩說道，她趁此喧鬧的機會，急忙把菓子醬一掃而光。

「拿出來還，苔米。」湯姆說。

「瞎說，你把牠們放在你的袋裏去了。」苔米受了冤誣，憤激地說。

「讓我們從他那裏把牠們奪回來吧。」惹苔仙哭是不好的，南德提議道，他覺得這第一次跳舞會，是出乎意料之外地多事。

苔仙已經哭起來了，小珮司像一個忠心的僕人伴着她的女主人流着淚，奈恩則竟大罵，凡是男孩子都是「害人的東西。」同時男客人中間也相打起來，兩個仗義的勇士向那個破壞和平的戎首襲去，而那個硬漢卻退到食桌後面，據爲屏障，而以偷來的小餅，作爲武器，直到彈盡援絕，才得被擒，大鬧不喊地被拖到門外，摔在走廊裏的地板上縮成一堆。於是義師奏凱歸來，苔米安慰着可憐的斯密司太太，南德和奈恩收集四散着的小圓餅，已丟落的葡萄乾重復裝在原處，再安放在盆子裏，裝得和以前一樣地好。可是牠們的光輝總是失去的了，因爲糖都丟落了，並且經過這一場鬪爭以後，也沒有人敢請教了。

「我想我們還是走吧，」苔米忽然說道，因爲他聽見樓梯上喬姨媽的聲音。

「也好，」南德慌忙把剛拾起的一塊散在地上的小圓餅丟去。

可是在他們的退出計劃還未成功以前，喬夫人已在他們的中間了，於是她用她的同情的耳朵諦聽這一對青年女子傾吐她們剛才受痛苦的故事。

喬夫人對這三個罪犯搖搖頭說，「不要再請他們參加什麼宴會了，除非這些孩子們能自知悔改對你們女孩子做些有益的事。」

「我們只是尋尋開心吧了，」苔米開始說道。

「我不贊成使人不歡的尋開心，我對你失望，苔米，因爲我希望你不會欺侮苔仙的。像她這樣一位好的妹妹，真是難得的。」

「男孩子們常常欺侮他們的姊妹，湯姆說過的，」苔米輕輕地說。

「我不想我的男孩子們會如此的，假使你們不能快快樂樂地在一起，我只有把苔仙送回家去，」喬姨媽莊重地說。

這樣一個可怕的恫嚇，苔米就溜到他妹妹的身邊，苔仙也連忙把眼淚揩乾，因為分離是這一對雙生子所認為是最大的不幸。

「南德也不好，湯姆最不好，」奈恩又說，她恐怕還有兩個罪犯要受相當處分。

「我真抱歉。」南德羞愧之至，這樣說。

「我不。」湯姆從鑰匙洞裏大聲喊進來，他本來在那裏竭力靜聽。

喬太太真想笑出來了，可是勉自鎮定，指着門沉着地說：

「你們可以去了，孩子們，可是記着，非得到我的許可，你們不許和女孩子們說話或者玩耍。你們不受擡舉的，所以我要禁止。」

這兩位不知禮貌的小年青紳士們，急忙退出，在外還受到那個不知悔改的老龐的一番譏笑，他並且不顧和他們在一起至少十五分鐘。苔仙對於她這次跳舞會的失敗，不久便也釋然。但是對於使她和她的哥哥分離那條命令，卻感到傷心，代他惋惜他的缺點。奈恩卻對於那次爭吵了不爲意。她根本認這三個男孩是不值一顧的，特別是湯姆。湯姆卻還是裝作了無要緊的神氣，並且公開宣言，能不再和那些「呆笨的女孩子」在一起，倒是好事。然而私下裏，衷心不免悔恨他那次孟浪的舉動，使他從他所愛好的一羣隔離開來，每個鐘頭的分離，使他更知道那「呆笨的女孩子」的價值了。

還有兩個人立即就範，並且切望着言歸於好，因為現在既沒有苔仙給他們撫慰或烹飪，也沒奈恩來給他們取樂或侍護，最壞的，更沒有喬夫人來給他們快樂的家庭與安適的生活了。

這種不自然的情形，維持了三天，他們便再也耐不住了，又惟恐那處罰無可挽回，便到裴爾先生那裏去請求援助與指示。

據我私下裏揣測，他大概已經先受了指示，假使這件事來到他那裏的時候，應該怎樣處置。然而沒有人疑心到。他給這幾個受痛苦的孩子們一些指示，他們欣然地接受了，便依照下述的情形實行起來：

他們隱庇在一個閣樓裏，費了好幾個玩耍時間，專心致志地製造了一具神妙的機器，用了許多的漿糊，直使亞細亞咕

噲起來，那幾位小女孩也覺得希奇萬分。奈恩因為要偷看他們在做什麼，差不多把她那個鼻子給門壓扁了。苔仙則東坐西坐，公然地痛惜不能和他們在一起好好地玩耍，否則也不至於有這等難熬的祕密。星期三下午天氣很好，南德和湯姆對於風向和天氣加了一番商討之後，出門去了，負了一個大而扁平的新聞紙包裹。奈恩幾乎要給好奇心壓抑而死了，苔仙煩惱得差不多要哭了，後來她們倆的興趣高得幾乎身體發抖了，當她們見苔米拿着帽子走進裴爾夫人的房裏去，以他那樣年齡的孩子可能的最客氣的口氣說：

「對不起，喬姨媽，你和女孩子們願意來參加我們爲你們而設的一個可驚異的集會嗎？請你們來，這是一個很好很好的。」

「謝謝你，我們很高興來的，只是須得帶台第一回來。」裴爾夫人回答道，笑容可掬，直使苔米看了高興得像是久雨見陽光。

「歡迎之至。小車子預備給女孩們乘坐了；你們就請走上山去，好嗎，姨媽？」

「很好，很好；可是你確得定我參加在內不礙你們的事嗎？」

「呵，不，決不！我們很需要你，假使你不去，這會就開不成了。」苔米極誠懇地說着。

「謝謝你，先生；喬姨媽隨即向他行了禮，因爲她是和任何人一樣地喜歡開玩笑的。」

「現在，年輕的小姐們我們不可以要他們老等；戴上帽，讓我立刻就去。我也耐不住要知道他們的驚異是什麼。」

裴爾夫人說着時，大家都忙碌着，不到五分鐘，三個女孩和台第都已裝在「衣籃」——他們稱托配所拉的那輛小車的名字——裏。苔米領頭，喬夫人後衛，外加吉脫做保鏢。這是很神氣的一隊，我要告訴你，因爲托配頭上飾着紅色的羽毛，車上飄着兩面旗幟，吉脫頸上打藍色的結子，幾乎使牠發狂了；苔米在鈕釦洞裏插了朵菊花，喬夫人躬臨盛會，帶了一把希奇的日本遮陽。

那幾位女孩們一路上興奮之極，台第尤其喜極欲狂，常把帽拋到外面去，等到把他的帽拿去了，他準備把自己拋出去了。

當他們來到山腳下時，則「一無所有，但見野草隨風飄動而已。」正如神仙故事書裏常有的話。孩子們都露出了失望的神色。可是苔米以最驚人的態度說：

「現在，你們出去，立定，那個『驚異的集會』就要來了！」說了這句話，他退到一塊大石的背面，在最近的半小時內大石上面不時看見有人頭轉動的。

接着，一個短時的靜默，然後南德、苔米和湯姆排隊走來，每人拿着一隻新的風箏，是送給三位年輕的姑娘的。一片歡樂的狂叫起來，可是立時就靜下來，因為那三位孩子，滿面笑容地說道，「那還不算希奇哩！」於是，再跑到大石背後去，負了一個巨大的風箏出來，上面印着幾個發亮的黃字，「獻給裴爾媽媽。」

「我們想你一定也喜歡一個的，因為你對我們發惱了，站在女孩們一方面了。」三個人同時喊起來，笑得前俯後仰，因為這一套分明是出乎喬夫人意料之外的事。

她拍着她的手，一同狂笑，看去似乎對於那樁笑話，完全感到興趣似的。

「啊，孩子們，那真道地，誰想出來的？」她問道，接受着那只巨人似的風箏，其歡喜的情形，正不下於那幾個女孩子呢。

「我們在計劃着做別的風箏的時候，弗力子姨丈貢獻了這個意見，他說你喜歡的，因此我們做了個極大的，」苔米回答道，見到那計劃的成功，滿意得面部發光。

「弗力子姨丈是知道我的好尚的。是的，這些確乎是大風箏，你們在放你們的風箏的時候，我們也希望有幾個來放放，是嗎，姑娘們？」

「所以我們做了這些給你們啦，」湯姆喊着，用頭頂着地，作個倒立姿勢，以表示他的喜悅之情。

「讓我們來放放看，」那起勁的奈恩說。

「我不知道怎樣放法，」苔仙開始說。

「我們來教你們吧，我們願意。」男孩們誠意地齊聲喊說。於是苔米拿了苔仙的，湯姆拿了奈恩的，南德費盡心力，婉勸



小琬司暫時把她的小的藍色風箏放手。

「阿姨，假使你肯等一等，我們來把你的放上去。」苔米說，覺得裴爾夫人的好感，不能因自己的疏忽而再行失去的了。  
「謝謝你，實，我完全知道，並且這裏倒有一個孩子，肯幫我揀上去。」喬夫人又說，那時教授正滿臉滑稽從大石頭後面探出頭來。

他立即走了出來，把那隻大風箏揀上去，喬夫人拉着奔過去，姿勢頗佳。孩子們立着欣賞這一番情景。風箏一個一個地都上去了，高飛空中，像是快樂的飛鳥，乘着那從山上吹來的陣陣清風左右搖蕩。真是一個狂歡的時候啊！狂奔，狂喊，把風箏送上去，或是拉下來，看牠們在空中翻舞，有時覺得繩子拉得很緊，彷彿活的東西要逃走的模樣。奈恩開心得發狂，苔仙覺得這新鮮的玩意兒差不多和洋囡囡一樣有趣，小琬司喜歡得不肯把她的好「風經」放上去，只是放在膝上把玩着上面湯姆所繪的圖畫。喬夫人對於她的風箏也極感興趣，並且行動彷彿知道牠的主人是誰，因為牠有時猝不及防地倒翻了下來，牽在樹梢上，又幾乎跌落在河裏，最後又扶搖直上，高入雲霄，看上去只是雲漢中渺茫黑點而已。

後來大家覺得疲倦了，就把線繫在樹上和籬笆上，坐下來休息。除了裴爾先生，肩了台第去看牛了。

「你以前曾經有過這樣快樂的時間嗎？」南德問道，當他們四散地躺在草上的時候。

「自從好幾年之前，我還是小孩的時候，放過一次直到現在。」喬夫人答道。

「我揣想當你小孩子的時候，一定是很有趣的。」南德說。

「說來慚愧，我是一個頑皮的小女孩呢。」

「我喜歡頑皮的女小孩的，」湯姆發表意見道，看看奈恩，她卻以鬼臉相報。

「爲什麼我不記得那時的你呢，阿姨？是不是因爲我太年輕了？」苔米問道。

「是的，實。」

「我想那時我的記憶力還沒有形成。外公說一個人的心理的各部分隨年齡而開展的，大概當你小的時候，我的記憶能力的一部分還沒有發展，所以我記不起你那時的狀貌來。」苔米解釋道。

「現在，小蘇格拉底，你還是把那個問題去問外公，我是外行。」喬姨媽說着，要關住他的說題。

「唔，我要去問他，他懂得那些事情的，你不懂。」苔米回答道，覺得目前的一羣人，只適於懂得風箏一類的事的。

「講講你上一次放風箏的事看。」南德說，因為喬夫人說起的時候發笑的，他想來這一定是很有興趣的。

「啊，這是很可笑的，因為我那時已經是個十五歲的大女孩了，給人家看見我玩這個東西是很難為情的。因此台第姨夫和我悄悄地做了幾只風箏，偷到外面去放。我們過着快樂的時間，後來正像現在一樣坐下來休息的時候，忽然我們聽見有許多聲音，隨即望見一羣年輕男女野宴回來。台第倒不以爲意，雖然他也已經是大孩子不配玩了，我不安極了，因為我知道我一定要吃他們的笑的。」

「我聽得那些聲音越來越近，就輕輕地向台第道，『怎麼辦呢？』」

「我辦給你看，他說着，一面抽出他的小刀來把線割斷。風箏老遠地飛去了，等到那一羣人來時，我們正規規矩矩地在採花呢。他們一點也不疑心我們，我們對於這次的脫險，大笑而特笑了一場。」

「風箏都不見了嗎，阿姨？」苔米問道。

「都不見了，可是我倒不在乎，因為我決心還是等到我成了老婦再來玩風箏吧；你看我不是等着了嗎？」喬夫人說道，開始收回那只大風箏來，因為天色漸漸晚了。

「我們現在要回去了嗎？」

「我一定要回去了，否則你們的晚餐要無着了。」

「我們的集會好嗎？」湯姆得意地問。

「出色！」個個人回答說。

「你知道爲什麼呢？這是因爲你們的客人有禮貌，並且使得萬事順利。你們懂得我的意思嗎？」

「是的，師母，」是全體男孩所說的話，可是他們相互看了一個羞愧的眼色，懶懶地搵着風箏回家去，一路上，想到那一次不歡而散的集會，其所以糟糕者，就爲了缺乏禮貌而已。

## 第十章 回來了

七月已經來了，開始晒乾草了；小園畦成績甚佳，漫漫的夏日卻充滿了歡樂的時間。房子的門窗終日開着，童子們除了上課以外，過着戶外生活。功課很短，假日很多，因為裴爾夫婦相信運動足以培養強健的身體，而那短促的夏天，正是戶外工作最適宜的時候呢。孩子們都因了日光的熾炎，成爲皮膚血紅心地熱烈的一羣，胃口良好，腿臂粗大，馬甲和褲子都穿不着了。到處歡笑叫跳，在屋子和穀倉裏翻上倒下，到外面去爬山越嶺；這一對賢明的裴爾夫婦眼看着他們的一羣，身心並茂，衷心之喜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還須要一件事來完成他們的快樂，而也竟出乎意外地來到了。

一個涼爽的晚上，年小的孩子們都已睡了，大一些的還在溪澗裏洗浴，裴爾夫人正在她的會客室裏爲台第脫衣服，突然他喊起來了，「呀，我的唐乃！」一面指着月明如畫的窗外。

「不，愛兒，他不在那裏，那是美麗的月亮吧了，」他的母親說道。

「不，不，唐乃在窗前，台第看見他的，」寶實堅持着說，很是興奮。

「也許是的，」裴爾夫人忙走到窗口去，希望是事實。可是沒有他的面貌，也沒有他的影跡；她叫他的名字，抱着只穿着小襯衫的台第到前門去，叫他也喊他的名字，想小寶實的聲音也許比她的更有效力。可是沒有人答應，也不見什麼發現，於是他們失望地回來。台第對於月亮的解釋，認爲不滿，所以當他已經睡在小牀裏了，還時時昂起頭來問「唐乃是否快要來了。」

不久他睡着了，孩子們也都上牀了，屋子裏音息毫無，只有唧唧蟲聲，時時來打破這夏的寂靜而已。裴爾夫人坐着做針線，因爲針線籃裏總是堆滿着滿是破洞的襪子，同時在想着那個不見了的孩子。她肯定小寶實是看錯了的，所以也不去驚動裴爾先生，因爲這可憐的男子只有等孩子都睡了才稍微有些兒自己的時間，其時他正忙着寫信。十點鐘敲過，她立起來去關屋子的門。當她在石階上佇立片刻，流連着這可愛的光景的時候，忽然散在草坪上的乾草堆裏，有一些白的東西引起

了她的注意。整個下午孩子們都在那裏玩耍的，裴爾夫人想又是奈恩的白帽子掉在那裏了，因此過去拾回來。但是當她走近時，她發現這既非帽子，又非手帕，而是一件襯衫的袖子，有一隻黃色的手伸在外面，她慌忙跑過那個乾草堆，那邊躺着的，是唐恩，睡得很熟。

襁褓，骯髒，消瘦，疲乏，他顯示着；一腳是赤着，另一腳是用從自己身上的衣服上扯下來的舊布包着，分明是受着什麼傷。他似乎想把自己躲藏乾草堆的後面，可是睡夢中把一個臂膀伸了出來。他嘆着氣，說着夢囈，彷彿有惡夢在攪擾他，有一次他動了，彷彿因痛苦而呻吟着，可是實在疲倦極了，還是沉沉地睡去。

「他不能睡在這裏，」裴爾夫人說道，於是俯身下去，輕輕地叫他的名字。他張開眼睛來望着了她，彷彿她也是他的夢境的一部分，因為他微笑而又矇矓地說道：「裴爾媽媽，我回來了。」

這神色，這言辭，使她十分感動，於是她伸手在他頭底下扶他起來，以她那種慈和的態度說道：

「我知道你會回來的，我很喜歡看見你，唐恩。」其時他已經完全醒了，就跳起來向四周一看，彷彿突然記起了他所在的地方，甚至懷疑了那種懇摯的歡迎，他的臉色變了，仍以他固有的粗暴的態度說道：

「我明天早上就走的。我從這裏經過，只是停下來看看吧了。」

「那末爲什麼不進來呢，唐恩？你不聽見我們叫你嗎？台第看見了，大聲叫着你。」

「我想你不會讓我進來的，」他說道，一面整理着一個小包裏，彷彿立刻要走的模樣。

「你且試試看，」裴爾夫人只回答了這麼一句，伸出她的手來，指着那扇門裏面的燈火輝煌，融融迎人。

唐恩嘆了一口長氣，彷彿心靈上的一副重擔突然放下了，然後拿起一根粗大的手杖，開始一蹩一拐地走向那屋子去，可是又忽然停止了問道：

「裴爾先生不喜歡的。我是從潘其先生那裏跑掉了的。」

「他知道的，覺得可惜，然而沒有什麼關係。你蹣跚了麼？」喬夫人見他蹣跚着，便這樣問。

「爬過一垛牆頭，一塊石頭翻下來，壓了我的腳，不過不要緊的，」他竭力想遮掩他一步所給他的痛苦。

裴夫人扶着他走進自己的房間，他一走到，就倒在一個椅子裏，頭向後靠着，既疲倦，又苦痛，面色灰白，幾乎暈去。

「我可憐的唐恩，喝了這些，再吃一些東西吧，現在你已是在家了，裴爾媽媽會好好照顧你的。」

他只是以充滿着感謝的眼色，仰着她，喝着她放到他唇邊的酒，然後開始慢慢地吃她給他的食物。每一只彷彿是一條心，於是他開始講話了，彷彿急於要她知道他的一切。

「你到那裏去了來，唐恩。」她問，一面去拿出一些包紮紗布來。

「我跑掉了一個多月了。潘其好是很好，只是太嚴厲。我不喜歡那邊，所以就跟一個人趁船逃了。所以他們不知道我到那裏去了。我離開了那個人以後，幫一個農夫做了幾個星期的工，但是我又打了他的兒子，因此那個老人打了我，我又跑掉，就走到這裏來了。」

「一路走的嗎？」

「是的，那人不給我錢，我也不想問他要。打了他的兒子，已够抵消了。」唐恩笑着，可是看到他襤褸的衣服與骯髒的手，又見得慚愧起來了。

「你怎樣生活的呢？這路程對你這樣大的孩子，真是很長的呢。」

「喔，在我的腳沒有受傷以前，我還能很好地過去。人家給東西我吃，我晚上睡在人家的穀倉裏，白天跑路。後來想抄近路，反而迷了路，否則我來得還要早些。」

「可是假使你不想進來和我們住下去，你想去做什麼呢？」

「我想來看看台第和你，然後再到城裏去做我的老工作，只是我太疲倦了，就在乾草堆上睡着了，假使你不找到我，我明天早晨已經走了。」

「你怨恨我這樣做嗎？」喬夫人以一半說笑一半責備的神氣向他看，一面又跪在他面前，察看 he 受傷的腳。

唐恩的臉上光彩來了，他把眼睛注視着他的碗碟，又輕輕地說：「不，師母，我很快活，我想要留着的，不過我恐怕你……」他沒有說完他的話，因為裴爾夫人的一聲憐憫的呼喊阻止了他，她發見他的腳傷得很重。

「你什麼時候受傷的？」

「三天以前。」

「你一直這樣子走的嗎？」

「我有一根手杖，跑到一個溪邊，就洗一次，一個女人給我一塊布包了上去。」

「裴爾先生須得立刻來看一看，然後再包起來。」喬夫人說着，急忙到隔壁房間裏去，把門半開着，好讓唐恩聽見他們說的話。

「弗力子，那個孩子回來了。」

「誰？唐恩嗎？」

「正是，台第看見他在窗外，我們去叫他，他卻走去躲在那草堆後面。我剛才找到了他，沉沉地睡着，疲倦痛苦得半死。他一個月以前，就從潘其那邊逃出來，就向我們這裏走來。他裝作不讓我們聽見他，只是來看看我們到城裏去，做他的老工作。但是這是顯然的，他要回到這裏來，這一點希望，使他吃盡苦楚走向這裏來，現在他正等在那裏要知道你肯不肯寬恕他，讓他回來。」

「他這樣說麼？」

「他眼色裏這樣表示着，當我叫醒他的時候，他像一個走失的孩子似地說：『裴爾媽媽，我回家來了。』我不忍去責備他，只是把他帶了進來，好似一只可憐的小黑羊，又回到牠的羣羣來了。我可以留他麼，弗力子？」

「當然可以，這證明了我們已經獲得了那個孩子的心，我現在不願再送他出去，正像我不願送我自己的羅伯出去一樣。」

「來看看他的腳吧，我怕這傷很厲害，因為他在烈日下灰塵中走了三天，只有用水洗洗，和一块舊布包包。我告訴你，弗力子，那孩子是個勇敢的孩子，將來着實可以造就人材呢。」

「我希望如此，爲了你熱心的婦人，你的信念應該得到成功的。現在我要去看看你的小斯巴達人，他在那裏？」

「在我的房裏；但是，親愛的，無論他看上去怎樣粗暴，你必得待他很和氣。我頗有把握用那樣的方法來制服他。他忍不住嚴厲與過分的壓制，可是溫和的言辭與無限的忍耐，卻能使他歸向於你，正和我的脾氣一樣。」

「彷彿你也像那個小流氓！」裴爾先生笑着說，想到那個意思，也有半點兒怒氣。

「在精神上我確是的，不過我用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吧了。」

兩個人一同進來，看見唐恩的頭伏在他的臂上，彷彿真要給睡眠征服了。可是他很快就仰起來，並且想立起來，裴爾先生便高興地說道：

「那末你對梅園比潘其的田莊，更加喜歡，唔，我們且看這一次住下去能否比上次更為舒適些。」

「謝謝，先生，」唐恩說着，竭力想不粗暴。結果倒也不覺得怎麼難。

「現在，那隻腳，啊——這不大好。明天我須得請福斯醫生來，拿一些熱水，喬和一些軟熱的紗布來。」

裴爾先生幫他洗了，並且包了那隻受傷的腳，喬夫人一面預備了那屋子裏唯一空着的牀，那牀是在通起坐間的一間小客室裏，是給孩子們不適意的時候用的，因為這樣可以省得喬夫人跑上跑下，病人也可以看到屋子裏的情形。等到牀預備好了，裴爾先生抱着那個孩子，進房去幫他脫衣服，放他到小的潔白的牀上去，和他握握手，並且慈父似地說聲「晚安，我的孩子。」然後離去。

唐恩倒下去就睡着，沉沉地睡了幾個鐘頭；然後他的腳開始覺得抽搐而發痛了，於是他醒來很不安地翻着身，又不敢呻吟，恐怕人家聽見，因為他確是一個勇敢的孩子，忍着痛苦，真像裴爾先生稱他的「小斯巴達人。」

喬夫人晚上要滿屋子跑一轉的，假使風吹得太急就關窗，把台第牀上的蚊帳扯扯好，或是看看湯姆，他有夢遊的習慣的。最小的聲音也能驚醒她，又因為她常常擔心強盜、野貓和火警，四處的門都是開着的，因此她的銳敏的耳朵，聽到了唐恩微弱的呻吟聲了，她立刻起來。他正在他的熱枕上失望地一撞，忽然看見一個搖曳的燈火從走廊裏過來，喬夫人偷偷地進來了，看去像一個可笑的鬼魂，因為她的髮，在頭頂上束了一個結，後面拖着—件灰色的長衣。

「你痛嗎，唐恩？」

「痛得很厲害；不過我不想叫醒你。」

「我是貓頭鷹之類，晚上常常飛來飛去的。是的，你的腳真像火一樣，包布須得再弄弄溼了。」說着那個貓頭鷹，又撲出去拿冷布和一大瓶的冰水。

「啊，那是真的！」唐恩嘆了一聲，當浸溼的包布又敷了上去，外加痛飲了一瓶水，涼潤了他的乾燥的喉嚨。

「現在，好好地睡吧，假使你再看見我的時候，不要怕，因為等一等我還要溜進來一次，再給你弄溼一次的。」喬夫人一面說，一面俯下去把枕頭放放好，把被褥鋪鋪平，忽然，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唐恩把一只臂膊鉤住她的頭頸，把她的臉拉下來，吻了一下，又繼續地說：「謝謝你，師母。」這一句話比任何最流利的言詞更為有力，因為這急速的吻，這繼續的話，包含着「我悔了，我願意努力了。」她明白，接受了這無言的懺悔，並且毫不表示驚奇，免得破壞了她。她只記着他是沒有母親的，也吻了這半躲在枕頭上的病黃的臉頰，說——他永不忘記的——「你現在是我的孩子了，假使你願意的話，你可以使我很得意並且高興來這樣說。」說了，她才離去。

天剛亮時，她又悄悄地進來了，見他睡得很熟，不醒過來，弄溼他的腳的時候，也一點兒知覺的表示都沒有，只是臉上痛苦的痕跡漸漸平復，臉色也顯得很是安寧了。

這一天是星期日，屋子裏寂靜無聲，因此他睡到晌午才醒來，向四週一看，只見一個有着切望神氣的小臉兒在門口張望。他伸出兩隻手來，台第跑過房間去倒在床上，喊道：「我的唐乃來啦！」裴爾夫人接着也來了，帶來了早餐，唐恩記起了昨晚的情景，覺得很是難為情，她卻只裝作不見。台第堅持着要給他吃「早餐」，像個小孩似地餵他，唐恩因為並不很餓，所以也很喜歡。

後來醫生來了，這個可憐的斯巴達人，於是大吃其痛苦了，因為他腳上有幾根小骨頭受了傷，把牠們矯正過來，真是痛苦的。唐恩的嘴唇變白了，額上冷汗涔涔，然而他並不叫喊，只是握着喬夫人的手，握得這樣地緊，過了好久還紅着。

「你們須得使這個孩子很安靜，至少一個星期，不要讓他把腳放到地上去。到那時候，我可以知道他能用一根拐杖稍為跳跳，還是在床上再躺幾時。」福斯醫生說，把唐恩所不願看見的，閃閃發亮的用具收拾起來。



「有一天會好起來的，是嗎？」唐恩說，他聽到了拐杖這個名詞，很是驚恐。

「我希望如此。」醫生說了便去了，唐恩聽了，很是頹喪，因為失去一隻腳，對於一個活潑的孩子，真是一件可怕的災禍。『不要煩惱，我是一個著名的看護，一個月以內，我們就可以使你行走如常。』喬夫人說着，對於這事件很是樂觀的樣子。

可是殘廢的恐怖，時時纏擾着唐恩，台第的安慰，也不能使他安樂；因此喬夫人提議叫一二個孩子來訪問他一次，便問他喜歡看見那幾個人。

「南德和苔米，還有我的帽子，裏面有許多東西，我想他們也喜歡看的。我想你已經把我那一包捕獲物丟了吧？」唐恩擔心地問。

「不，我把牠留着，我知道牠們一定是你的什麼寶物，你這樣地當心牠們。」喬夫人說時把他的舊草帽拿給他，裏面盡是些蝴蝶和甲蟲，還有一塊手帕，路上拾來的，希奇古怪的東西；幾個鳥蛋，用青苔包得很好，奇異的介殼和石子，一片一片的，幾隻小蟹，因了拘禁而正在發怒。

「我可以有什麼器物來把這些傢伙放起來嗎？哈特先生同我找到的，牠們是一等駁貨，所以我願意保存起來觀察牠們；我可以嗎？」唐恩問道，忘記了他的腳痛，笑着看那些小蟹在牀上橫行。

「當然可以的，包萊的舊籠子正好用。我去拿，當心不要讓牠們箝了台第的腳趾頭。」喬夫人就去了，唐恩見得他的寶物並未認做廢物而被拋棄，覺得歡喜得了不得。

南德、苔米和籠子一齊來了，蟹就放到這所新屋子裏去，孩子們驚喜興奮之至，因此也就忘記為歡迎之逃亡者的不自然之態了。對於這些表示嘆服的觀眾，唐恩敘述他的遭遇，比講給裴氏夫婦聽的時候，更為詳盡。然後他拿出他的捕獲物來，一一加以描述，甚至因了要讓他們自由些而退在鄰室裏的喬夫人，聽到了他們孩子氣的談話，也感到驚奇與有趣。

「這孩子對這些事物知道得多少清楚啊！他是多麼地專心啊！現在，又多麼可憐，因為他不喜書本，因此他躺着的時候，就沒有什麼娛樂了；幸而孩子們能夠供給給他無量數的甲殼蟲和石子，我發見了他這一點興趣也頗歡喜，這是一點好興趣。」

也許就是這一點能使他成材。假使他將來成了一個大博物家，南德成了一個音樂家，那我這一年來的工作就够滿意了。」喬夫人一面對書微笑，一面在建造她的空中的樓閣，正如她做姑娘時常做的一般，只不過那時是完全爲自己，而現在卻是爲別人，也許這一點就是後來有許多都能成爲事實的緣由——因爲仁愛是任何建築的最良好的基礎。

南德對於唐恩的艱險的遭遇，最饒興趣，而苔米則尤愛甲殼蟲與蝴蝶，領略着牠們短短的變化無窮的生活史，彷彿又是一種新鮮可愛的神仙故事——因爲唐恩雖然說來平淡無奇，卻已够動聽，他想到此地至少有一位小哲學家能够了解他，也感極大的滿意。他們講到捕捉鼯鼠的經過情形，牠的皮也是他寶物之一，講得趣味橫生，樂而忘倦，因此裴先生不得不進來，通知南德和苔米說散步的時間已到了。當他們出去的時候，唐恩不勝羨慕地看着他們，於是裴爾伯伯就抱他到客廳的沙發上去，使他換換環境和空氣。

當他坐定了，屋子裏靜下來了以後，坐在近旁給台第看畫片的喬夫人，以一種有興趣的口氣說着，一面對着還在唐恩手裏的各種寶物點點頭。

「你從那裏學來對於這許多物事的知識？」

「我一直喜歡這些的，不過沒有懂得那麼多，後來哈特先生教了我不少。」

「誰是哈特先生呢？」

「喔，他是住在森林裏，專門研究這些東西的——我不知道你叫他甚麼的，——寫述關於青蛙魚類等等的文字。他住在潘其先生那裏，常常要我去幫助他，這是極有趣的事，因爲他教了我許許多多，人也異常聰明有趣。我希望將來能再看見他。」

「我希望你如此。」喬夫人說，因爲唐恩的臉已經變得明亮不少，他對於這件事興味如此之濃，竟忘了他平日沉靜寡言的態度了。

「啊，他能叫鳥兒到他面前來，兔子和松鼠一點不顧忌他，真當他是一棵樹。他從不傷害牠們，牠們也彷彿認識他。你曾經拿一根草去花一個壁虎的癢嗎？」唐恩急切地問着。

「沒有，不過我也想試試看。」

「唔，我曾經做過的，看牠們將翻轉身來，把身子舒展着，真是有趣，牠們是喜歡這樣的。哈特先生常常這樣做的；他作口嘯時，蛇會來聽他，他知道得很準確，什麼花在什麼時間，蜜蜂不會刺他，他會講最希奇的事，關於魚，蒼蠅，土人，岩石等等。」

「我想你太喜歡和哈特先生做伴，竟和潘其先生疏遠了。」喬夫人故意狡諛地說。

「是的，我的確如此；當我可以和哈特先生一起出去巡遊的時候，我就不高興去草鋤地，潘其先生認那種事爲無聊的，並且說哈特先生瘋了，因爲他會幾個鐘頭地躺着觀察一條魚，或是一隻鳥。」

「是的，潘其先生是個十足的農夫，他不明瞭一個博物學者的工作和他自己的工作一樣地有趣，也許竟一樣地重要。現在，唐恩假使你眞愛好這些物事——我想你是的，我也歡喜看見你如此——你可以有時間來研究，有書本來幫助，不過除此以外我還要你做一樁別的事，並且要勤懇地做，否則你將來要後悔，一切又要重新做起了。」

「是的，師母。」唐恩柔和地說着，臉色因了最後幾句話的嚴重性而略顯驚恐，因爲他不喜書本，不過分明也在決心要去研究她所提出的一切。

「你看見那個有十二只抽屜的櫃嗎？」又是一個意外的問話。

唐恩確曾看見過二個高大舊式的櫃立在鋼琴的兩旁；他已經很是熟悉，並且常看見一些兒繩，釘，棕色的紙片等等，從各個抽屜裏拿出來。他點點頭，笑笑，喬夫人繼續下去說：

「唔，你想那些抽屜給你放雞蛋，石子，介殼和地衣等等好嗎？」

「啊，好極了，可是你不喜歡我的東西，像潘其先生所說「亂堆亂放」的，是嗎？」唐恩喊道，坐起來張大了兩眼估量着這兩件舊傢具。

「那種散亂我倒也喜歡的，但假使我不喜歡，我就把那些抽屜給你，因爲我是很看重孩子們的寶物的，覺得牠們也應該鄭重地處置的。現在，唐恩，我要和你交換條件，並且希望你能够尊重地踐約。這裏有十二個大小正好的抽屜，一個月一只，足用一年，你把你的一些小小的責任盡了之後，那些抽屜就是你的了，某種獎賞我是相信的，特別是對於青年人；牠們能幫

助我們前進，我們開始的時候，雖然是爲了獎賞而爲善，但如用之得當，不久我們就會爲善而爲善了。」

於是喬夫人就抽出那只最高的抽屜來，刷去灰塵，放在沙發前面的兩張椅子上，說道：

「現在，讓我們立即開始把那些好玩的硬殼蟲放在安全的地方。這些格子容得下許多東西，你看。我來把蝴蝶和昆蟲釘在四邊；牠們在那裏很安全，下面的地位讓出來放重的東西。我要給你些棉花，乾淨的紙張和別針，你可以準備做本星期的工作了。」

「可是我不能出去找新東西，」唐恩說，可憐地看着他的腳。

「那是真的，可是不要緊，本星期就弄弄這些寶物吧，我敢說孩子們一定會帶給你一大摞的東西，假使你請求他們的。」

「他們不知道揀什麼好，而且假使我一直躺着，我就不能工作和讀書，去賺得我的抽屜。」

「你躺着也可以學到不少的功課，並且還可以幫我去做幾樁小工作。」

「我能够嗎？」唐恩又驚奇又快活。

「你在痛苦與失去行動自由時，可以學習忍耐與勉自娛樂。幫我逗台第玩笑，搖棉紗，我做針線時讀書給我聽，以及其他許多事情，不傷你的腳的，這樣日子可以很快地過去，而也不是浪費的。」

這時候苔米跑了進來，一手拿了一只大蝴蝶，一手一只很難看的小癩蝦蟆。

「你看，唐恩，我找到的，跑回來給你，牠們不是很美麗嗎？」苔米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唐恩對着那只癩蝦蟆發笑，說他沒有地方放牠，可是那蝴蝶實在美麗，假使喬夫人願意給他一個大別針，他可以立即釘在抽屜裏。

「我不願看見那可憐的東西在針上活受罪；假使一定要弄死牠，還是先讓我們拿一滴樟腦油來麻醉牠。」喬夫人說着，拿出一個瓶來。

「我知道怎樣做的——哈特先生，常常用這個方法的——不過我以前沒有樟腦油，所以只用一只別針，」唐恩輕輕

地倒了一滴，在昆蟲的頭上，接着那對淡綠色的翅膀撲了一會兒，隨即靜止了。

這一點小小的死刑執行尚未完了，台第從臥室裏大喊起來，「啊，那些小蟹出來了，大的把牠們統統吃光了。」苔米和他的阿姨連忙去援救，只見台第在椅子上興奮地跳着，兩隻小蟹從籠子裏鑽出來在地板上亂爬。另一隻正在爬到籠子的頂上去，分明是在想逃生，因為那個大蟹正在籠子的一個小房子裏，大吃其同類，景象很是奇突。喬夫人把籠拿到了唐恩那裏，叫他觀察那種景象，同時苔米把兩隻流浪的捉住，關在一個覆倒的洗手盆裏。

「我只好讓這些傢伙去了，因為我不能在屋子裏把牠們容留下來。」唐恩十分惋惜地說。

「我幫你照顧吧，只要你告訴我怎樣弄法，牠們可以住在我的烏龜槽裏。」苔米說道，他覺得牠們比他所歡喜的遲緩烏龜來得更為有趣。因此唐恩就指導他關於蟹的好尚和習性。於是苔米把牠們帶走了，去給牠們介紹牠們的新屋鄰居。「他是一個多麼好的孩子！」唐恩說道，仔細地安放這第一隻蝴蝶，想着苔米是犧牲了他散步之樂，把牠送來的。

「現在這裏有一本有趣的故事書，講到一個小孩，傷了他的腳，比你傷得還要厲害；看看吧，看他怎樣忍受着他的苦楚。」

她把一本有趣的小書，名為「克勞富敦的孩子」的，放在他的手裏。暫時離開他一點鐘，有時進來一輪，使他不覺得寂寞。唐恩不愛讀書，可是不久便感覺興趣了，等到孩子們回來，他們也覺得詫異了。苔仙給他一束野花，奈恩一定要給他送晚餐，他呢，躺在沙發上，把向餐室的門洞開着，所以他能看見孩子們進餐，他們也能時時在奶油麵包裏昂起頭來對他頷首。

裴爾先生者早便抱他回到牀裏，台第穿了睡衣進來對他說晚安，因為他和鳥兒們一起要回到他的小窠裏的。

「我要為唐乃禱告，可以麼？」他問道，等到他母親說了一聲「可以」之後，那小傢伙在唐恩的牀邊跪下來，合着他肥胖的手，輕和地說：

「求上帝降福給大家，幫助我們做好事。」

可是等到黃昏的談話完了，黃昏的歌曲唱好，屋子裏充滿了可愛的星期日的寂靜，唐恩躺在他的愉快的房裏，清醒着，

思潮起伏，在他的童心裏覺得有新希望和新欲念在震盪着，因為兩個好天使已經進來了，因為恩愛與感激已經開始在工  
作，只要時間與努力來完成牠，唐恩在黑暗裏，又住他的兩手，輕輕地覆述台第的短短的禱告：  
「求上帝降福給大家，幫助我們做好事。」

## 第十一章 台第姨夫

這一個星期裏，唐恩只能從牀上到沙發上，從沙發上到牀上，這樣地移動；一個遙長而困苦的星期，因為那隻受傷的腳時時作痛，寂寞無聊的日子對於這愛活動的孩子真是煩悶，熱望着要去享受那夏日的天氣，忍耐尤為困難。可是唐恩總是竭力，大家也以各種不同的方法來幫助他，因此日子也終於過去了，最後他的酬報來了，因為星期六早晨，他聽見醫生說：

「那個腳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地好得快。今天下午可以給他一根拐杖，讓他在屋子裏稍為活動些吧。」

「好哇！」南德歡呼起來，連忙奔出去把這好消息報告給別的孩子聽。個個人都很快樂，午餐之後，全體人馬都集合着來看唐恩，只見他拄着拐杖在走廊裏來回了好幾趟，然後在陽臺上停下來，像是接受朝見。他對於大家給他的關切與好意很是欣喜，臉色一些一些光亮起來；因為孩子們都來對他表示尊敬，小姑娘們忙着給他搬腳凳和坐墊，台第照顧着他，彷彿他是一個自己不能照料自己的纖弱的動物。

當他們還參差坐在階石上的時候，忽然一輛車子停在大門口了，一頂帽子在車裏揮着，接着羅伯大喊着：「台第姨夫！台第姨夫！」竭盡他的兩條短腳之力飛奔上大路去迎他了。除了唐恩以外，全體孩子都跟着出去搶開門，一會兒那輛車子進來了，四面蜂擁着孩子們，台第姨夫坐在中間笑着，膝上抱着他的小女兒。

「車子停下，讓老伯伯下來。」他說着就跳出來，直奔階沿去看裴爾夫人，她正立在那裏，含笑拍手像一個姑娘。

「怎麼樣，台第？」

「很好，喬。」

然後他們握握手，勞萊先生就把小珮司放在她姨母的手裏，當那個小孩緊緊抱住她的時候，他說道：「金鬆兒（即小珮司——譯者）很想見你，所以我就和她來了，因為我自己也很想來看看你。我們要和你的孩子們玩一兩個鐘頭，要看看那個「住在一隻鞋子裏，有這許多孩子而設法應付的老婦人」究竟怎樣了。」

「我真高興！去玩吧，不過不要惡作劇。」喬夫人回答道，其時孩子們都擠着圍住了那個美麗的孩子，贊美着她金色的長頭髮，清雅的服裝與高貴的態度；因為人家稱她爲小「公主」的，不許別人去吻她，只是坐着向他們微笑，有時拿她一雙白皙的小手去撫摩他們的頭顱，他們都敬愛她，特別是羅伯，他不當她是洋囡囡之類，不敢去碰她，恐怕她破碎，只是隔着相當距離，對她表示着他的敬仰，這小貴人偶然對他加以青睞，便覺得無上榮幸。她要求立刻去看苔仙的廚房，於是喬夫人抱着她過去，後面跟了一羣小孩子，另外的人，除了南德和苔米，都跑到動物園和各花園裏去收拾整理；因為勞萊先生總是要巡視一週的，假使見到事情不欣欣向榮，要感到失望的。

其時勞萊先生正立在階沿上，他就回頭對唐恩說，好像是舊相知，雖然他以前只見過他一二面；

「那只腳怎樣了？」

「好了些，先生。」

「老住在屋子裏，厭氣嗎？」

「厭氣的！」唐恩說着眼光向着遠處的青山和茂林。

「在別人沒有回來之前，我們來稍爲走動一下，好麼？那輛寬大便捷的車子是很安全而舒適的，呼吸些新鮮空氣於你也是有益的。拿一個墊子和一條圍巾來，苔米，讓我們把唐恩擡過去。」

孩子們想這是一件大趣事，唐恩大喜過望，可是又以極安分的態度問道：

「裴爾夫人贊成嗎？」

「啊，贊成的，我們剛才就已決定了。」

「你剛才沒有提到過一句話，所以我不知道你怎麼弄的。」苔米好奇地問道。

「我們有一種不用言語而能傳遞意見的方法。這是電報的一大進步。」

「我知道了——是用眼睛呀！我看見你把眉毛揚一揚，又向馬車點點頭，裴爾夫人笑笑，也點點頭，」南德喊道，他現在對那和氣的勞萊先生已是熟不拘禮了。



『不錯，現在來吧。』不一會，唐恩看見自己已經安坐在車子裏了，腳擱在對面座位上的坐墊上，上面用一條圍巾好好蓋着。苔米爬到上面去，和黑人馬車夫彼得同坐。南德坐在唐恩旁邊，台第姨夫坐在對面——他說是可以照顧那只腳，其實他是要端相坐在他前面的兩個臉兒吧了。——兩個都很快樂，卻又各自不同，唐恩的是方的，黃的，剛強的，而南德的，卻是長而美麗，很是纖弱，可是兩眼柔和，額角闊廣，看去也很可愛呢。

『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們，我這裏有一本書，你們也許喜歡看的。』這一隊裏的最大的孩子說，並躡身到座位下面去，拿出一本書來，唐恩看了，不禁大喊起來：

『啊，不得了，不是驚人的東西嗎？』其時他翻着書，看見許多美麗的圖片，蝴蝶，鳥兒，以及各種有趣的昆蟲，顏色和活的。一般。他竟樂得連道謝都忘了。可是勞萊先生毫不介意，那孩子一路翻下去，遇到幾個老朋友的時候，會表示熱烈的喜悅，有時甚至大喊起來，勞萊先生目睹此情，也頗欣慰。南德靠在他的肩上一同看，苔米背向着馬，讓自己兩只腳掛空在車子裏，因此他也能參加談話了。

當他們談到甲殼蟲的時候，勞萊先生從他的背心袋裏摸出一件奇怪的小東西來，放在他手心裏說：

『這個甲殼蟲已經有幾千年歲了。』於是當孩子們在觀察那個古者灰色的化石的時候，他便告訴他們，這怎樣從一個『木乃伊』裏取出來的，在一個已經有幾世紀了的著名的古塚裏。看見他們很感興趣，他便繼續講下去關於埃及人，以及他們傳下來的許多希奇偉大的遺跡——尼羅河他怎樣在這條偉大的河流裏航行，有許多俊偉的黑人爲他搖船，他怎樣獵射鱷魚，看見珍奇的走獸與飛禽，後來騎了鸞駝過沙漠，好像在驚濤駭浪中行舟一般。

勞萊先生知道逃不了，便說了一番鼓勵大家的話，於是小博物館的開幕典禮就此宣告禮成。

## 第十二章 採漿菓

八月裏一個下午，梅園裏充滿着洋鐵提桶碰擊的聲音，孩子們來來往往。不時要討一些東西吃吃，因為他們要出發去採漿菓，因此忙忙碌碌，彷彿要出發西北去探險。

「現在，我的孩子們，靜靜地去吧，羅伯現在不在這裏，還沒有看見你們，」裴爾夫人說，她正在縛好苔仙的闊邊帽子，整理奈恩的大藍圍裙。可是計劃不成功，因羅伯早已聽見了鬧哄哄的聲音，決意也要去，自己準備起來，絕不想會失望的。隊伍正要出發的時候，那個小男兒下樓來了，戴着他的最好的帽子，手裏提着一只發亮的洋鐵桶，臉色因了高興而發出光彩來。

「啊，乖乖！現在我們要有好戲看了，」裴爾夫人歎口氣道，她知道她的大兒子有時是很難打發的。

「我一切都好了，」羅伯說，不顧一切地加入了隊伍，看上去要使他就範，確實是很困難的。

「你去是太遠了，我的親愛的，留着照顧我吧，因為我一個人太寂寞了。」他的母親開始說。

「你有台第。我是大孩子了，所以我可以去的，你說過我大一些時可以去的，現在我大了，」羅伯堅持着，快活的光亮的臉上，開始罩上了一層陰翳。

「我們要到那個大草原去，那是很遠的；我們不願意拖着你，」傑克喊着道，他是不贊成小孩子的。

「我不會拖的，我會跑，追得上。呀，媽媽，讓我去吧！我要裝滿我的新鉛桶，帶來全部送給你。對不起，對不起，我以後會乖的。」羅伯哀求道，仰着看他的母親，臉上一副憂愁與失望的表情，直使她的心開始有些兒軟化了。

「但是，我的寶，你要感到疲倦而熱，不覺得有趣的。等我也去的時候再去，那時我們可以去一整天，儘量讓你採漿菓。」  
「你不會去的，你這樣忙，我又等不及。我倒願意一個人爲你去採，我愛採漿菓，我要把我的鉛桶裝得拍拍滿滿，」羅伯嗚咽地說。

大淚珠滴到那只寶貴的新提桶裏去，沒有裝滿漿菓，倒反要裝滿鹽湯了，在場的姑娘們看到這可哀的情境，不禁表同

情了，他的母親輕輕地拍着那個哭泣者的背；苔仙答應他和他一同留在家裏；奈恩則以堅決的態度說道：

「讓他來吧，我會照顧他的。」

「假使弗朗也去，我可以放心的，因為他是很謹慎的；可是現在他在幫爸爸割乾草，你們別的人我又託不下，」裴爾夫人開始說着。

「路這樣的遠。」傑克插嘴說道。

「我可以抱他，假使我也去的話，——可惜不能去，」唐恩說着，歎了口氣。

「謝謝你，實，你應該留心你的腳。但願我自己能够去。等一等，我想我到底還有辦法，」裴爾太太說着奔向階沿去，用力揮着她的圍裙。

塞拉斯其時正坐了乾草車子出去，當喬夫人叫他，送這全部人馬到那草原去，到五點鐘再去接他們，他立刻答應了，掉頭過來。

「這要就誤了你一些工作了，但是不要緊；我們願意給你漿菓餅作爲酬謝，」喬夫人道，她是知道塞拉斯的弱點的。

他的粗糙焦黃的臉兒發亮了，先來一個爽亮的「哈哈」然後說：「呀，裴爾太太，假使你先允許給我東西吃，我無有不答應。」

「現在，孩子們，我已經安排好了。你們都可以去了。」裴爾夫人跑回來說，心中很是釋然，她是喜歡大家快快活活的，當她驚動了他的，小兒子快樂的生活，便要感到不安，因為她相信孩子們的小小的希望，計劃和樂趣，成人應該予以尊重，不該粗暴地加以阻礙或恥笑的。

唐恩高興了，他說：「我可以去嗎？」

「我就爲了你，不過要小心，也不要管那些漿菓，只是坐着觀賞你四周所能找到的你心愛的東西。」裴爾夫人回答說，她記得他方才對她孩子所表示的好意。

「我也去的！我也去的！」羅伯喊着，快活得跳起來，把他的提桶和蓋相互撞擊，好像鑼鈸一般。

「是的，苔仙和奈恩一定要好好照管你，到五點鐘時都回到圍欄那裏，塞拉斯會來接你們的。」

羅伯湧溢着感激之情，撲到他母親的懷裏，答應把採來的漿菓個個帶回來送給她，自己一個也不吃。然後他們一起都裝到乾草車裏，得得地去了，這一打孩子中間，臉色最光亮的是羅伯。他坐在兩個臨時小母親的中間，唯我獨尊的樣兒，揮着他最好的帽子。因為他的寬容的母親不忍把他那裏奪去，原來今天是他的可慶的日子呢。

那天下午他們好不快樂，雖然像這樣的出征難免要有亂子發生，當然，湯姆又闖禍了，跌在一個大黃蜂的窠上而被刺了；但是他是受慣苦楚的，所以硬硬頭皮忍着，後來唐恩提議用一些爛泥，才減少了他一些痛苦。苔仙看見一條蛇，在逃遁的時候，跌落了一半漿菓，但是苔米幫助她又裝滿了，一時就大討論其爬蟲類。奈特從樹上跌下來，背心後面扯破了，別的幸福沒有什麼損傷，愛彌和傑克爭奪一處漿菓多的地方，他們正扭在一起的時候，阿胖卻悄悄地做了一次漁翁得利，急急跑到唐恩身邊以求保護，那時唐恩正自得其樂地在觀賞。拐杖已經不需要了，在大草原上徘徊。

可是那天下午所發生冒險事情之中，要算奈恩與羅伯的遭遇最為驚心動魄了，並且永久成爲最有趣家庭掌故之一。羅伯一直跟隨着奈恩，因為他覺得她的精神更適合自己的脾氣，並且他也是急急地想爲「媽媽」揀那最大最好的漿菓的。

「上一次我們來的時候，嚙的那邊漿菓多極了，——大得無與倫比；那邊還有一個洞，孩子們曾在那裏生過一次火。我們過去，把桶快點裝滿，然後藏在洞裏，讓他們來尋。」奈恩提議道，渴想做些冒險事業。

羅伯同意，他們就遠遠地去了，爬過了嚙頭，向着那一邊的斜坡跑去，直到他們隱藏在岩石和矮樹叢裏。漿菓的確多，最後他們的桶也真的滿了，那邊地方陰涼，一條小小的流泉上給這兩個口渴的孩子以一次沁人心脾的暢飲。

「現在我們到洞裏去休息，吃我們的點心吧。」奈恩覺得她的建議得到了成功，這樣說。

「你認識路徑嗎？」羅伯問。

「當然認識，我來過一次，我一直記得的。那次我自己去取行李不是沒有走錯路嗎？」

羅伯認爲滿意，於是他便盲目地跟着奈恩穿林越石，曲曲折折地走了許多路，才到了岩石中間的一個小洞，那裏有燻

焦的石頭，證明是曾經有人舉過火的。

「唔，你看這裏好嗎？」奈恩問道，同時從袋裏取出一點奶油麵包來。

「是的，你想他們會找得到我們嗎？」羅伯問道，他覺得那蔭幽的山谷有些寂寞，開始想着同伴了。

「不，我不因為假使我聽見他們來了，我要藏過，看着他們找得起勁才有趣哩。」

「也許他們不來找了。」

「不要管，我自己會回去的。」

「不是有不少路嗎？」羅伯問道，看着他的因長途跋涉而溼淋破損的小靴子。

「有六英里，我想。」奈恩對於距離的觀念是模糊的，而對於自己的能力自信卻是堅強的。

「我想我們還是現在回去吧。」羅伯不久又提議說。

「啊，天哪！你說過要好好照管我的。」他歎息道，其時太陽彷彿突然落到山背後去了。

「我是在盡力照顧你，不要煩躁，孩子，我一會兒就去了。」奈恩說着，她以為五歲的羅伯和她比起來，直是個嬰兒而已。

因此小羅伯只好坐着，熱切地向四周看着，忍耐地等着，因為雖然覺得少興，對於奈恩還是很信任的。

「我想不久就要夜了。」他彷彿對自己講，其時一個蚊子咬了他一口，鄰近池沼裏的青蛙，已開始吹奏牠們的黃昏交響曲了。

「啊，真的不早了。趕快跟我來，否則他們要走了。」奈恩仰起頭來一看，忽然看見太陽已經下去，喊着說。

「大約一個鐘頭以前我聽見一陣號角聲，也許他們爲我們而吹的。」羅伯說道，困倦地跟着他的嚮導，爬過那陡峭的小山。

「在那裏？」奈恩停下來問。

「在那一邊。」他以一個骯髒的小手指點着完全錯誤的方向。

「讓我們向那邊去和他們會合。」奈恩旋轉身來，開始奔過叢林，心裏不無忐忑，因為小路很多，她竟記不得來時的路。

徑了。

於是他們再穿林越石地走去，不時停着聽有無號角，可是除母牛在歸途中的吽吽悲鳴而外，竟一無所聞了。  
『我不記得看見過那一堆石頭的，——你記得嗎？』奈恩問，其時他坐在矮牆上休息片刻，並且瞭望一下子。  
『我什麼也不記得，我只要回家去。』羅伯的聲音裏有些兒微顫，於是奈恩伸着兩臂去圍住他，輕輕地從牆上拖他下來，以她最能幹的口氣說道。

『我是盡力走得快了，寶，不要哭，我們走到大路上我來抱你走。』

『大路在那裏呢？』羅伯擦擦眼睛想尋看。

『在那邊的大樹旁邊。我不知道那就是奈特跌下來的一株麼？』

『正是的。也許他們在等着我們，我歡喜坐了車子回去，——你呢？』羅伯向着那大草原的盡頭走去，滿懷着希望。

『不，我寧可走的。』奈恩回答道，覺得一定非走不可了，所以老早準備着了。

在很快加深的黃昏中又是一度跋涉，一番失望，因為當他們到達了那株樹，意料之外地發見那不是奈特所曾爬過的樹，也沒有所謂大路。

『我們迷路了嗎？』羅伯頓聲問道，失望地握住了他的提桶。

『不算十分迷路。我只是不知道應該走那一條路，我想我們還是叫喊吧。』

於是兩個人一同喊着。直到喉嚨也啞了，可是除了蛙鼓競奏聲而外，一點聲音也沒有。

『那邊還有一株高樹，也許那一株是了。』奈恩說，雖然說話還硬，心也不免沉沉然重了。

『我想我不能再走了，我的靴子這麼重，我拖不動牠們了。』羅伯在一塊石上坐下來，疲乏之至。

『那末我們一定得在這裏過夜了。我倒沒有什麼，只要蛇不來好了。』

『我是怕蛇的。我不能在這裏過夜呀，天哪！我不願意迷路的呀。』羅伯繃起了臉兒哭了。忽然想到了一個念頭，於是他以完全可靠的口氣說道：

「媽媽會來找我的，——她常常如此的；我現在不怕了。」

「可是她不知道我們在這裏呢。」

「她並不知道我是關在冰房子裏，可是她卻尋着了。我知道她會來的。」羅伯回答道，這樣地自信，竟使奈恩寬心了，於是在他身旁坐下來，懊恨地歎了一聲說：

「我想我們不應該走開來的。」

「你教我的，可是我倒也不十分擔心，——媽媽仍舊會歡喜我的。」羅伯回答道，現在一切都已絕望，只好握住最後一點牽索了。

「我餓極了，我們來吃我們的漿菓吧。」停了一下之後，奈恩提議道，那時羅伯開始搖搖欲睡了。

「我也很餓，可是不肯吃我的，因為我告訴過媽媽，要全部送給她的。」

「假使沒有人來找我們，你就非吃不可了。」奈恩回答道，她在這個時候覺得什麼話都要反對一下。接着又嚴重地說：「假使我們在這裏住好幾天的話，我們要把田裏的漿菓，統統吃光呢，然後我們只好餓死。」

「我會吃黃樟的。我知道一顆大黃樟，唐恩告訴過我松鼠們怎樣掘牠的根來吃，我又喜歡掘的。」羅伯回答道，他對於未來餓死的景象，毫不驚嚇。

「是的，我們可以捉青蛙，把牠們燒燻吃。我的父親曾經吃過的，他說牠們很好吃的。」奈恩說，她雖然在草原裏迷路了，也要尋出些冒險事情來弄弄的。

「我們怎能燒蛙肉？我們沒有一點火。」

「那我不知道，下次我袋裏要帶火柴了。」奈恩說道，想到烹煮蛙肉實驗有了障礙，很是掃興。

「我們可以用螢火蟲來點火嗎？」羅伯希望無窮地問，其時他看見那些螢火蟲飛來飛去好像生翅膀的星星。

「我們來試試看。」於是好幾分鐘就去歡樂地費在撲螢火蟲上面，想要牠們來點着一二株檜枝。「叫牠們螢火蟲真是冤枉，牠們一些兒火也沒有的。」奈恩說，隨手把一個不幸的昆蟲輕藐地擲去，雖然這是最亮的一個。

「媽媽要好一會才來呢。」又停了一下之後，羅伯說，其時他們仰觀天上星光的閃爍，俯聞腳下細草的芬芳，靜聽四處蟋蟀的奏唱。

「我不知道上帝爲什麼要做出夜來；白天要有趣得多呢。」奈恩若有所思地說。

「這是教大家睡的。」羅伯回答道，打了一個呵欠。

「那末就睡吧。」奈恩說道。

「我要我自己的牀。」羅伯喊道，聽到鳥兒們在牠們的小巢裏平安地柔聲啾啾，更加使他苦苦地思家了。

「我不相信你母親會找着我們的。」奈恩說。她有些兒煩悶了，因爲她最恨無聊地等待。「這樣黑暗，她看不見我們的。」

「冰房子也是漆黑的，我嚇得不敢叫她，然而她還看見了我，所以她現在也會看見我的，無論怎樣黑，」自信很強的羅伯回答說，同時立起來向暗空裏張望，想見到那個從未使他失望的救星。

「我看見她了！我看見她了！」他喊道，以他的疲乏的小腿，向一個慢慢地近來的黑形奮力奔去，又突然停了下來，然後旋轉身子，跌跌衝衝地回來了，大驚地怪聲叫着。

「不是，這是一隻熊，一只大而黑的，」把臉藏在奈恩的裙裏。

那時奈恩也起恐慌了；想到了一只真熊，她的勇氣也消失了，她正要旋轉身子，慌張地奔逃，忽然一聲柔和的「咩」竟把恐懼化爲快樂了，於是她笑着說道：

「是一只母牛，羅伯！就是我們今天下午看見的那只美麗的黑母牛。」

那只母牛黑夜中在她的牧場裏遇見兩個小孩，也覺得不是事體，因此這好脾氣的動物也停下來查詢究竟了。她儘讓他們撫摩她，立着用她的柔和的眼色端相着他們，因此奈恩，她是除了黑熊以外，什麼動物也不怕的，想着要取她的乳了。

「塞拉斯教過我取乳的方法；漿菓和牛乳又是很好吃，」她說，把她桶裏的東西倒空在她的帽子裏，大膽地開始她的



新工作，羅伯則立在旁邊，照着她的命令，反覆地唱着下面的一首歌：

「母牛乖乖給我乳，  
我給乖乖絲綢衣。」

可是這首不朽的名歌毫不生效，因為那仁慈的母牛的乳已經取過了，所以只有半及耳模樣的乳來給這兩個口渴的孩子。

「啐！滾開！你這老傢伙！」奈恩感到失望，不高興試了，恨恨地喊道。於是那可憐的母牛發出一片溫和的鳴聲，自怨自艾地向前走去。

「各人可以喝一口，然後我們應該散一會步。否則，要睡去的；迷路的人是睡不得覺的。你記不記得那有趣的故事裏所講的那個哈娜李怎樣睡在雪底下死的？」

「可是現在這裏沒有雪啊，而且很好很暖和。」羅伯說道，他是沒有奈恩一般活躍想像的天賦的。

「不管，我們來稍稍遊蕩一下，然後再叫叫看，假使再沒有人來，我們就藏在矮樹叢底下，像故事裏的大拇指和他的弟兄一樣。」

可是他們只跑了一些兒路，因為羅伯瞌睡得不能再走了，並且常常跌倒，竟使奈恩再也耐不住了，覺得自己招來這個累贅，真是悔已無及。

「假使你再跌倒了，我要搖你，」她說時把這可憐的小男兒柔和地扶起來，因為奈恩正如兇狗善吠不咬人的。

「請你不要。這是我的鞋子礙事——牠們這樣滑的，」羅伯正想笑出聲來了，卻又勉強忍住，又帶着悲傷的忍耐說道，「假使蚊子不這樣咬我，我可以睡着等媽媽來。」奈恩也不禁深深地感動了。

「把你的頭靠在我的膝上，我會用我的裙子來蓋着你；我是不怕黑夜的，」奈恩說道，坐下來想自己收自己的膽，不去顧到四周的陰暗與一切神祕的聲息。

「她來了就叫醒我，」羅伯說，不到五分鐘他的頭靠在奈恩的圍裙下的膝上，沉沉入睡了。

那小姑娘又坐了十五分鐘，以急切的目光向四周張望着，覺得每一秒鐘正如一小時似地長。忽然一片淡薄的白光在山頂上閃耀，她就對自己說道：

『我想夜已過去了，朝晨要來了。我喜歡看太陽升起來，所以我要看着，等牠出來了以後，我們就可以尋路回家了。』

可是在月亮的圓臉兒從山頂上窺探出來打破她的希望以前，奈恩也熟睡，背靠着大鳳尾草所造成的小茅舍，大做其仲夏夜之夢了，夢見許多螢火蟲，藍色裙子，滿山的漿菓，羅伯在爲黑母牛拭眼淚，母牛卻在嚶嚶啜泣：『我要回家去！我要回家去！』

當這兩個孩子正在好睡，鄰近蚊蟲的嗡嗡聲平安地催他們入夢，他們家裏卻在極度的驚惶狀態之下。那乾草車準五點鐘來到，大家都在關柵旁邊候着，只有傑克、愛彌、奈恩和羅伯不見。趕車的人由塞拉斯換了弗朗，當孩子們告訴他四個人已經穿森林回家了，他顯得很是不悅，說道：『他們得留羅伯坐車子，這樣遠的路他要乏極了。』

『那條路近些，並且他們會抱他的，』阿胖說道，他是要緊着想吃晚餐。

『你們確得定奈恩羅伯和他們一同去的嗎？』

『當然是的，我看見他們爬過牆頭，唱着去的，那快五點鐘了，傑克還回頭喊着他們要走另外一條路了，』湯姆解釋道。『那也好，坐進來吧，』那乾草車便載了疲倦的孩子和豐滿的提桶，轆轤地回轉了。

喬夫人聽到隊伍分散了，臉色顯得很是嚴重，就叫弗朗騎着托配去找尋並且帶他們回來。晚餐吃過了，全家照常散坐在清涼的走廊裏的時候，弗朗騎着回來了，汗流滿面，渾身灰塵，神色張惶。

『他們回來了嗎？』他走進大門甬道的半路便這樣叫問。

『沒有！』喬夫人從坐椅裏跳起來，神氣驚慌得大家都跳起來，圍着弗朗。

『我什麼地方都找過，只是找不到他們，』他開始說，可是話還未說完忽然一聲響亮的『哈囉，』使大家一嚇，不一刻傑克和愛彌來到了屋子旁邊了。

『奈恩和羅伯呢？』喬夫人喊道，抓住了愛彌，其態度竟使他想他的舅母突然發瘋了。

「我不知道，他們和別人一同回家來了，他們還沒有嗎？」他很快地回答。

「沒有，喬治和湯姆說他們和你們一同走的。」

「唔，他們並沒有，根本沒有看見他們。我們在池塘裏泅泳了一會，從森林裏回來的。」傑克說道，看去很是驚慌。

「叫斐爾先生來，預備燈籠，關照塞拉斯我要他。」

喬夫人只說了這幾句話，可是他們都懂得她的用意，便飛也似的去執行她的命令。不到十分鐘，斐爾先生和塞拉斯都出發到樹林裏去，弗朗騎着老恩台奔到大草原裏去找尋。喬夫人從桌上拿了一些食物，藥房裏一小瓶白蘭地，一盞燈籠，吩咐傑克和愛彌同她去，其餘的人都留着，她就騎了托配奔馳而去，連帽子和圍巾都來不及拿。她聽見有人在後面跟來，但是她一句話也不說，直到她停下來叫喊，又靜聽她的燈光卻照在唐恩的臉上。

「是你在這裏！我要傑克來的。」她說，想叫他回去，可是一方面又急需人幫助。

「我不要讓他去，他和愛彌還沒有吃過晚餐，我要來的心比他們更熱烈。」他說道，接了她的燈籠，仰着頭向她微笑，眼裏有一種果敢的神色，使她覺得，雖然他還是個孩子，她至少有一個人可以依靠了。

她跳了下來，吩咐他騎上托配，雖然他要求走着，然後他們再沿着那條灰塵荒涼的路途行去，不時停下來叫喊，屏息着細聽，有沒有小聲音回答。

當他們來到那大草原的時候，別的燈籠已經在那像鬼火一般地來來去去，處處可以聽得到斐爾先生叫喊的聲音。「奈恩羅伯羅伯奈恩」塞拉斯吹噓，狂喊，唐恩坐着托配，四處找尋，這只畜生也彷彿懂得這件事情，所以雖走着最崎嶇的路途，也頗安詳。喬夫人常常叫大家靜一下喉嚨，帶着嗚咽說道：「太雜的聲音也許會嚇了他們，讓我們來叫吧，羅伯知道我的聲音的。」於是她以各種柔和的聲調喊着那個親愛的小名字，直到回聲也在柔和地應着，清風也似乎很願意將牠吹送，可是還是沒有回答的聲音。

這時天上陰雲密佈，只有月亮偶然的窺視還能看見，熱電時時從烏雲裏射出來，遠處隱約的雷聲告知夏夜的大風雨將要來了。

「啊，我的羅伯！我的羅伯！」可憐的喬夫人哀叫着，來來去去好像一個慘白的鬼物，唐恩則守在她旁邊，像一個忠誠的螢火蟲。「假如奈恩有了什麼不測，我將怎樣對她的父親開口呢？爲什麼我會把我的寶貝托付給人家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弗力子，你有聽見什麼嗎？」而回答的只是一個可憐的「沒有。」她只絕望地絞着她的兩手。後來唐恩從托配背上跳了下來，把韮繩繫在關欄上，果斷地說道：

「也許他們到了泉水那邊去了——我去看看。」

他跳過牆頭，跑得這樣快，她幾乎追不上他，可是當她到達了那個地點，他放低了燈來，歡喜地指給她看泉水旁邊鬆土上的小小腳印。她跪下來仔細察看那些足跡，又跳起來急切地說：

「是的，這是我羅伯的小鞋子的痕跡！向這一邊來，他們一定從這裏上去的。」

真是煩難的找尋！可是現在有一種不可解的本能在引導着這愛心的母親，因爲不久唐恩又喊了一聲，拾到了一件發亮的小物件橫在地上，這是那個新鉛桶的蓋。

再過去一些，奈恩的帽子發見了，在那個地方跑了幾趟之後，終於在那樹裏，發現了那兩個孩子，都是深深地睡着。唐恩永不能忘記那天夜裏他的燈籠光所照見的那幅小小的圖畫。他以為喬夫人是要喊起來了，可是她只輕輕地聲說「勿響！」然後蹣手蹣腳地揭起那條圍裙，看見了下面的小小紅潤的臉兒，沾滿了漿菓顏色的嘴，唇半開着，黃色的頭髮已被額角上的汗水浸溼，而那兩個胖胖的小手還是把那裝得滿滿的小提桶緊握着。

看見了那孩子氣的收穫，那天夜裏經過這許多艱難困苦，還是爲她保留着，那情景彷彿打動喬夫人的心坎，於是突然地抱起她的孩子來，開始哭起來了，溫和而又痛切，他也隨即驚醒了，起先覺得愕然，一會兒便即恍然，於是抱得她緊緊地，帶着勝利的微笑說道：

「我知道你會來的。啊，媽媽！我真要你來啊！」接着他們吻着，相互緊抱着，忘卻了人世間的一切。

唐恩也隨即把奈恩從矮樹叢裏拾了起來，以只有小台第曾經看見過的那一種柔和的神色，安慰她忽然醒來時的驚恐，拭去她的眼淚，因爲奈恩也快樂得哭起來了。彷彿飽經了幾世紀的寂寞與恐慌，現在看見了一張熟識的臉兒，覺得有一

只強大的臂膊圍着她，真是說不出的好啊！

「我的可憐的小姑娘，不要哭！你現在已經完全平安了，今天晚上不會有人來罵你一句的。」喬夫人說，把奈恩也擁在她寬大的懷裏，撫翼着兩個孩子，好像一只母雞孵翼她失而復得的小雛在她的翅膀下。

「這是我不好，不過我確是懊悔了。我是想要好好照顧他，所以我把他蓋好，讓他睡去，並且不碰他的漿菓，雖然我是這樣的餓呀；我以後永遠不再做了，——真的，永遠不了，永遠不了。」奈恩啜泣着說，彷彿葬身在感悔交迸的大海裏。

「現在去叫他們，讓我們回家去吧。」喬夫人說道。於是唐恩爬上了牆頭，把「找到了」這個歡喜的消息，傳到各處去。於是遊行的燈火都跳呀跳地過來，在馥郁的鳳尾草叢裏的圍着那小集團。於是擁抱，親吻，談話，啜泣，一齊並發，直使螢火蟲驚詫，蚊蟲歡躍，小燈蛾也成羣地飛來參與盛會，青蛙閣閣，彷彿如此表示牠們的歡欣尚嫌不足。

然後他們出發歸家——一隊希奇的隊伍，因為弗朗先騎着去報告消息，唐恩和托配領路，然後塞拉斯用強壯的臂膊抱着奈恩，他說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見到的漂亮的小鋪蓋」，一路向她逗着笑。裴爾先生不願讓別人抱羅伯，除了自己，而那小家伙睜了一睜，更清醒了，便豎直着，歡喜地談着，自以為是英雄，對母親說：「我知道媽媽會來的。」或者俯下頭來吻着她，塞一個肥大的漿菓在她的嘴裏，「因為他是探來全部給她的。」

等他們到達了大門裏的甬道時，月亮重又出來，全體孩子都出來歡呼迎着，於是他們舉着那兩個迷途的羔羊，好像奏凱歸來。

## 第十三章 金髮兒

那次的驚慌過後，梅園復歸平靜，並且維持了幾個星期之久，因為大一些的孩子們覺得奈恩和羅伯的迷失，責任應該他們負的，因此分外當心他們，直使他們覺得討厭了；而小的孩子們則聽了奈恩的冒險故事不知多少遍數，因此竟認迷失爲人間最大的不幸，簡直連鼻子也不敢露出大門外去了，唯恐黑夜會突然降臨，鬼一般的黑母牛會從暮色蒼茫中出現。

「未免有些過分太平了，」喬夫人說道，因為幾年的經驗使她知道這樣的沉靜是某種大亂子的前奏。

這個可喜的平靜的原因之一是小瓊司來做了一次客人。她的父母叫她來暫住一星期，以便他們去探望他祖父的病。這一批孩子們竟認金髮兒是孩子，天使與神仙三者的混合物，因為她是一個惹人疼愛的小傢伙，從她白皙的母親那裏遺傳下來黃金色的頭髮像一個發光的面幕似的把她包着，當她大發慈悲時便報她的崇拜者們以微笑，對人不滿時便把自己在頭髮裏掩藏了。她的父親不願意把他剪短，讓他直拖到腰部以下，柔軟，細緻，有光彩，苔米竟肯定他是登繭繅成的絲緒。個個人贊頌這位小公主，這於她是無害的，只是使她知道她的來到帶來了陽光，她的笑容使別人也反映着笑容，她的幼稚的哀怨使人的心裏充滿着最柔和的同情。

不知不覺地她給予她的臣民們以種種利益比真的君王還要多，因為她的統治很是溫和，而她的權力也只是隱而不顯的。她的一種天然的秀美使她的一切成爲純潔無疵，對於和她在一起的那些懶散的孩子們有一種良好的影響。她不願意別人粗暴地對待她或是用骯髒的手去碰她，因此在她作客的一個時期裏肥皂比平時用得多了，因為孩子們都能與這位貴人接近爲無上的榮耀，而以受到「跑開，醜陋的孩子！」一聲呵斥爲最大的恥辱。

大聲叫喊她不喜歡，相打相罵她見了怕，因為當他們對她講話時候聲音裏有一種柔和的腔調了，偶有相罵也就被旁邊的人所當場制止了。她喜人家爲她服務，就是最大的孩子也會心服情願地做她的小差使，較小的孩子們更是她俯首貼

耳的奴隸了。他們懇求她允許他們爲她拉車子，爲她拿藥菜籃，在餐桌上爲她傳盆子。沒有一樁工作是被認爲不層做的，湯姆和奈特竟爲了爭着爲她擦靴子而相打起來。

奈恩整個星期與這位貴婦人——雖然是這樣小的——個——爲伍而特別得到利益，因爲設逢這位暴躁女子喧鬧叫騷，佩司的張大的藍眼睛便要以一種駭奇的神色看着她，彷彿當她是一種野獸似的迴避她。熱心腸的奈恩分明覺到這一點的。她起先還報以『呸誰來管她！』的神氣。可是她那能不管，當佩司說了一聲『我最愛我的寶（表）姊姊，因爲她是靜的』的時候，奈恩氣得來直把苔仙搖得一個牙齒打戰，然後跑到穀倉裏去大哭一場。這一種因了心情不安而暫時的躲避，可以使她從各方面找到慰藉與良好的指示，也許一羣燕子從她頭上面的草泥窠裏向她呢喃一陣子，作了『溫柔之美』一番小小的勸告。不論什麼，總之她出來的時候十分馴順了，耐心地，在菓樹園裏找一些早熟的蘋菓，佩司所喜歡的，因爲是香甜，小巧而紅潤。備了這一些講和的貢品，她向這位公主走近去，俯首帖耳地獻了給她，奈恩大喜過望，因爲她寬容地接受了，於是當苔仙給予奈恩一個饒恕的香吻的時候，佩司也照樣做了，彷彿她覺得她方才太嚴厲了，願意陪罪的模樣。經過了這樣一來之後，她們又一塊兒高興地玩耍了，奈恩有好幾天感激着這一番恩賜。當然，開始的時候她覺得有些像一只海闊天空的鳥兒，一旦關在一只精緻的籠子裏了，還不時要溜出去作一次長途飛行以伸展她的翅翼，或是在既不驚動胖斑鳩苔仙又不驚動金絲雀佩司的地方提高了嗓子唱兩聲。但是這究竟對她有好處的，因爲，眼看着人人之所以愛小公主是爲她的幽媚與端淑，她也開始做效她了，因爲奈恩需要多量的友情，不惜努力以爭之。

沒有一個孩子不受到這姣好的小女子的影響，不知其所以然地進步了，因爲孩子們欲在愛他們的人的心裏產生靈蹟。可憐的別萊常常凝視她，感到無窮的滿足，而她呢，雖然不喜歡他如此，可是也只好由他去，因爲人家告訴她他是與衆不同，需要另眼看待的。迪克和道萊送了許許多多柳條做的嘴子給她，那是他們所能做的唯一的東西，她接受了，可是從未不用。羅伯像一個小情人似的侍護她，台第則追隨左右像一只寵愛的小狗。對於傑克她沒有好感，因爲他生着疣，並且嗓音沙啞。阿胖她也不歡，因爲他吃起來太不斯文。喬治進餐時故意做得彬彬有禮，免得使坐在對面的那位姣美的小女子見了發惱。奈特有一次被發見在虐待幾只可憐的田鼠，便被毫不留情地摒絕於宮門之外。金髮兒永遠忘不了那個慘酷的景象，只

「奈特一走近來，便用自己的面幕掩起來，用一只專制的小手揮他開去，同時悲憤填膺地喊着：

「不，我不能愛他；他把那些可憐的小老鼠的尾巴割下來！」

小珮司一到，苔仙便降爲廚司頭兒，而奈恩則成爲宮女總管，愛彌是財務大臣，把公款用得很是浪費，弗朗是首相，統理內政外交，秩然有序。苔米是她的御用哲人，待遇頗優。唐恩是她的常備軍，保護疆土，很是稱職；湯姆是宮裏的優倡之類，南德則是她音樂太師。

弗力子姨丈與喬姨母對於這種情形，很是歡喜，注意着這一齣美麗的戲劇的演出，在這一齣戲劇裏，少年人不自知地在複演成人的行徑，卻沒有像那個較大的人世劇壇一樣，靡有足以破壞戲劇的那種悲劇的成分。

「他們所教給我們的比我們教給他們的竟一樣多呢，」裴爾先生說。

「天保佑這輩寶貝們，他們永不會猜想到在關於管理他們的最好方法這一點上，他們給了我們不知多少的暗示。」喬夫人回答道。

「我想你是不錯的，女孩子和男孩子在一起會有良好的影響。奈恩已經把苔仙鼓舞起來了，現在小珮司在教這一羣小熊兒怎樣生活，結果比我們教得還好。」教授說，一面笑着，當他看見湯姆一踏進穿堂不但把自己的帽子拿下，還要把奈特也打下來。

「關於金髮兒的好影響，我還有一個證據，」喬夫人說，「方面把她的椅子移近教授坐的沙發，」奈恩本來是不高興做針線的，可是爲了愛珮司費了大半天在做一只袋，預備放一打蘋果，臨別時送給她的「偶像。」我稱贊了她一聲，她就和平常一樣很快地說，「我願意爲人家做針線，爲自己做了便算笨伯。」我就利用這一點，想叫她做幾件小襯衣小圍裙給卡奈夫人的孩子們。」

不久金髮兒的父親來陪她回家了，大家不免都洒了些惜別的眼淚，送行的禮物像陣雨一般地向她送去，甚至因載重過量，勞萊先生不得不「乘大車載運進城了。每個人總給她一些東西，還有許多難於包紮的物件，像白老鼠，貝殼，蘋果，一只在袋裏大踢大跳的兔子等等。那臨別的情景是動人的，公主坐在一張桌子上，四面圍繞着她的臣屬。她吻了她的表姊表哥，



然後伸出手來給其餘的孩子們，他們竟像一羣蜜蜂似的擁着她。最後她父親解了她的圍，她臨行還微笑揮手，孩子們都坐在籬笆上像一羣鳴禽似的叫『回來！回來！』直到看不見。

## 第十四章 情同手足

裴爾夫人是不錯的，和平祇是暫時的靜止，狂風暴雨正在醞釀中，所以琺司去了之後的第三天，一種道德上的大地震，把梅園震動得天昏地黑。

湯姆的母雞，是這次大禍的根源，因為假使她們不起勁地生了這麼許多蛋，他也不會把牠們出售，賺了這麼許多錢，金錢為萬惡之源，而又是一種有用之源，我們非此不能生存，正如我們非有蕃薯不能生存一樣。無論如何，湯姆真是非此不可的，因為他把賺來的錢無節制地揮霍，因此裴爾先生不得不決意創設一家儲蓄銀行，而且送給他私自用的——一所顯赫的洋鐵大廈，門上刻着名字，上面一個高煙囪，銅錢就從這裏投下去，裏面便鏗鏘地響着，得到准許，才能從底下開開門來，把錢取出。

那所大廈的重量，增加得極快，湯姆不久對於他的投資頗感滿意，就計劃用這一筆資金去購買聽也沒有聽到過的寶物。他把存放的款項記着賬，裴爾先生允許他積滿了五元，可以把這個銀行打開，唯須以不浪費為條件。後來只少一塊錢了，喬夫人付了他四打雞蛋價錢的那一天，他真喜出望外，跑到那穀倉裏去，向南德炫耀他那亮晶晶的四個四開金幣，其時南德也正在積錢預備買他那渴望許多了的提琴。

「我真想也有這麼一筆和我已有的三元合起來，那末我足够立即去購買我的提琴了，」他說，羨慕地看着這筆錢。  
「也許我可以借一些給你，我的錢我還沒有決定怎樣用法，」湯姆說道，把他的四開金幣向上一拋，掉下來時隨又接住。

倉庫後面忽然有人喊道：「擘，孩子們，來到溪邊去看唐恩捉到的一條有趣的大蛇。」  
「來吧，」湯姆說道，隨手把他的錢放在一個舊鞍轂裏，跑去了，南德在後面跟去。

那條蛇很有趣，後來又去追一只跛腳的老鴉，捉住了牠，這些事佔有了湯姆的時間和心思，對於他的錢竟一些也不記

得了，直到那天晚上安睡在牀上之後，方始記起來。

『不要緊，除了南德沒有人知道的，』那個馬馬虎虎的孩子說了，便呼呼地睡去了，一點也不擔心到他的財產。第二天早晨，孩子們正集合着進教室的時候，湯姆氣喘吁吁地奔進教室來，責問道：

『我說，誰拿了我的錢去？』

『你說什麼？』弗朗問道。

湯姆把事情說明了，南德又證明了他的話。

別的人個個都聲明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開始以懷疑的眼色看着眼色，他呢，越否認，卻越慌張，也就越慌張。『一定有人拿的，』弗朗說道，一面湯姆對着全部人員揮着老拳，憤憤地宣言道：

『烏龜賊強盜，假使那個賊骨頭給我捉到，我要給他顏色看。』

『安靜些，湯姆，我們要把他找出來，賊骨頭總要倒霉的，』唐恩說道，彷彿他對於這件事有些兒知道似的。

『也許有什麼叫化子睡在穀倉裏偷了去，』奈特貢獻意見道。

『不會的，塞拉斯不肯讓他們睡的，並且，一個叫化子也不會到簸穀機裏去找錢的。』愛彌似有所指地說。

『會不會是塞拉斯自己的？』傑克說道。

『哼，我來相信哩！老塞光明磊落，你教他拿也不會拿我們一個子兒的，』湯姆說道。

『什麼人拿的還是說出來吧，不要等到人家去偵查出來了，』苔米說。

『我知道你們以為是我拿的，』南德喊道，臉色通紅，神氣緊張。

『只有你知道錢是放在那裏的。』弗朗說道。

『這我承認——可是我沒有拿。我告訴你們我沒有——我沒有，』南德着急地喊道。

『靜些，靜些，我的兒！爲什麼這樣鬧嚷嚷？』斐爾先生進來說道。

湯姆把他遭了損失的故事重述一遍，斐爾先生聽着，他的臉色變得逐漸嚴重起來，因爲孩子們雖然難免有許多小過

失。可是他們到現在爲止，誠實還是誠實的。

「坐下來，」他說；等到大家坐好了以後，他的嚴厲的眼光向一個一個的臉上看着，一種慘情使人看了比一頓痛罵還要難受，同時慢慢地說道：

「現在，孩子們，我要問每一個人一句簡單的問句，我要求一個誠實的回答。我不願意用哼嚇詐騙等等手段來偵查事實的真相；因爲人人都有良心，並且應該知道良心之爲用。現在正是他向湯姆懺悔的機會，到我們大眾面前來改過自新。偶然爲利欲所誘，我還能加以原諒，可是欺騙卻不能了。不要再在偷竊行爲上再加上說謊的罪名，還是坦白地承認了，我們還可以勉力幫助你使大家忘記並且寬恕了那件事。」

他略停片刻，房間裏一片寂靜，甚至能聽得金針墮地的聲音；然後他慢慢地鄭重地把問句一一問過，各人以不同的口氣回答着同樣的答語。每個人的臉兒都漲得通紅，顯得異常緊張；因此斐爾先生不能以臉色爲表證，有幾個小孩子慌張得訥訥然不知所措，彷彿有些心虛的模樣，可是分明不是他們做的。當輪到南德，他的聲音變柔和了，因爲那可憐的孩子看去很是痛苦，斐爾先生也爲他同情，他相信他就是個現行犯，希望他不再說謊，所以如此做法，使他不受威嚇，吐露真情。

「現在，我的孩子，給我一個誠實的答語，是你拿了那個錢嗎？」

「我沒有，先生。」南德說了，懇求地仰看着他。

當這幾個字從他的戰抖的嘴唇裏發出來的時候，有人發出噓噓的聲音來。

「停止！」斐爾先生喊道，同時在他的桌子上很響地一拍，目光嚴厲地向那聲音發出來的角裏看。那邊坐着的是奈特，傑克和愛彌。前兩個聽了顯出自己覺得難爲情的模樣，愛彌卻喊道：

「這不是我，娘舅！投井下石的事我是不屑做的。」

「靜！」斐爾先生命令道；等到真的靜了以後，他嚴肅地說道：

「我很難過，南德，不過許多證據是不利於你的，你舊時的過錯又使我們更爲容易疑心你。可是記着，我的孩子，我並不即以偷竊的罪名加在你身上；非至我把事情完全弄清楚了以後我不來罰你，同時也不再問你關於這件事。我要保留下來

讓你自己的良心去決斷。假使是你犯的。無論什麼時候，不論日夜，到我這裏來承認了，我會饒恕你，幫助你改過。假使不是你做的，真相遲點早點自會大白的，事情一明白，我願意最先向你賠罪，贖我疑心你的前愆，並且極願意盡力當我們大家的面，爲你表白心跡。」

「我沒有！我沒有！」南德嗚咽着，頭俯伏在臂上，因爲他看着在注視着他的許多眼睛裏的那種猜疑與不悅的表情，實在受不住。

「我希望你沒有。」斐爾先生說了又停了一下，彷彿要給予那個罪犯——不管是什麼人——再一會的機會。可是，沒有一個人開口，只有幾個較小的孩子那裏發出來的一些同情的歎息，打破這個沉寂。斐爾先生搖搖他的頭，抱憾似地接下去說：

「那末現在沒有法子可想了，我只有句話要說：就是，我以後不再提起這件事了，我要你們大家照我做。當然我也不想你們對待你們疑心的人，和沒有發生這件事情以前一樣地好，可是我確實希望並且切盼你們不要以任何方法來使你們所疑心的人受苦——即使沒有那種惡待，他的痛苦已經够受了。現在回到你們的功課上去。」

當他們取出書來的時候，奈特對愛彌爾低聲說道：「斐爾伯伯讓南德脫罪得太容易了。」

「不要多嘴，」愛彌爾咆哮地說，他覺得這件事是全家的榮譽上的一塊污點。

有許多孩子抱着和奈特同樣的意見，然而斐爾先生還是不錯的，南德寧可直截爽快地招認了，把事情了結，因爲即使是從前他父親給他最厲害的一頓鞭笞，比之到處遇到的冷眼，遠眼及共同的猜疑，來得好受些。

這是最壞的事了；假使他們爽性明白說穿了，或是甚至把他痛打一頓，比起那使得人人臉色顯得可怕的那種沉默的不信任，還覺得好受些。甚至斐爾夫人的臉兒上也顯着那樣的痕跡，雖然她的態度還是和以前一樣地慈和；可是斐爾伯伯眼裏的那種憂傷擔心的神情，直刺入南德的心田，因爲他是很敬愛他的教師的，知道現在爲了這一樁雙重罪過已使他完全失望了。

家裏只有一個人對南德仍是十分信任，不顧一切忠勇地站在他一方面。這就是苔仙。她解釋不出爲什麼她仍舊相信

她，她只覺得她不能疑心他，她的熱烈的同情使她堅於這樣做。她不願意聽任何人說他不是的話，有一次，她竟把她親愛的哥哥哥米打了。當他一定要說這是南德偷的，因為沒有別人知道放錢的地方。

『也許是給老母雞吃了；她們都是貪吃的老傢伙。』她說。當時哥米笑了，她發了脾氣，竟打了她，然後放聲大哭，跑了開去，還喊着：『他不的！他不的！他不的！』

她的姨母和姨丈都不想去搖動那個孩子對於她朋友的信任，只希望她天真的感覺有證明確實的一天，因此只有更喜歡她。後來事情過去了之後，南德常常說，假使沒有哥米，他真受不住的。當其餘的人避開他，她卻和他交接得更近，反而不理睬別人。當他用他的舊琴聊以自慰的時候，她現在不只是坐在階沿上了，竟進去坐在他的旁邊諦聽着，臉上充滿了信任與情愛，其時南德會暫時忘記了他的羞辱，變得快樂了。她勸他教她功課，她在她的小廚房裏爲他烹調各種特色的食物，不管是什麼，他都能滿意地吃下去，因為感激之情給予最乏味的東西一種香甜的氣息。當她見到他被別的孩子們攪棄時，便提議兩個人玩球。她從她的小園畦裏去採了些小花來插在他的書桌上，想盡方法來證明她不是看風駛船的朋友，而是不管他幸福患難，總是忠誠到底的。奈恩不久也看她的樣子，至少在態度上是如此。

大多數的男孩子們都冷淡他，他很厲害，不過唐恩，雖然他說他爲了他是一個弱者所以輕視他，可是他以一種嚴厲的手段來保護他，有人敢凌辱或恐嚇他的同伴的，他就立刻以老拳相享。他對於友誼的觀念，是和哥米一樣深的，只是他用粗暴方法而已。

一天下午唐恩坐在溪邊，正專心致志地在研究水蜘蛛的習性的時候，忽然聽見矮牆的那一邊的一番談話的片段。奈特是一個多問的人，竭力想知道究竟誰是主犯；因爲最近有一二個孩子開始想他們也許是錯誤的。南德的否認既如是之堅定，而忍受人家的冷淡，又如是之萎弱，這疑點實已超過奈特所能忍受的程度以上，他已經有好幾次私下裏詰問南德，不願斐爾先生的明白的誥誡。他看見南德在牆壁的陰處獨自看書，又忍不住停下來，在那個禁忌的題目上，加以探詢。在唐恩未到以前，他已經麻煩着南德有十分鐘了，那個蜘蛛學者所最先聽到的，是南德的忍耐哀訴的聲調說着的幾個字：

『不要，奈特，不要，我不能告訴你，因爲我不知道，你這樣地來麻煩我，是不應該的，斐爾伯伯教你們不要爲難我的。唐』

恩在着，你就不敢。」

「我不怕唐恩的，他只是個老惡棍而已，難說是他拿湯姆的錢的。你知道的，只是不肯說來，現在說說看！」

「他不的，假使他拿了，我要代他受過的，他一直待我這樣好。」南德說得這麼誠懇，竟使唐恩忘了他的蜘蛛，想趕緊起來去謝他，可是奈特接下去說的話使他頓住了：

「我知道是唐恩偷的，他把錢給了你，毫無可疑，假使他到此地來之前是靠剪繕度日的，也只有你知道他。」奈特故意這麼說，想藉此激怒他，使他吐露真情。

他的詭計使他獲得了一部分的成功，因為南德兇猛地喊道：

「假使你再說，我要把一切去告訴裴爾先生。我是不願告訴的，可是假使你要牽連到唐恩身上去，我不客氣了。」

「那末你既是一個說謊者，一個賊骨頭，而且是個鬼貨。」奈特這麼地嘲笑他，因為他想南德對自己既能那麼忍辱含他也決不敢爲了唐恩而去向先生告訴的。

他還敢說什麼話，我不知道，因為其餘的話還未出口，一只長臂從後面抓住了他的領子，亂七八糟地把他拉過了牆，摔在溪澗的中央。

「你再說，我就要揪你到水裏去，弄得你張不開眼睛來！」唐恩喊着，兩腳跨在狹溪的兩邊，直視着水裏那個狼狽的少年。

「我只是說着玩的，」奈特說道。

「你自己是個鬼貨，麻煩得南德來無路可走。下次再給我捉到你，我就把你浸到河裏去。起來，滾開去！」唐恩大發雷霆之怒，這樣說。

奈特狼狽逃去，他這次臨時的坐浴對他有好處的，因為從此以後，他對於這兩個人都很恭敬，他的好奇心，彷彿都掉在溪流裏了。等到他逃得無影蹤了，唐恩跳過牆頭，看見南德躡着，似乎非常困乏，爲煩惱所壓倒了的樣子。

「他不會再來纏擾你了，我想假使他再來，只要告訴我好了，我來對付他。」唐恩說着，想冷靜下來。

「他說我的，我不在乎的，我已經受慣了。」南德憂愁地說着，「可是我恨他牽連到你。」

「你怎麼知道他是不對的呢？」唐恩問道，把臉兒向着別處。

「什麼，是說錢嗎？」南德喊道，吃驚地仰看着他。

「是的。」

「但是我不相信！你是不愛金錢的，你所要的只是些老甲蟲一類的東西而已。」南德笑着，表示不相信。

「我需要一個捕蟲網，和你需要一個提琴一般地急迫，所以怎麼我不會偷錢呢？」唐恩說着，仍是向着別處，忙碌地用他一根小樹枝在一堆草泥裏掘洞。

「我不相信你會的，你有時喜歡打架，可是你不說謊，更不信你會偷竊的。」南德決意地搖着頭。

「兩件事我都做過。我發狂似地說着謊，現在我覺得太麻煩了；當我從潘其先生那裏逃走的時候，我從園裏偷了許多東西吃，所以你看我確是個壞貨。」唐恩用那種正在竭力擺脫的粗魯無賴的神氣說着。

「呵唐恩！不要說這是你做的！我寧可隨便什麼別的孩子做的。」南德叫道，聲音這麼憂傷，唐恩也因感激而欣然了，於是旋轉身來，以一種異樣的臉色，回答道：

「關於這件事我不願再說什麼話了，但是你也不用煩惱，我們總要把事情弄過去的，你看好了。」

他的臉色和他的態度給予南德一種新的意思，他兩手緊合着，急切地說道：

「我想你知道是誰做的。假使是知道的，求他招認了罷，唐恩。他們大家無故恨我，真太難受了。我想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假使我有地方可去，我情寧跑開去了，雖然我很愛梅園，可是我沒有像你那麼的勇氣與體格，因此我只好住下來，等着有人告訴他們我沒有說謊。」

當他說的時候，沮喪與失望的神情，使唐恩忍受不住了，於是他嘎聲地自語道：

「你不用久等了。」說了他很快地走開去，有好幾個鐘頭不再看見他。

唐恩平常是喜愛活動的，可是那天，他卻變得嚴肅而沉默，沒有人能知道他的心事。當他們散步的時候，他離開了大家，



獨自走開去，很遲才回來。他不參加黃昏的談話會，只是坐在陰暗裏，儘自沉思，不去聽別人所講的話。當喬夫人給他看良心簿上的一次特別滿意的記錄時，他面無笑容地看了一眼，無精打彩地說道：

「你，我還能過得去，是嗎？」

「很好，唐恩！我很快樂，因為我一直知道你只要稍微一點幫助，就能使你成爲一個足以誇傲的孩子。」

他仰起頭來看着她，黑眼睛裏有一種奇怪的表情——是一種得意、敬愛和憂愁混合的表情，她當時不能懂得——可是以後永不能忘記的。

「我恐怕你要對我失望的，可是我總竭力。」他說，翻轉了那本書，毫無一點快樂的表示。

「你不舒服嗎，親愛的？」喬夫人一手放在他的肩，上問道。

「我的腳稍微有點兒痛，我想我還是去睡吧。晚安，媽媽。」他接着說，以手支頤。好一會，然後走去，彷彿對某種珍愛的物件訣別的樣子。

「可憐的唐恩！南德的受辱，影響他的心情太深了。他是一個奇怪的孩子；不知我能不能完全瞭解他？」喬夫人自言自語道，想起唐恩最近的進步，感到真正的滿意，可是又覺得那個孩子有着比她以前所想的更難瞭解的地方。

有一樁事最使南德痛心的是湯姆的一樁舉動，因為湯姆自從失錢之後，曾和氣而又堅決地對他說道：

「我本來不願使你傷心，南德，不過你知道我禁不起我的金錢的損失，所以我想我們還是不要再合夥了吧。」說了湯姆隨即抹去了那個招牌「湯姆龐公司。」

南德是頗以那個「公司」爲榮的，一直勤謹地找尋雞蛋，賬目算得很準確，並且從出售貨色所得的一份，在他的收入裏增加了筆頗爲可觀的數目。

「啊，湯姆！你一定要如此做嗎？」他說，覺得假使如此做了，他在生意場中的聲名便要從此掃地了。

「我一定要如此。」湯姆堅決地回答道。「愛彌說當一個人侵吞了一個組織裏的財產，另一個人總要控告他，或者用方法攻擊他，不願再和他發生什麼關係了。現在你侵吞了我的財產，我不控告你，也不攻擊你，可是我一定要解除我們的合

夥關係，因為我不能信任你，而且我也不願失敗。」

「我既不能使你相信我，你又願接我的錢，雖然我十分願意把我所有的錢，全部給你，只要你肯說一聲你不相信，我拿你的錢的，就仍舊讓我爲你找蛋吧，我不受報酬，完全義務。我已經熟悉了生蛋的地方，並且我也喜歡做。」南德哀懇着。但是湯姆搖搖他的頭，他的有趣的圓臉兒，顯得猜疑和心硬，只簡單地說：「不行，最好你不熟悉，通知你不要再私下去找，在我的蛋上轉念頭。」

可憐的南德這樣地傷心，竟使他難以忍受了。他覺得不但失去了他的夥伴與保護人，並且覺得他的人格破產了，是生意場中被逐的人。沒有人信任他的說話，不論書面或是口頭，雖然他竭力去自贖他已往的過失，招牌拿下了，公司解散了，他也成了個聲名狼藉的人。那個倉庫——孩子們的華爾街——已不再認識他了。母雞們咯咯地叫着，要他來，可是無效，彷彿也真同情他的不幸似的，蛋也因此日少了，有幾個雞發惱了，退到湯姆所難於找到的新窠裏去。

「牠們相信我的。」南德聽見了這個消息，這樣說。雖然有幾個孩子聽了作爲笑柄，可是南德卻安慰了不少，因爲當一個人被踏在腳下的時候，即使是一只花斑老母雞的信任，也是最足安慰的。

然而湯姆也不找新夥伴，因爲猜疑的侵入，妨害了他素來推心置腹的寧靜的心意，奈特要求來加入合夥，然而他謝絕了，以一種公正的態度說道：

「也許會發見南德沒有拿我的錢，那末我們可以再行合夥。我不想這會有如此之一日，然而我願意給他一個機會，把這個位置再留一些時候兒。」

只有別萊，湯姆覺得是他「店」裏的可以信託的人，於是便訓練別萊尋蛋，把牠們交出來，不許打破，只要一只蘋果或是一個糖梅子作報酬，他已覺得十分滿意了。在唐恩表示頹喪的那個星期日的翌晨，別萊是獻他一次久尋的所得，對他的雇主說道：

「只有兩個。」

「一天不如一天；我從沒有見過，這樣可惡的老母雞，」湯姆咕嚕着，想到一天可以找到六七個的那種快樂的日子。

「喂，把牠們放在我的帽子裏，給我一點新粉筆，不論怎樣我記總要記下來的。」別萊爬上一個量斗，看着那個機器的頂上，那裏湯姆放寫字用的東西的。

「這裏也有許多錢呢。」別萊說道。

「不，沒有的。死也不肯再把錢亂放了。」湯姆回答道。

「我看見的——一四八兩塊錢。」別萊堅持着說，他還沒有把數目字弄清楚。

「你真是一個小傢伙！」湯姆說了便自己跳上去拿粉筆，然而幾乎又跌了下來，因為那裏真的有四塊發亮的金四開排列着，有一張紙條寫明給「湯姆龐」的，以免有什麼錯誤。

「奇哉怪也！」湯姆喊道，一手抓了，衝進屋裏去，發狂似地亂喊着，「好了！我的錢拿到了！南德在那裏？」

一會兒找到了他，他的驚奇與快樂是那麼地率真，因此沒有再懷疑他的話了，當他否認這錢的來源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拿，怎會再還出來？現在好相信我了，可以仍舊和我好了。」說來情詞懇摯，竟使愛彌拍拍他的背，聲言至少他是相信他的一個人。

湯姆熱烈地和南德一握手說，「我也如此，知道不是你拿的，真是萬分快樂。可是這究竟是那個鬼貨拿的呢？」

「既然找到了，就不要再管牠吧。」唐恩說道，眼睛注視着南德快樂的臉兒。

「啊！怎麼會如此的！我不願有人把我的東西鈎了去，而又送回來，好像魔術家變的戲法一般。」湯姆喊着，看看他的錢，他彷彿疑心有什麼妖法出現了。

「我們總會查究出來，雖然他多調皮了，用了印書體寫，免得認出筆跡來。」弗朗說着，一面仔細在驗着那張紙條。

「苔米寫印書體字是頭兒腦兒的。」羅伯插進來說道，他根本還沒有把事情弄清楚。

「你不能使我相信那是他做的，即使你說得死去活來，我也不會相信的。」湯姆說道，別人也不禁好笑起來，因為這個被稱做小牧師的是無從使人啓疑的。

南德感到他們說到苔米和說到他的態度之不同，願意放棄一切所有，來換取那種信任，因為他已經看到一個人失去

信用是多麼容易，而要恢復是如何的艱難，因此誠實成了他的寶物，因為這是他從痛苦中得來的。

裴爾先生也很快樂，因為事情已經有了一個着落，滿懷希望地等待着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牠們果然來了，意外地發覺得快，可是同時又使他驚奇而抱憾不置。那天晚上，他們正坐着進晚餐時，一位鄰舍白處太太那裏送了一個方包來給裴爾先生。附了一個條子，當裴爾先生讀信的時候，苔米把包封紙拆開了，一看見了其中的物件，喊道：

「呀，這是台第姨丈送給唐恩的那本書！」

「搗鬼！」唐恩破口罵了一聲，因為他還沒有十分治好他的咒罵的毛病，雖然他在竭力。

裴爾先生一聽這個聲音，趕快仰起頭來。唐恩試想着他一眼，可是不能，於是眼睛看着下面，坐着咬他的嘴唇，臉色一些兒一些兒紅起來，直羞得無地自容。

「這是什麼呢？」裴爾夫人急切地問道。

「我本想把這件事個別地講的，可是苔米已經破壞了這個計劃，所以我想現在就說了出來吧。」裴爾先生說，看去有一些兒嚴厲，那是當他遇到了什麼卑鄙或欺騙的事須得處理時的常有的現象。

「條子是從白處太太那兒來的，她說她的兒子吉曼告訴她，他在上個星期六從唐恩那兒買到這本書。她發覺這本書是不止值一塊錢的，想來或者有什麼錯誤，所以送來給我。是你賣給她的嗎？唐恩？」

「是的，先生。」很慢的回答。

「爲什麼呢？」

「要錢。」

「要錢來做什麼？」

「付給一個人。」

「你欠了誰的錢？」

「湯姆。」

「他一生裏從沒有向我借過一個子兒，」湯姆叫道，顯得很是惶恐，因為他已猜想到了事情的大概了，並且覺得還是有人在使用妖術的好，因為他是十分敬仰唐恩的。

「也許是他拿的，」奈特喊道，他對於唐恩因了那次的浸水，還有點懷恨，既然也是一個普通孩子，難免想借此報復一下。

「啊唐恩！」南德喊道，顧不得兩手裏有着奶油和麵包，卻儘自捏着。

「這是一樁很難辦的事情，可是我必得把這次事情解決下來，因為我不要你們相互監視像偵探一樣，弄得全校不安。是你今天早晨把那塊洋銅你放在倉庫裏的嗎？」裴爾先生問道。

唐恩直視着他的臉，果敢地回答道：「是的，是我放的。」

一種竊竊私語從四座發出來，湯姆竟把水瓶失手打碎，苔仙喊道：「我早知道不是南德拿的，」奈恩開始哭了，喬夫人離開了那房間，看去那樣地失望。悵悵而又羞愧，使唐恩不能忍受，他用兩手把臉掩了一下子，忽然又將頸子一挺，兩肩一聳，好像一整那上面的重擔，於是以他初來時常有的執拗的臉色一半堅定一半無忌憚地說道：

「是我做的，現在任憑你們處置我吧，我對這事不願再說一句話。」

「不說你懊悔嗎？」裴爾先生問道，看他那種變態，甚為憂慮。

「我不懊悔。」

「我願意饒恕他，不要他講求，」湯姆說道，覺得看勇敢的唐恩受辱比看膽怯的南德受辱還要難過。

「也不要人饒恕，」唐恩粗暴地回答。

「等你平心靜氣地獨自一個兒，思索過一番之後，也許你要的，我現在不願告訴你我是多麼驚奇和失望，不過停會兒我要到你房裏來和你談話。」

「不會改變的，」唐恩說道，想說得挺硬些，然而一看到裴爾先生的憂愁的臉色，又軟化了；於是，就以剛才的一句話作為告辭，便離了那房間，就彷彿他覺得不能再留住下去了。

假使他留住了，也許於他有益的；因為後來孩子們把這件事討論了一番，表示誠摯的遺憾，憐憫和驚異，這也許能感動他而請求饒恕。沒有人願意知道是他做的，即使是南德，因為他雖然有不少毛病，現在卻人人喜歡他，原來在他粗魯的外表之下，隱藏着我們所最敬最愛的勇毅的美德，喬夫人是唐恩的最主要的監護人，現在她看到她的最後也最可取的孩子，會變得如此惡劣！心裏好不憂愁，偷竊已經够壞了，可是還是隱瞞過，讓別人蒙了不白之冤，那是更壞了；而最令人氣惱的是想暗中把錢歸還，這表示了不但沒有勇氣，卻有着一種足以貽害將來的作偽的能力。更足以使人難堪的，是他堅決地拒絕談論這件事，拒絕求饒恕，不表示一點後悔。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他仍舊做他的功課及各種工作，只是很沉默，很嚴肅，絕無悔恨之情，又彷彿以南德所受到的對待為前鑒，不向什麼人邀取同情，拒絕孩子們的親近，只是把休閒時間費在田野與森林裏，想到禽獸中間去找伴侶，結果也確乎比大多數的孩子來得好，因為他對於牠們是素來深知愛好的。

「假使照這樣子再過下去些時，我怕他又跑走了，因為他年紀太輕，經不住這樣的生活的。」裴爾先生說道，想到他自己對於他一切努力全歸失敗，覺得十分沮喪。

「不久以前，我還敢確說沒有事物會再把他引往別處去了，可是現在我什麼都不以為奇怪了，因為他已經完全變了，」可憐的喬夫人回答道，她為這個孩子悲痛，而無以自慰，因為他避她比避別人還要厲害，當她想和他作個別談話時，他好像是捉在籠中的猛獸似地以一半兇猛一半哀懇的眼色看着她。

南德常常跟着他，唐恩對他也不像對別人似地格格不相入，只是粗魯地說道：「你是沒有事了，不要為我想吧。我比你能够任受一些。」

「可是不願你沒有人做伴的，」南德憂容滿面地說。

「我喜歡如此，」說了唐恩又飄然地去了，有時也嘆息一聲，因為他確是感到寂寞的。

有一天他經過白楊林的時候，他來到許多孩子那裏，他們正在爬樹，在長樹枝上蕩下來以為戲。唐恩略停下來看他們遊戲，卻並不參加，當他立着看時剛輪到傑克玩。不幸傑克揀了一株過於粗大的樹枝，因為當他蕩開去的時候，樹枝只彎了一些兒，使得他很危險地高高懸在空中。

「回過去吧；你做不到的！」奈特從下面喊着。

傑克也試想回去，然而那些極枝從他的手裏滑了去，因此他的腿夾不住那樹幹了，他踢，他撞，他抓，可是無效，最後他絕望了，懸在半空中，喘不過氣來，可憐地說道：

「抱住我救救我！我要跌下來了！」

「那是要跌死的。」奈特說，嚇得魂不附體。

「不要放手！」唐恩喊着，隨即爬上樹去，從樹葉叢中奮力過去，直到傑克的近旁，傑克只以充滿了懼怕和希望的臉色看着他。

「你們兩個人都要跌下來了，」奈特說，在底下的斜坡上興奮地跳着，南德伸出他的兩臂，想去接住他們。

「我正要如此；下面的人避開，」唐恩鎮定地說着，當他說的時候，他所增加上去的重量，把那株樹垂下了幾尺，更接近地面些。

傑克安全地跳了下來；可是那株白楊，輕下了一半重量，又突然地上升了，因此唐恩蕩兩蕩，想先把腳落地，卻鬆了手，重重地跌了下來。

「我沒有受傷，一會就好了，」他坐起來說，臉色變得有些灰白，覺得有些頭眩，孩子們都圍繞了他，表示欽佩與驚駭。

「你是一個好漢，唐恩，我真感激你，」傑克喊道，心感之至。

「這沒有什麼，」唐恩慢慢地爬起來，輕輕地說。

「我說這全靠你，我願意和你握手，雖然你是——」奈特把那個難聽的字在舌尖上帶住了，伸出手來，覺得在他是一個體面大方的舉動。

「不過我卻不願意和一個鬼貨握手，」唐恩向他輕藐地看了一眼，旋轉身子，背向着他，這一來，奈特記起了溪水的一回事，急速退去。

「來吧，老傢伙；我來扶你一陣子，」南德說了便和他一同走去，讓別人去議論紛紛。

第二天早晨當裴爾先生進課室來的時候，他看上去這樣地快樂，孩子們都驚異不知道他碰到了什麼事，後來簡直以為他是發了瘋，當他們看見他一直跑到唐恩那邊去，雙手握住了他，親熱地一握，一口氣說道：

「我一切都知道了，我求你饒恕。這正像是你做的事，我為此很愛你，雖然說謊總是不對的，即使是爲了朋友。」

「什麼事呢？」南德喊道，因爲唐恩一言不語，只是仰起了他的頭，好像有千金的重擔從肩卸下了。

「唐恩並沒有拿湯姆的錢，」裴爾先生差不多大喊一聲地說，他真快樂極了。

「是誰拿的？」孩子們齊聲喊起來問。

裴先生指着一個空位子，於是每只眼睛都跟着他的指頭看去，一會兒沒有人說一句話，因爲他們都驚訝極了。

「傑克今天一早就回家去了，不過他留下了這一樣東西，」在全體寂靜中裴先生把那張條子讀出來，這條子是他起身的時候，看見繫在門旋子上的。

「我拿了湯姆的洋錢，我從正在裂縫裏張望着見他放在那裏的。我以前是不敢說出來，雖然我想說。對於南德，我倒也不覺得什麼，可是唐恩是個好漢，我不能再忍下去了。我沒有把錢用去；這是藏在我房間裏的地毯底下，就在洗手台的後面。我真是十分抱歉。我回家去了，並且我想是不會再回來了，所以我的東西就給唐恩了。——傑克。」

這不是一個得體的供狀，寫得很壞，墨跡狼藉，並且很短；可是在唐恩看來，卻是寶貴的文件；當裴爾先生停止了以後，那個孩子才跑到他那邊去，聲音有些兒發顫，兩眼清明，態度坦白而尊敬，說道：

「現在我願意說我後悔了，求你饒恕我，先生。」

「這是善意的說謊，唐恩，我不能不饒恕你，可是你知道這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裴爾先生說道，兩手放在唐恩的兩肩上，臉上充滿了寬心與愛憐之情。

「這使孩子們不再叫南德吃苦，這是我所以做那件事的緣故，他受不住，我倒不在乎的。」唐恩解釋道，彷彿在長久堅忍的沉默之後，想說一個爽快。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呢？你總是這樣地待我好，」南德像口吃地說，真想抱住他的朋友大哭一場；兩椿兒女子的情感，



假使他真的做了，真要使唐恩羞愧無地了。

『現在一切都好了，老朋友，所以不要做傻子了，』他說，喉嚨裏咽下了一大塊的隱痛，幾星期以來破天荒地大笑了一陣子。然後急切地問：『裴爾夫人知道麼？』

『她知道，她是那麼地快樂，我不知道她要怎樣地對你了，』裴爾先生開始說着，可是不再說下去，因為這裏孩子們擠着把唐恩圍住，快樂好奇，鬧成一團糟，但是當他只回答了十來個問句的時候，忽然一個聲音喊着：

『唐恩萬歲！萬歲！萬歲！』乃是喬夫人正在門口揮着一塊抹布大喊，看去似乎快活得要跳一次哈哈急旋舞，像她姑娘時常做的一般。

『那未來吧，』裴爾先生也喊着，於是就領導了一次高呼，直使廚房裏的亞細亞驚得跳起來，老勞勃刺先生驅車經過，聽見了，搖搖他的頭說：

『現今的學校不和我們小時候一樣的了！』

## 第十五章 柳蔭

那年夏天，那株老柳樹見到不少小小的景象，聽到許多知心的談話，因為牠竟成了孩子們心愛的憩息之所了，牠也似乎頗自歡喜，常常對他們表示熱誠歡迎，而牠們的懷抱所費的安靜的時間，也實在獲益不少的。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牠那邊有了不少次數的歡會，有一只小鳥把情形報告給牠聽。

最先來的是奈恩和苔仙，帶着她們的小桶和肥皂塊，因為她們不時會與之所至，到溪邊來把洋囡囡的衣服完全洗過一番的。亞細亞不要她們在她的廚房裏胡纏，浴室也禁止出入了，自從奈恩忘記把龍頭關住，以致水盆滿溢，直弄到漏過天花板往下滴這一次之後。苔仙工作得頗有條理，先洗白的，然後再洗有顏色的，絞得也像樣，晾在兩頭繫在樹身上的一根繩上去晒，用奈特爲她所做的小衣軋來軋住。可是奈恩卻把她一切的小東西都浸在一個盆裏，一會兒便忘了牠們，願自費了不少時間去做別的事了。

等到她回來要拿起時，每一件上都沾了深綠色的漬點了，因為她忘記了有一頂小帽上有綠絲鑲邊的，這顏色於是沾上了緋色和藍色的袍子，那些小襯衫，甚至最好的縐間小裙子。

「啊！一糟糟！」奈恩嘆息道。

「放在草上漂白吧！」苔仙說道，好像頗有經驗的樣子。

「好的，我們可以坐在那個窠裏，看住牠們，不讓牠們吹去。」於是衣服放開在溪邊的綠草上，又把盆裏水倒乾，這兩位小小洗衣婦，便爬進了那個窠，大談其閒天，彷彿主婦們在家務工作餘閒時所常做的一樣。

「我將要做一條羽毛絨褥子，配那個新枕頭，」奈恩說道。

「我不要；喬姨媽說，羽毛絨褥子是不衛生的。我不隨便讓我的孩子睡在別的東西上，除了一條棉絮褥子，」苔仙堅決地答道。

「我不管；我的孩子都很強健，他們常睡在地板上，一點也不在乎。」（這倒是確實的）「我買不起九條棉絮褥子，並且我總喜歡自己做的。」

「湯姆的雞毛要賣錢的嗎？」

「也許他要的，可是我不給他，他也不問我要。」奈恩回答道，利用了龐湯姆出名好好先生的一个弱點。

苔仙不知道婦女的權利；她只安靜地取她所需，也沒有人拒絕她的要求；因為她決不勉強難於實行的事，只是不知不覺地行使她自己人格的萬能力量，來從別人處獲得適合於她一切的權利。奈恩則嘗試各式各樣的事情，有百折不回的精神，見凡男孩子所做的事，她也要大聲要求跟着做。他們都笑她，推她開去，反對她來纏擾他們的事情。然而她不願消滅她的勇氣，一定要別人家聽她而後已，因為她意志堅強，具有狂熱的革命家的精神。裴爾夫人很同情她，然而也想把她對於絕端自由的狂熱的希望略加削減，使她知道她必須稍加等待，養成一些自制的力量，必得在向他人索取自由之前，須先應用自己的自由。奈恩一同意之後，也會變得柔順的，而對她而發的各種勢力，也在逐漸發生效力。她不再聲言要做機器管理人或是鐵匠之類，而專心於農事，覺得這樣蘊藏在她小小的身軀裏的精力，才有了出路了。可是這還不能使她感到滿足，因為草木究非解人之物，她雖然竭力培養牠們，也不會言謝，她要幾個人類來受她的愛護與幫助，因此當小孩子帶着了他們割破的指頭，碰壞的頭顱或受傷的骨節來請求她「補起」的時候，她的快樂真是無以復加了。喬夫人有見於此，提議她好好地學習一番，於是納賽倒也有了一個很好的徒弟，跟她學習繫綳帶，敷膏等等工作。孩子們開始稱她為吉醫生，她也很喜歡他們這樣稱呼她，因此有一天喬夫人對裴爾教授說道：

「弗力子，我知道我們對於那個孩子應該怎樣辦了。她現在已經有了做事業的願望了，假使不能如願以償，她一定要成爲一個尖利，強橫，處處感到不滿的婦女。不要去壓制她那好動的小性情，應該盡力給她所愛好的工作，將來再勸她的父母讓她去習醫。她可以成爲一個出色的醫生，因為她有的是膽量，鎮定，慈善心腸，對於弱者及病人，有一種深切的愛憐之情。」

裴爾先生起初只是笑笑，不過也贊成試試看，於是劃定一個草藥園，又給奈恩教她所種的各種草木的主治藥性，遇到

小孩們不時有小的毛病時讓她試用試用。她學得很快，記得也牢，所顯出的智力和興趣，使她的教授覺得她是可造之材。

那天她坐在柳蔭裏的時候，正在想到這件事，其時苔仙以一種溫存的態度說道：

「我喜歡管理一個家庭，等到我大了和苔米住一起的時候，很想好好地辦理一個給他。」

奈恩她決心地答道：

「唔，我沒有弟兄，我也不要有什麼房子來麻煩，我要有一個辦公室，裏面有許多瓶，抽屜以及杵臼等等，我要坐了馬車來來往往，醫治病人。那真是好玩的事。」

「喔！你怎麼當得住那些難聞的東西以及討厭的藥粉和葷藤油等等東西呢！」苔仙喊道，打一個寒噤。

「我自己又不用吃，所以我不在乎。並且，這些可以使人好起來，我是喜歡醫治病人的。不是我的紫蘇茶使裴爾媽媽頭不痛了嗎？不是我的蛇麻在五小時之內停止了奈特的牙痛嗎？所以現在你看！」

「你是否要放水蛭在人身，爲人截腿拔牙？」苔仙問道，她想起了就發抖。

「是的，我什麼都要做；即使一個人全部碎了我也不管；我要補好他們來。我的祖父是個醫生，我看他爲一個人縫面頰上的傷口，我幫着拿海綿，一點也不嚇，祖父說我是個勇敢的女孩。」

「你怎麼能呢？我可憐病人，也願意看護他們，可是這使我兩腿發抖，所以我就不得不跑開了，我不是個勇敢的女孩，」苔仙歎息道。

「唔，你可以做我的看護，當我給病人上悶藥，爲他們截腿的時候，你抱住他們。」奈恩說道。她的行徑分明是有些兒英雄色彩的。

「拔舵呀！你在那兒，奈恩？」下面一個聲音喊道。

「我們在這裏。」

「噉！噉！」那聲音說，一會兒愛彌出現了，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臉上癢起，彷彿是在受痛。  
「啊，什麼事？」苔仙急切喊道。

「我的大拇指裏戳了一個根，拔不出來，挑一下吧！肯嗎，奈恩？」

「這是很深的，我沒有引線。」奈恩把那個烏黑的大拇指仔細一看說。

愛彌急急說道：「用個別針吧。」

「不好，那太長，並且沒有尖頭。」

這時苔仙伸手到袋裏，拿出一個整齊的小針線包，裏面有四只引線。

「你真是個可人兒，常常備着我們所要的東西的。」愛彌說道，因此奈恩就決定，以後她袋裏要常備一個針線包，因為，這種情形是時常遇得到的。

苔仙掩住了眼睛，奈恩用鎮定的手一挑就出。

醫生以一種頗有經驗的神氣把那個木根仔細一查看，命令道：「吮那傷處。」

「太髒了，」病人回答道，搖着他那個正在流血的手。

「等一下，假使你有一塊手帕，我要把牠紮起來。」

「沒有，那邊下面的破布拿一塊來用用吧。」

「還了得！不可以，這些是洋囡囡的衣服呢。」苔仙大怒喊道。

「拿了我的一塊吧，我願意你去拿的。」奈恩說道，愛彌一躍而下，隨手拿了最近的一塊「破布。」剛巧是那條綳間的裙子；然而奈恩毫無怨言地把牠扯碎，當那條講究的裙子變做了乾淨的綳布以後，她就可噶了幾句：

「打溼一些，不要去動牠，立刻就會平復，不會發痛。」

「多少錢？」海軍少將笑問道。

「分文不取；我設一個施診所，貧病送診，」奈恩神氣十足地說明着。

「謝謝你，吉醫生。我有了什麼痛苦常來找你，」愛彌去了，卻又回頭說道，——因為禮尚往來——「你的破爛東西吹簡去了，醫生。」

對於那個不敬的『破爛東西』毫不介意，兩位小婦人們急忙下來，把牠們洗好的東西收拾起來，回到房子裏去生着那個小爐子，再去熨燙。

微風吹動了老樹，彷彿是聽到了窠裏的孩子的閒話而報以微笑似地，微笑未止而另一對小鳥兒又停下來，作知己的談話了。

『現在我來告訴你一件秘密。』湯姆開始說道。

『說出來！』南德回答道，他正可借沒有把提琴帶來，這裏是那樣的涼爽而安靜！

『嗯，我們一夥兒正談論最近那樁假設證據的事，』湯姆說，隨便引用了弗朗在俱樂部演說裏的話，『我提議給唐恩一些東西，算表示我們疑心了他的一些款意，並且表示我們的敬重的意思——美觀而實用的東西，他可以永久保存，並且足以自豪的。你想我們選什麼？』

『一個蝴蝶網；他一直想要一個，』南德說着。

『不，先生，是一架顯微鏡呢，真真一架道地貨，就是我們用來看水裏的那些叫什麼東西的，還有星，蟻卵等等的，你知道。不是一件有趣的好禮物嗎？』湯姆說，他說話裏分明把顯微鏡與望遠鏡混在一起了。

『嶄極！我真快活！不過，這不是值一大堆錢嗎？』南德喊着，覺得他的知己朋友已開始在被人看重了。

『當然啦，不過我們大家出一些，我四頭開捐簿寫五塊錢，因為不做則已，要做就要好好地做的。』

『什麼！全部去了嗎？我沒有見過慷慨的傢伙像你一樣的。』南德說了發出一種由衷的欽佩之感。

『唉，你知道，我對於我的財產真是操心已極，真有點兒厭倦了，所以不想再積起來，只是隨積隨散，那末沒有人會妒忌我，或者偷去牠，我也不至於再懷疑人家，爲那些勞什子擔心。』湯姆回答道，百萬富翁似的心事壓得他重重地。

『裴爾先生讓你這樣做麼？』

『他想這是再好沒有的計劃，並且說他所認得的幾個最好的人，願意用他們的錢去做公益的事，不願意留起來，他們死後反要引起許多爭執。』

「你的父親是有錢的，他也那樣做的嗎？」

「我不仔細，我要他總給我的，我只道如此。等我回去的時候，我要把我的意思告訴他。無論如何，我要先給他一個好榜樣。」湯姆說來很是認真，因此南德也不敢笑，只恭敬地說道：

「你可以用你的錢做許多有益的事，是嗎？」

「斐爾先生是這樣說，他允許教我用有益的方法來用錢。我要在唐恩身上先開始；下次等我有一二塊錢的時候，我要幫迪克一些忙，他是那末一個好的小傢伙，可是一星期只有一分錢做另用錢。他自己不能賺多少，你知道，所以我要去照顧他一下。」好心腸的湯姆真想立刻就開始。

「我想這是一種美妙的計劃，我也不再想去買提琴了；我一個人去爲唐恩辦一個捕蟲網，假使還有錢多，我想去做一些使可憐的別萊高興的事。他是喜歡我的，雖然他不窮，他一定喜歡我送他一些小東西的，因爲我能够比你們其餘的人更知道他所需要的東西的。」南德說。

「正合我意。現在去問斐爾先生，星期一下午你可不可以和我一同上街去。你去買網，我去買顯微鏡。弗朗和愛彌也去，我們一月一店地跑跑真有趣呢！」

兩個孩子臂牽臂地跑開去了。

苔米和唐恩剛從樹林裏散步回來，苔米說：「我們上去休息一下，再來認識樹葉，這兒真是涼爽呀！」

「好。」唐恩回答道，他是一個少說話的孩子，說着他們就上去了。

「什麼東西使得白楊樹的葉兒搖動得比別種的樹厲害？」好問的苔米問着，他覺得唐恩一定會有一個滿意的回答給他的。

「他們生得不同。你不見那梗子連接葉子的地方是一個方向，而連接極枝的地方，另是一個方向。因此一點兒微風，就會使牠們搖動起來，可是那榆樹葉子生得筆直的，就比較安靜些。」

「多麼希奇！這個能够麼？」苔米拿起一枝荊球花來，是從草地上、一枝小樹上採下來的，因爲很是美麗。

「不，那是屬於碰着了要捲起來的一類的。把你的手指碰着那個莖子的中間，看樹葉會不會捲起來？」唐恩說道，同時在察看一片雲母石。

苔米試了，小葉子立刻都捲了起來，直到那小樅枝成爲一行頭而不是兩行頭的樹葉了。

「這我喜歡，再講一些別的東西。這些有什麼用？」苔米另外拿了一根樅枝問。

「飼蠶用的，蠶是靠桑葉爲生的，直到自己做成繭子爲止。我有一次在一個繅絲廠裏，那裏有許多房間都是蓋滿桑葉的架子，蠶吃得真快，竟沙沙地發響。有時牠們吃得太多因此吃死了。把那個告訴阿胖。」唐恩笑着說，同時又拿起一塊石頭，上面有青苔的。

「關於這些粗野草，我知道一件事的，就是仙人們用來當被蓋的。」苔米說道，他還沒放棄對於小神仙存在的信仰。

「假使我有一架顯微鏡，我要給你看比仙人更爲美麗的東西。」唐恩說道，自付不知今生能否擁有那樣渴想的寶物。

「我知道一個老婦人，她用粗草來做帽的，因爲她有面部發痛的毛病的。她把牠們縫起來，一直戴着。」

「好有趣，她是你的祖母嗎？」

「從來沒有什麼祖母過。她是一個奇怪的老婦人，獨個兒住在一所小的快要倒下的小房子裏，和十九只貓住在一起。人家叫她女巫，其實她不是的，雖然她看上去好像一只舊破袋。我住在那個地方的時候，她待我真好，她常常讓我到她那裏去烘火的。」

「講些關於貓的事情，請你。」苔米說道。

「沒有什麼可講的；只是她有許多貓，夜黑關在一個大桶裏；有時我常常把大桶翻了身，讓牠們滿屋子亂跑，那時她要出來罵，追趕着把牠們再一一地關進去，邊唾邊喊，像發了狂似的。」

「她待牠們好嗎？」苔米問道，發出天真的孩子的笑聲來，很是好聽。

「想起來總好的。可憐的老人家她把城裏的野貓病貓一起收了來；有人要貓的話，就到回勃媽那兒去，她就讓牠們挑選，任何種類，任何顏色都可以，只要九辨士——她的小貓有了一個好好的家，她就很高興了。」



「我倒喜歡見見那個回勃媽，假使我到那地方去，我可以見到她嗎？」

「她已經死了，我家裏的人都沒有了，」唐恩簡短說着。

「真可惜。」苔米說了靜着好一會，不知再談些什麼問題最爲妥當。他覺得談起那位過世的婦人，不免要傷感，可是對於那些貓卻異常好奇，於是情不自禁地輕聲地問：

「她把那些病貓醫治嗎？」

「有時醫的，有一只腿骨斷了的貓，她便在這腿上縛一根棒，果然好；另有一只有了瘋病，她用藥草把牠醫好了。可是有的也不免死的，她就埋了牠們；並且當她知道牠們一定醫不好了的時候，她就將牠們輕易地弄死了。」

「怎樣的？」苔米問道，覺得那個老婦人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因爲唐恩在自己對自己微笑。

唐恩回答道：「另外一個慈善的婦人也喜歡貓的，教她怎樣做法，給了她一些藥品，她自己的貓都用這個方法處死的。媽常用一塊海綿，用以太浸溼，塞在一只舊鞋子的底裏，然後將貓頭倒塞進去。這以太一會兒就使那個貓睡去了，就又放在熱水裏，讓牠淹死，來不及醒來。」

「我希望那些貓不覺得。我要把這件事告訴苔仙，你知道許多有趣的事物呢。」苔米說道，一面想着那個逃亡不止一次在大城市裏流浪過的孩子們的廣大的經驗。

「有時我寧可沒有那種經驗。」

「爲什麼？回憶起來不覺得有趣麼？」

「決不。」

苔米正要他講出他的所以然來的時候，唐恩向那所房子點着，說道：「不要響，」從他們倆高樓的地方看下去，只見喬夫人慢慢地走來，一面走一面看書，台第跟在後面，手拖着一輛仰天小玩具車子。

「等他們自己找到我們，」苔米低聲說，所以當這一對走近來的時候，他們還是坐着不作聲，喬夫人看書看得這樣地專心，幾乎要走入溪水裏去，要不是台第的說話止住了她。

「媽媽我要魚。」

喬夫人這才放下了那本可愛的書——她想讀了一星期了——於是向四週找尋，看有沒有什麼好做釣竿的，她是會憑空造出玩具來的。她正想到籬笆邊去攀一枝的時候，一根細柳枝掉下來落在她的腳邊，她仰頭一看，才見那兩個孩子在窠裏笑着。

「上去！上去！」台第喊道，伸着兩臂，撲着下衣好像要飛起來的模樣。

「我要下去了，你上來吧。我須要到苔仙那裏去了。」苔米說着便離開，去重述那十九只貓的故事，以及那些有趣的木桶和舊鞋子的奇聞。

台第是急速地被抱了上去，唐恩又笑着說：「你也來吧，這裏有很大的地位。我來扶你一把吧。」

喬夫人回頭向兩邊一看，沒有一些兒人影，實在也有些兒覺得有趣，便回笑說道：「唔，只要你告訴別人，我想我願意來，」只跨得兩步，就到柳樹上了。

「我出嫁以來，從沒有爬過樹，可是做姑娘的時候，我是很喜歡爬的。」她說道，看見身在綠蔭中，很是快樂。

「現在你要看書就看吧，讓我來照管台第。」唐恩提議道，同時爲那個心急的小孩開始做釣竿。

「我現在倒也不想看書了。你和苔米在這裏做什麼？」喬夫人問道，從唐恩的嚴肅的臉色上看來，想他總有些什麼心事。

「啊！我們在談話。我告訴他關於樹葉等等的事。現在好了，老大你去釣吧。」唐恩說着。

台第靠着樹俯身下去，不久就專心致志地顛自釣魚，那他知道一定會來的。唐恩拉着他的背心，恐怕他到溪河裏去做落湯雞，喬夫人以滔滔不絕的言詞，引起他的談鋒來。

「你告訴苔米，『樹葉兒等等的事』我覺得很高興，這正是他所需要的；我願你常同他去散步，好乘機教他。」

「我很願意，他真聰明，但是——」

「但是什麼？」

「我恐怕你不信任我。」

「爲什麼不？」

「啊，苔米是嬌養的，又那麼好，而我是這樣的一個壞貨，我想你一定叫他不要和我做伴的。」

「可是你決不是一個如你所說的「壞貨」，我又不確信任你的，唐恩完全信任，因爲你存心想學好，一週一週在好起來。」

「真的嗎？」唐恩仰起來看她，失望的陰霾頓時從臉上消散。

「是的，你自己覺得嗎？」

「我自己在希望着，可是我不知道。」

「我是在安靜地等着你觀察你，因爲我想先給你一個好好的試驗；假使你能站得住，我要給你我所有的最好的獎品。現在你的確做得很好，所以我現在不但要把苔米，還要把我自己的孩子，托付給你，因爲有的東西你教起他們來，比我們任何人還要好。」

「我能够嗎？」唐恩聽到這個意思覺得有些驚奇。

他們的安靜的談話忽被台第一陣歡呼聲所打斷，他真出乎衆人意料之外，在好幾年不見一條鯽魚的溪流裏真的釣着了一條。他對於他這次美滿的成功大爲興奮，竟堅持着在拿去給亞細亞烹調佐晚餐之前，一定要先誇示給全家看；於是三個人下樹來，快活地一同走回去，個個人對於這半小時的工作，感到萬分滿意。

接着奈特來拜訪那株老樹，可是他逗留的時間很短，當他安閒地坐在那裏的時候，迪克和道萊來爲他捉蚱蜢和蟋蟀。他要給湯姆一個當上上，放十幾只活的小蟲兒在他的牀上，回頭老龐上牀去，他一定會嚇得活跳起來，因此當夜的一部分時間便要費在滿房間跑轉來捉蚱蜢了。他們不多幾時便捉好，於是他給兩位獵人幾粒糖吃吃，便去擺佈湯姆的眠牀了。

以後一小時裏老柳樹獨自歎息或者吟唱，有時和溪水談談天，有時看着下山去的太陽所投射的光輝。當最初的紅色晚霞照在他的溫雅的極枝上的時候，忽然一個孩子悄悄地從門前甬道上走來，穿過了草地，瞥見別萊在溪邊，便跑到他那

邊去，以一種神祕的聲調說道：

「請你去告訴裴爾先生說我要在這裏見他，不要讓別人聽見。」

別萊點點頭跑去了，那個孩子便跳到樹上坐着，急切地等待着，可是也分明覺得此時此地的景色之美好。不到五分鐘，裴爾先生來了，爬上了籬笆，靠着那個窠，和善地說道：

「我歡喜看見你，傑克，可是爲什麼不立即進來和我們大家相見呢？」

「我要先見見你，對不起，先生。伯父要我回來，我知道我什麼也不配的了，不過我希望同伴們不要使我太難堪。」

可憐的傑克以前確乎不很好，可是現在分明看得出他已經懺悔，羞愧，希望儘可能沒有痛苦地回來，因爲他的伯父打得他夠了，重重地苛責他爲了學了他自己所給他的榜樣。傑克哀求着不要叫他再回來，然而那個學校便宜，福特先生一定要他回來，所以那孩子偷偷地回來了，要求裴爾先生幫忙。

「我希望他們不，然而我現在不能代他們回答，不過我會留心使他們不可過分。我想唐恩和南德既然無辜而受了這許多苦楚，你是罪人，也應當要分受一些了。你以爲如何？」裴爾先生問他。

「我想是的，可是我既然已把湯姆的錢歸還了他，並且說過我已懊悔，這不就够了嗎？」傑克愁雲滿面地說。

「不，我想你應該當衆向三個孩子誠懇地謝罪。你不能希望他們立即會敬重你相信你，可是假使你願意試試看，你能夠消除那種恥辱的，我也願意幫助你。偷竊和說謊是可厭的罪過，我望這一次能作爲你的教訓。我喜歡你知道羞恥，那是一種好的徵象，耐心地忍受着，盡你的力去獲得一些較好的名譽。」

「我要來一次拍賣，把我一切東西羊肉當狗肉似地賣去。」傑克說。

「我想還是把牠們送了，再從頭做起。把「誠實是最好的爲人之道」一句話作爲座右銘，以言行以及思想來實踐起來，那末今年夏天你雖然賺不到一文錢，一到秋天便是一個富有的孩子了。」裴爾先生誠懇地說着。

這是很難的，然而傑克贊成了，因爲他真已覺得欺騙的結果是一無所得的，並且想要恢復孩子們對他的感情來。

「好的，就這樣做吧。」他說道，突然表示着決心，這使裴爾先生很歡喜。

『好！我來幫你忙。來立即就開始。』

於是裴爾伯伯領了這個破產的孩子回到那個小世界來，開始的時候，他們對他很是冷淡，可是慢慢地親熱起來了，因為他表示出他確已得到了那教訓的實益，急切地以他的新貨色來做一番更好的生意。

## 第十六章 秋收

那年夏天田園的成績甚佳，到了九月裏，大家歡歡喜喜地把這些小莊稼收割起來。傑克和奈特合作經營，種蕃薯，因為這是容易脫售的貨物。他們共計收了十二斛，連大帶小一起在內，平價售與裴爾先生，因為蕃薯在那所屋子裏是銷得很快。愛彌和弗朗專心在玉蜀黍上，他們在穀倉裏歡歡喜喜地剝碎，然後送到磨坊裏去，得意揚揚地把粉拿回家來，可以充全家好幾時的糕餅果餌之用。他們卻不要金錢報酬，因為弗朗說：『即使我們窮，我餘生來種玉蜀黍，不能報答姨丈的功績於萬一。』

南德的荳的收成，豐盛極了，竟弄得無法去殼，後來喬夫人提議一種新方法，才得到奇妙的成功。先把乾荳裝舖在倉庫的地上，南德拉着琴，叫孩子們在上面跳舞，於是毫不費力在歡笑聲中，荳實全部出殼了。

可是湯姆的六星期便熟的大荳卻全部失敗，因為初長起來，就遇到苦旱，而他又不肯澆水，因此便長不起來了；後來他以爲牠們一定會自己成長了，便讓這些可憐的東西和害蟲敗草相鬪，爭直到精疲力盡，奄奄而死了。於是湯姆只得再墾田地，另起爐灶種了些豌豆。然而時候已遲，被鳥吃了許多去，那些荳苗，因為種得不牢，被風吹倒了，到後來可憐的豌豆長出來了。卻沒有人理會了，因為時令已過，春羔羊變爲老羊肉了。

全個夏天，苔米有萵苣供給他的外婆，到了秋天，又送了一籃蘿蔔給他的外公，每個都削得精光，看上去真像一個白雞蛋。這一對老夫婦，是喜歡吃蔬菜的，外公曾有『咬得菜根滋味長』之句，所以這兩種蔬菜的呈獻，實在是再合適也沒有的。苔仙只種了些花，在她的一小畦地裏，這在整個夏天裏，爛漫芬芳的花朵，不絕地盛放着。她很喜歡她的花園，整天的時間都在那裏消磨了，仔細看守她的玫瑰，三色堇，香豌豆，木犀草之類，忠誠而柔和，與看待她的洋囡囡，或是朋友們一般。一有機會，就把小花球送到鎮上去，屋內有幾個花瓶，她負着特別看護的責任。

奈恩則專心致志於藥草，種着不少有用的植物，她對牠們的興趣與愛護，與日俱增，九月裏她真忙極了，收割，曝曬和捆

繫她的美好的收成，用本小書記載着各種藥草不同的藥性。

迪克、道萊和羅伯各人在他們的小田畦裏工作，其勤懇程度，即使是全部人員合起來也不及他們。道迪兩位作物是茹菇與胡蘿蔔，他們雖然切望已久，卻也知道及時而拔。迪克曾有一次私下裏去驗驗他的胡蘿蔔，後來仍舊種下，覺得塞拉斯所說：「現在時候還早」這句話是不錯的。

羅伯的收成是四個小瓜和一個其大無比的大南瓜。這真是如人人所稱的一個「大塊頭」；我可以確實告訴你，瘦小一些的人儘可以兩個並坐在上面。這瓜彷彿已經吸盡了那小園裏的陽光與雨露，真像一個金黃色的大圓球似的躺著，給人以後幾星期可以常吃南瓜餅了的感想呢。

可憐的別萊，原是種黃瓜的，可是不幸他把牠們誤掘了起來，因此只剩了一把草了。這個錯誤，當時使他十分不快，可是後來那個慈善心腸的老亞細亞在他插在田畦中間的一株枯樹上掛了五六只桔子。別萊看到他的收成，大喜過望，也沒有人去打破他的興緻，去說穿他怎麼枯樹上會生出鮮菓來的奇蹟的所以然了。

唐恩自己沒有田畦，因為夏天的大部分時間他都不在，或是跛足；因此他只能隨機幫幫塞拉斯的忙，或者為亞細亞劈柴。同時留心那塊草坪使得喬夫人常有一平坦的道路與修整的草坪在她的門前。

至於斐爾伯伯和斐爾媽媽的收穫卻是屬於另外的一類，也不是那麼容易描寫的；但是他們已經很滿足了，覺得他們夏日的工作，結果很好，不久就會有一次秋收，使他們十分快樂。

## 第十七章 約翰柏洛克

「醒來，苔米，親愛的，我要你來。」

「什麼事，我剛上牀，怎麼便天亮了呢？」苔米從第一瞇酣睡中被叫醒，眼睛像一只小貓頭鷹一般地霎著。

「還只是十點鐘哩，可是你父親病了，我們要去看他，啊，我可憐的小約翰，我可憐的小約翰。」喬姨媽說了把頭伏在他枕上，泣不可仰，竟使苔米的睡魔驚走。心裏充滿了恐懼和驚疑，因為他朦朧地覺到爲什麼喬姨媽叫他「約翰」，並且爲他而哭，彷彿有什麼滔天大禍業已來到，使他孤苦伶仃。他一聲不響地，抓住着她，一會兒她鎮靜下來了，看見了他的沮喪的面色，便慈愛地吻他一下，說道：

「我們要去向他訣別了，我的寶，時間一些兒耽誤不得了，快快穿好衣服，到我房裏來。我要到苔仙那裏去了。」

「噢，知道了！」喬姨媽去了以後，小苔米靜靜地起來，穿上衣服，好如在做夢，不驚醒湯姆，便穿過了那寂靜的屋子，覺得有一件新鮮而憂愁的什麼事快要發生了。——那件事要把他和孩子們暫時隔開，使這世界看去黑暗，寂靜，而且奇怪，好像那些熟悉的房間到了夜間一樣。勞萊先生差來的一輛馬車停在門口。苔仙一會兒也好了，兄妹兩個人，一路手牽手，由姨夫姨母陪着，車子急速而靜靜地穿過許多陰暗的道路，到鎮上去向父親永訣了。

除了弗朗和愛彌以外，孩子中間沒有人知道這件事，等到早上跑下去的時候，真是不勝其驚異，而且不安，因爲那屋子沒有了他的主人和主婦，彷彿變得淒寂了。早餐時候，沒有了坐在茶壺背後的快樂的喬夫人，也變得無聊了；當上課的時間到了，裴爾伯伯的位子也是空着。他們徬徨不安地徬徨了大約一小時，等着新聞，一面希望苔米的父親能够平安，因爲孩子們對於和善的約翰柏洛克是十分愛好的。十點鐘已經到了，還是沒有人來釋放他們的憂慮。他們不想遊戲，覺得時間過去得很沉重，他們坐立不安，並且嚴肅。忽然，弗朗立起來，以一種勸告的口吻說道：

「有了，孩子們，讓我們進課室去，做我們的功課，和伯伯在的時候一樣。這可以使時候過去得快些，並且我知道也可以



使他覺得高興的。」

「可是誰來聽我們呢？」傑克問道。

「我來，雖然我知道得沒有比你們多多少，可是這裏我年紀最大，假如你們不在乎，我來試試代他一下，等他回來。」

「我願意，至少，」說着便到座位裏去，他記得服從上級官長的命令是一個海軍軍人的第一天職。

其餘的人也跟着照做，弗朗就佔了伯伯的座位，整一個鐘頭秩序維持得很好。當小孩子們正在讀書的時候，忽然聽見穿堂裏有腳步聲，接着裴爾先生走進課室來，其時大家都仰起頭來，想從他的面色探聽消息。那和善的臉兒，立即告訴他們，苔米現在已經沒有父親了，因為他的面色倦乏而又蒼白，充滿了隱隱的哀感，當羅伯跑過來，以責備的口吻說下面這句話時，他竟無詞以對：

「爸爸，昨天晚上什麼事使你離開了我？」

想到昨晚有一個爸爸，離開了他的孩子們而去，並且永不再回來了，使裴爾先生緊緊抱住他自己的孩子。

羅伯不明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可是他喜歡看見爸爸不快樂，所以他擡起他低着的頭，用他小鳥一般的聲音，說道：

「不要哭；我的父親！我們都很好，我們沒有你也做功課，弗朗做先生。」

於是裴爾先生仰起頭來，強爲笑容，並以感激的聲調說道：「我多謝你們，我的孩子們。這是一個很美好的方法來幫助我，安慰我。確實的告訴你們，我決不忘記。」這使孩子們覺得自己彷彿是聖人了。

「弗朗提議的，他並是個第一流的教師呢。」南德說；其餘的人聽了，都低聲稱是，使那位小先生聽了，十分滿意。

裴爾先生把羅伯放下了，立起身來，用一只手臂圍繞着他高大的肩膀，面上顯着一種真誠的喜悅之色，說道：

「這樣能使我把這困苦日過得輕鬆些，並且使我對你們有一種信任心。鎮上還需要着我哩，我還須離開你們幾小時。我本來想放你們一天假，或者送你們一部分人回家去，但是假使你們喜歡留着，好像開始時候一樣地繼續下去，那末我對於我的好孩子們，真是喜歡而得意了。」

「我們要住在這裏，」我們寧可如此的，」弗朗會照顧我們的；」幾個人喊着，他們見到能夠得到信任，心裏很是

快樂。

「媽媽要回來快嗎？」羅伯問道，因為在他看來，家裏沒有「媽媽」就如世界沒有了天日一樣。

「我們兩個人今夜都要回來的；不過現在梅格親姨媽比你們更需要着媽媽，我知道你們願意暫時借給她一會兒的。」

「唔，我是願意的；不過台第哭着要她，並且打納賽，真是吵極了。」羅伯答道，彷彿這些消息可以使母親歸來的。

「我的小男在那裏？」裴爾先生問道。

「唐恩領他出去了，引得他安靜些。他現在很好了。」弗朗說着，指點着窗，從那裏他們可以看見唐恩在拖着在他的小車子裏的小寶寶，有幾只狗在他們旁邊歡嬉跳躍。

「我不要讓他看見，見了又要使他吵了；只要關照唐恩台第的一切，我都托他照料了。你們大一些的孩子，我相信你們能自己管理自己一天。弗朗會指導你們，還有塞拉斯在這裏照顧一切。所以今天晚上再見吧。」

當裴爾先生正欲匆匆離去的時候，愛彌拉住了他，說：「告訴我們一些關於約翰老伯的事。」

「他只病了幾個小時，他臨死去的時候，正和他活着的時候一樣，很愉快，很安靜，所以劇烈的哀痛，倒要損害他美麗的靈魂，變成一樁罪孽。我們剛來得及送他的終，他的兩臂懷抱着苔米和苔仙，他就長眠在梅格伯母的懷裏了。現再沒有了，我忍受不了。」裴爾先生說了，就匆匆地去了，憂心如搗，仰不起頭來，因為於約翰柏洛克之死，他失去了一個襟兄兼朋友的人，再沒有人可以替代他的了。

整天屋子裏很平靜，小孩子們都安靜在育兒室裏遊戲；別的孩子們，覺得彷彿星期日在星期的中間出現了，便以散步，柳蔭閒坐，或是與愛物嬉戲為消遣，關於「約翰伯」談起得很多。黃昏時候，裴爾先生和裴爾夫人獨自回家了，因為苔米和苔仙，現在正是他們母親的最好的慰藉了，一時不能離開她的。

可憐的喬夫人看去已是疲乏極了，她伸出兩只手來給他們，他們都圍住了她，保護她跑進她自己的房間，不說話，只是以親密的眼色和笨拙的小舉動來顯出他們的憂愁與同情。

幾星期之後，當苔米回校來的時候，因了那孩子所特有的弛張性，他似乎已從他的哀痛中回復過來了，可是他並不忘記，因為這是他的本性，事情過久了，便會浸入深處，經過仔細的考慮，最後吸收到心靈的田園裏，於是小小的美德，便因而發榮滋長。他遊玩，學習，工作，唱歌，和從前一樣，沒有人猜想到他已起了什麼變動；可是有一個人——喬姨母，卻已看到了——因為她在全心地察看着這個孩子，想以她的可憐的方法來代替約翰的位置。他不常談到他的不幸，可是喬姨母常在夜裏聽到在小牀裏有飲泣的聲音，當她過去安慰他的時候，他只喊着：『我要我的父親！我要我的父親！』——因為他們父子二人的聯繫，是很密切的，當這個聯繫一斷，孩子的心是碎了，可是『時間』待他是和善的，漸漸地他覺得他的父親並沒有失去，只是暫時的隱沒，一定會有再見的一日的。那時他還是和以前一樣地美好強健，保持着一切的美德，這一切便要在約翰身上重見了。

## 第十八章 圍爐夜話

與十月寒霜同來的是大壁爐裏的融融焰火，苔米的乾松柴合着唐恩的檫木片炎炎地燒着，從烟窗裏轟轟而出，好如發着歡聲。日短黃昏長，大家都喜歡圍爐共話，遊戲，或閱讀，或討論過冬的計劃。可是最喜歡的娛樂，還是講故事，所以大家都希望裴爾先生和裴爾夫人常預備好，有許多活潑有趣的故事。他們的供給，有時也會告竭，那末便要他們自己去搜尋材料了。

有一天，黃昏時候，小孩子們已裹在牀裏了，大的孩子們還在教室的爐火旁邊徘徊，想決定做些什麼玩意兒，苔米便提議了一種解決這個問題的新方法。

他握了那把火爐刷帚，在房裏來往奔跑，口裏喊道，『排起來，排起來，排起來！』當孩子們笑着推着，排成了一隊之後，他又說道，『現在，我給你們二分鐘，去想出一種遊戲來。』那時弗朗在寫字，愛彌在閱讀納爾遜傳記，他們兩個人不參加，可是其餘的都竭力思索，時限一到，就準備回答了。

『湯姆先來！』

『摸盲。』

『傑克來！』

『做生意，一個好遊戲，用銅板做注。』

『姨夫禁止我們賭錢，唐恩，你要什麼？』

『讓我們來一次希臘人和羅馬人打仗吧。』

『阿胖？』

『炙蘋果，爆粟米，和軋殼果。』

『好好』幾個人喊着，付表決的結果，阿胖的提議通過了。

有幾個人便到地窖裏去找蘋果，有幾個人到閣樓上去尋硬殼果，還有幾個人去找爆饅和粟米。

『我們還是去請女孩子們也來，好嗎？』苔米說着。

『苔仙剝栗子是拿手，』南德說道，他要他的小朋友來參加那遊戲的。

『奈恩爆粟米是再好沒有的，我們非要她來不可，』湯姆說道。

『那末把你們的甜心都帶來吧，我們是不在乎的。』傑克說，他笑着那些小人兒的天真的眷戀。

『你不可以叫我的妹妹爲甜心，這是多麼傻！』苔米喊着，說時的態度使傑克笑了。

『她確是南德的寶貝，是嗎？老鳥兒？』

『是的，假使苔米不介意的話，我不能不喜歡她，她待我這樣好，』南德回答道，懇切中帶些兒難爲情，因爲傑克那種粗魯的神氣，激動了他。

『奈恩是我的甜心，一年之內，我要和她結婚，所以你們無論何人不要來干涉我們，』湯姆毅然地說着，因爲他和奈恩已經訂定了他們的終身，是孩子的模樣，他們要住在楊柳樹裏，取食物便掛下籃子來，還有其他可笑而做不到的事。

苔米竟爲老龐的決心所壓倒了，只好被他拖着去請兩位姑娘來。那時奈恩和苔仙正在和喬媽媽一起縫衣服。

『請太太，你能把兩位姑娘暫時借給我們嗎？我們一定很當心她們的，』湯姆說。苔米又把事情詳細說了一遍，許可立即獲得。

這兩位孩子就帶了勝利品回來了。

湯姆在路上對奈恩說道：『不要和傑克講話。』

『爲什麼不可以？』

『他笑我，所以我不願你和他有什麼往來。』

『我要的，假使我喜歡，』奈恩說道，她看見她的男人老早要行使威權，便立刻表示反抗。

「那末我不要你做我的甜心了。」

「我不管。」

「呀，奈恩我以爲你是喜歡我的。」湯姆的聲音裏含有柔和的責備。

「假使你怕傑克笑，我就一些也不來關心你。」

「那末你就把你的舊戒指拿回去吧！我不願再戴了！」湯姆說了，便擲下了那個馬鬃做的定情禮戒，這是奈恩給他作爲一個龍鬚戒指的交換品的。

「我要去把這個給奈特。」是她的狠毒的回答；因爲奈特喜歡奈恩的，曾經送給她許多引線，匣子和線軸，連人家也做得成了。

湯姆罵了一聲，就放下了奈恩的臂膊，憤憤地走開了。

壁爐已經打掃乾淨了，紅色的蘋果就放上去烘，又燒熱了一把鏟子，栗子就在上面歡樂地跳躍，粟米則在那鐵絲牢籠裏發狂地爆。唐恩軋他的最好的核桃，個個人談着笑着，只聽得外面急雨打窗，朔風怒號。

「爲什麼別萊像這顆硬果呢？」愛彌問道，他常常要把惡意的啞謎，給人猜的。

「因爲他已是破了的，」奈特回答道。

「這是不公道的，你不該和別萊開玩笑；因爲他還不能回報哩。這是卑下的，」唐恩喊着，憤然地又軋碎了一個硬殼果。

「爲什麼苔仙像一只蜜蜂？」南德喊道，他已經想了好些時候了。

唐恩說道：「因爲她是蜂巢中的皇后。」

「不。」

「因爲她是甜的。」

「蜜蜂並不甜的。」

「不知道。」

「因為她能做出甜的東西來，常常忙忙碌碌的，又愛花卉，」南德說着，把孩子們的贈詞都堆了起來，直使苔仙臉紅得好像一朵玫瑰色罌粟花。

「爲什麼奈恩像一只黃蜂？」湯姆問道，一面怒目向着她，並且不等人家來得及回答，他就說道：「因為她並不甜，終日嗡嗡而不成事，刺起人來像夜叉？」

「湯姆瘋了，我卻開心了。」奈特喊着，那時奈恩搖着她的頭，急急回答道：

「湯姆是像磁器櫃裏的什麼東西？」

「一個胡椒瓶。」奈特回答道，同時給奈恩一粒栗子肉，惡意地一笑，直使湯姆恨得真想像熱栗子似的跳起來打人。弗朗見同伴中，漸漸要傷感情了，就另外想出一個話題來道：

「讓我們來定一條規律，第一個到這房間裏來的人，要講一個故事給我們聽；不管他是誰，他一定要做，且看誰最先來，這倒是一件有趣的事。」

大家都贊成了，而且用不到久等，因爲一陣沉重的腳步聲從穿堂裏踉踉跄跄地來了，塞拉斯挾了一把木頭出現了。一陣狂喊表示歡迎他，他只是立着向四週看着，那個大紅臉上露出驚訝的神色，直到弗朗把那個笑話說明了。

「旭！我不能講故事的，」他說了把木頭放下預備逃出房間去了。可是孩子們捉住了他，硬要他坐下，把他揪住，大笑大鬧討故事，直到那個好脾氣的巨人屈服了。

他受着了那樣的接待，也頗高興，就說道：「我只有一个故事，那是關於一匹馬的。」

「講講，」孩子們喊道。

「唔，」塞拉斯把椅子靠着牆頭，把兩個大拇指放在背心的臂洞裏，開始講了：「在南北戰爭的時候，我加入過騎兵隊，親歷過不少戰役。我的馬，老大是個道地的一等腳色，我很喜歡牠，待牠像人一樣，牠並不美麗，可是牠是我所見過的馬匹中間的脾氣最好最穩重最可愛的畜牲。我們打第一次仗的時候，牠就給我一個教訓，使我一時不能忘懷的，現在我來講給你們聽。是怎樣的一會事。要把打仗時候的聲音，匆忙和恐懼講給你們少年人聽，是不可能的，因爲這是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可

是我要承認說開始時我真是慌亂張惶得不知所措。我們得到命令要衝鋒，就好漢似地一直往前，路上有跌倒的人也不管。我背上吃了一槍，從鞍上摔下來——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一會裏，和二三個死的傷的一起留剩在後方，其餘的人都向前去了。唔，我自己立了起來，向四面尋看，老大覺得這樣一來，已經夠了。我找來找去找不到牠，就想走回營里去了，忽然我聽見一陣聲音很熟的馬嘶，我又向四面一看，看見老大老遠停在那邊等着我，看去好像在奇怪我為什麼留在後方，我作一次嘯聲，牠便向着我跑來了，這是我訓練牠如此的。我勉力騎上了牠，左臂流着血，向營盤走去，因為我那時真病得像一個女人；這是第一次臨所常有的事。可是，不，先生，老大卻比我勇敢得多，牠不願意回去，一步也不肯；牠只是擰着跳着，噓着，彷彿火藥氣和槍聲，激得牠要發狂了。我自問已經盡了力，可是牠不肯告退，我也只好如此了；你知道這個有膽量的畜生怎麼樣？牠旋轉身，像一陣狂風，衝過槍彈最密的中心裏去！

「真虧牠！」唐恩興奮地喊道，其餘的孩子也只是「一味聽着，把蘋果和硬殼果的事忘記了。」

「我可以發誓，那時我真覺得慚愧呀！」塞拉斯想到了那天的情景，很是興奮繼續下去說。「我便也變得像黃蜂般地瘋狂了，忘記了自己負着傷，只是夜叉鬼似地向前亂衝，後來一顆砲彈落在我們幾個人中間，把我們許多人都打倒了，我人事不知地昏了過去，等到蘇醒轉來的時候，戰事已經完了，發見自己躺在一塊牆邊，可憐的老大橫臥在身旁，比我還要傷得厲害。我的腿破了，在我的肩上也中了彈，但是牠，可憐的老傢伙，身蓋的一邊，卻被那爆開的砲彈所炸破了。」

「啊，塞拉斯！你怎麼辦呢！」奈恩喊道，她靠近他一些，臉上充滿了懇切的同情與興趣。

「我把自己的身子拖近牠一些，用一只手把身上可以扯下的布條來止牠的血。但是沒有用，牠儘是躺着，痛苦地呻吟着，用牠的和善的眼色看着我，直到我要忍不住了。我儘力幫助牠，等到太陽漸漸熱起來了，牠開始拖出牠的舌頭來了，我想爬到一條溪邊去，可是離得很遠，我爬不過去，因為我身子挺硬，並且有些昏沉沉，所以只好由牠去，用我的帽子扇扇牠，現在你們聽着，當你聽到人們要攻擊叛徒的時候，你們須記着他們中間有一個人，曾經這麼做過，也要記住他的恩德。一個穿灰色衣服的可憐的朋友，睜在近旁，彈穿了肺，快要死去了。我用我的手帕去遮他臉上的太陽，他很感激我，因為在這種時候，人們也就不去顧到他是屬於那一方面的了，只知道互相幫助着。當他看見我為老大悲痛，在想法子為牠減少痛苦，他仰起頭



來，看着我，臉上爲痛苦所溼透並作灰白色，他說道：「我的水筒裏有水，拿去吧，因爲這時我是沒有用的了。」說了他就拋過來給了我。我接受了牠，因爲我的水壺裏有一點兒白蘭地，就叫他喝了。這使他好了不少，我也覺得很爽氣，彷彿是我自己喝了一般。你真是想不到的事，這樣小小的舉動，有時也足以幫助人。」塞拉斯停了一下，彷彿他在重溫那時的安適之感，當他和他的敵人忘了他們的爭鬪，相互幫助有如兄弟一樣。

「老大怎樣了呢？孩子們等得有點不耐煩了，這樣喊道。」

「我把水倒在牠的喘着的舌頭上，畜生雖然不能講話，知道感激是看得出來的；可是這還是沒有大用處，因爲那可怕的傷一直使牠受苦，到後來，我再也不忍不住了。這是很忍心的，不過我是爲好而出此，我知道牠會原諒我的。」

塞拉斯高聲地「亨姆」一來，突然不講下去了。他粗糙的臉上的神色，使苔仙過去立在他的旁邊，把小手放在他的膝上，愛彌也問道：「你幹了件什麼事？」

「我槍殺了牠。」

塞拉斯說那句話時，聽衆們都似受了一次震驚，因爲老大在他們眼裏是一個英雄，牠的悲慘的結局，引起了他們的同情。

「真的，我竟把牠槍殺了，使牠不再受苦。我先拍拍牠，說一聲，「再會，」就把牠的頭自在地上安放，對牠和善的眼睛作最後的一瞥，然後送一顆槍彈到牠的頭裏。牠一動也不動，我瞄得也很準，當我見牠完全安靜了，再沒有呻吟和痛苦，我倒很安心，可是——啊，不知我應該不應該說——我把我兩只臂膊，圍繞牠的頭頸，哭得像一個大嬰孩一般。旭我真料不到我也會如此傻的。」塞拉斯說着，拉起衣袖來拭他的眼睛，他一面在記念着他的忠心的老大，一面又被苔仙的啜泣所感動了。

大家半晌不說話，因爲孩子們也和苔仙一樣，感覺到那小小的故事所包含的悲痛的情緒，雖然他們不用哭泣來表示。

「我倒也想有那樣一匹馬。」唐恩輕輕地說。

「那個稱爲叛徒的人也死了嗎？」奈恩急切地問。

「還沒有。我們在那裏躺了一個整天，到了晚上，我們那方面有幾個人來找尋失落的人了。他們自然要把我先帶回去，但是我知道我還能等着，而那個叛徒卻也許只有這一個機會了，所以我叫他們先把他趕快帶回去。他的力已盡了，卻還伸出手來向我說道，『謝謝朋友！』這是他最後說的一句話，因為他到了那傷兵醫院，一小時之後，便死去了。」

「你一定很快樂，待他這樣的好！」苔米說道，他是被這個故事所深深地感動了。

「唔，想着那件事很安心的，其時我一個人在那裏，躺了一連好幾個鐘頭，頭枕着老大看月亮升上來。我想把那個可憐的畜牲埋葬了，可是這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剪了牠的一些馬鬃，一直藏到現在，要看看嗎，小妹妹？」

「啊，要的。」苔仙回答道，揩揩眼淚預備看。

塞拉斯拿出一只舊袋來，從裏面的一層裏取出一個淺色的紙包，裏面是一縷白馬鬃。他把這放在他那闊大的手掌裏，孩子們默默地看着，對於塞拉斯待他的好馬老，大那種深情，沒有人覺得可笑。

「這是一個美麗的故事，我喜歡，雖然這使我哭泣，多謝多謝，老塞！」苔仙說着，幫他包好，放開他的小遺物，奈恩塞一把的爆粟米在他的袋裏，男孩子們高聲地發表，對於這故事的贊美的意思，覺得裏面包含着兩個英雄呢。

## 第十九章 感謝節

這一年一度的佳節，在梅園總是依照着老法子舉行着的，無論何事，不得間斷。好幾天以前，那些小女孩就在儲藏間和廚房裏幫助亞細亞和喬夫人做果餅和布丁，揀果了，刷碗碟，忙忙碌碌，頗爲重要的樣子。男孩子們只能在那禁地的四沿徘徊，嗅着那種撲鼻的香味，窺視那些神祕的活動，偶或嘗到一點正在製作的美味。

最後那日子終於到了，男孩子們出去遠足一次，使他們吃起大餐來，胃口可以好一點，彷彿他們一直沒有胃口的。女孩子們留在家裏幫助佈置餐桌，並且對於佔有她們的忙碌的小心靈的幾件事，加以最後的檢點。

「已經完全好了，真是十全十美。」最後奈恩好像奏凱回來似地高喊着。

「他們在來了；我聽見愛彌在高唱『陸上的敵人投降吧！』所以我們一定得趕快跑去穿着好來，」奈恩喊着，於是她們急急忙忙奔上樓去了。

男孩子們排隊回家來了，胃口之佳，直使火雞戰慄，假使牠的恐懼的知覺還沒有完全消滅的話。他們也去換衣服，這半個鐘頭裏，洗滌，拂刷，裝飾，竟使愛清潔的女子看了，心裏一高興。等到鈴聲一響，一隊容光煥發的男孩子，頭髮光可鑒人，硬領潔白，穿上了星期日用的上衣，魚貫入膳堂，在那裏，喬夫人穿上了她的黑色綢衣，胸間綴着一個她所愛好的白菊花結，坐在餐桌的一頭，「看上去真好。」男孩子們說她，苔仙和奈恩穿着她們的新冬裝，綴以鮮色的束腰和髮帶，看去明快得像花臺台第穿着大紅的毛斗篷，一雙最好的鈕子靴子，看上去綉爛奪目。

裴爾先生和裴爾夫人在長桌的兩頭相互一看，見到兩排快樂的臉兒，覺得他們倆自己也應該有一點小小的感謝，可是並不用言語說明，因爲兩個心在對話了：「我們的工作已是發榮滋長，讓我們表示感謝繼續努力。」

刀叉的碰擊聲，阻礙了最初幾分鐘的談話，瑪利安和裴爾戴上一個觸目的緋色緞結，忙碌地奔來奔去，送碟子，分羹湯。這一桌大餐差不多人人都有貢獻的，所以吃的人覺得特別有興趣，他們在換菜的當兒就談着他們自己的生產品。

「假使這些還不算好蕃薯，我就沒有見過好蕃薯了。」傑克評論道，當他吃到第四個大粉狀物的時候。

「我所種的藥草的一部分放在火雞的腹食裏了，所以這樣好吃。」奈恩說道，一面吃了一口，覺得非常滿意。

「我的鴨子真是道地貨，亞細亞說她從沒有燒過這樣的肥鴨。」湯姆加入說。

「唔，我們的胡蘿蔔真美麗，是嗎？還有我們的茹菇也必定刮刮叫的。」迪克也加進來說道。道菜正在咬一根骨頭，噉哩咕嚕地表示同意。

「那些南瓜餅是我的南瓜做的。」羅伯叫出來道，繼以大笑，直到吃牛奶了才停。

「這果子露是我採來的蘋果做的。」苔米說道。

「我採這些漿果來做果醬的。」南德叫道。

「硬殼果是我弄來的。」唐恩加入說道，如此一桌子的人都說了。

吃到末了，各人飲果子露互祝健康，然後離坐，喬夫人說道：「現在，我的孩子們，你們安安靜靜地自己玩耍，等着吃茶吧，

因為今晚你們要大大地鬧一下子哩。」

「我想還是由我帶着整個的一羣去坐車吧，這是很爽快的，你也可以休息休息，親愛的，否則，你今晚要太乏了。」裴爾先生說，等到他們一穿戴好，一輛大車已經裝得滿滿的了，就立即出發，兜了一次久長而暢快的風，讓喬夫人休息，並且安安靜靜地完了幾件小事情。

後來提早進了一次少量的茶點，便又是一陣洗刷的工作，然後這一羣人都不耐煩地等着客人的光臨。只有幾位至親被邀，因為這些小小的行樂，是純粹家庭式的，唯其如此，所以更可以盡情快樂。大家都來了；馬起先生和馬起夫人。同了梅格姨母，她看去美麗可愛，雖然穿了黑色喪服，戴了一頂寡婦小帽，圍着她寧靜的臉龐。台第姨丈和藹美姨母，同了那位公主，穿着一件天藍長袍，帶着一大球暖房裏的花，看去更像仙子了。她把那些花分給各個孩子，插在每個人的鈕扣洞裏，使他們覺得特別精緻美麗。有一個陌生面孔出現了，台第姨丈領那個不認識的人到裴爾夫婦跟前，說道：

「這是哈特先生；他要訪問唐恩；我就大膽地，今天晚上就領了他來，他可以看到這個孩子進步得如何了。」

裴爾夫婦殷勤地接待他，爲了唐恩見到這個孩子，還有人記着他，很是歡喜，可是幾分鐘談話之後他們就爲了哈特先生自己而殷勤了，因爲他是那麼暢快，率直而有趣的一個人。當那個孩子一見他的朋友，他的臉上光亮起來了，看去也真愉快；更加愉快的是當哈特先生看到了唐恩禮貌與外觀的進步，而表示驚喜，最愉快的是看到那兩個人坐在角落裏，暢談他們共感興趣的題目，比較記錄，講述他們夏天的生活，完全忘了他們年紀，程度，和地位的不同了。

「表演馬上開始吧，否則表演的人要睡去的。」等到寒暄過後，喬夫人這樣說。

於是個個人都到課室裏去，在用兩條大簾單做成的幕前就坐。孩子們都已不見了，可是幕後忍不住的笑聲和有趣的叫喊聲，卻拆穿了他們的所在。第一項節目是頗有精神的健身運動表演，由弗朗領導。六個大的孩子，藍褲子，紅襯衫，用了啞鈴，棍棒等，表演優美的肌肉運動，依照着鋼琴的節奏，那鋼琴是由喬夫人在幕後彈奏的。唐恩的動作，是那麼地出力，險些兒要打倒鄰近的人，或者要把荳袋呼呼地擲到看客的座位裏去，因爲哈特先生的來臨，使他興奮極了。

「一個良好的強壯孩子。假如我在這一兩年之內到南美洲去，我想向你借他用一用，裴爾先生。」哈特先生說道，他對於唐恩的興味，因了方才聽到的關於他的報告，更加深濃了。

「你可以帶他去，歡迎之至，不過我們缺少了我們年青的赫格里斯了。這對他裨益無窮的，我敢說他一定能爲他的朋友忠誠服務的。」

雙方的問答，唐恩都聽見了，他想到了能和哈特先生一同在一個新世界裏旅行，快樂得心別別地跳。

健身運動之後，苔米和湯姆表演了那流行已久的學校劇，「金錢萬能。」苔米做得很好，湯姆扮那老農夫更爲逼真；因爲他模仿塞拉斯竟使看客傾倒不置，塞拉斯自己也笑得這麼厲害。亞細亞在他的背上拍了幾下。

然後愛彌等到笑吧透得過氣來的時候，化裝上臺，唱了一個航海曲，裏面有許多關於「暴風雨」，「避風岸」等等的名詞，接着是合唱：「揚帆，朋友們，揚帆啊！」聲震瓦屋，接着奈特表演一個發笑的中國舞，戴了一個寶塔帽，跳來跳去像一個大青蛙。因爲這一次是梅園第一次公開的展覽，所以乘機加了幾節課業表演，速算，拼法，朗誦。傑克在黑板上運算之速，使觀衆驚服。湯姆得了拼法錦標，苔米朗誦一篇短短的法文故事，那麼佳妙，使台第姨丈歎服。

休息片刻之後，南德手裏提着提琴出來了。

「靜靜！」孩子們一齊喊道，接着是一片寂靜，因為那孩子怕羞的態度和懇切的眼色，使每一個人都要靜靜地聽他。

裴爾夫婦以為他總要奏幾只他所熟習的小調，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們竟聽到了一個新鮮而可愛的曲調，彈奏得如此的溫柔美好，竟使他們不相信這是南德在彈奏。那是一只沒有歌詞的曲調，動人心弦，唱出了人間恬靜的希望和喜悅，安慰而又鼓舞那些在聽這純樸的音樂的人。梅格姨母伏在苔米的肩上，外婆擦她的眼淚。喬夫人仰起來看着勞萊先生，以戰抖的聲音輕輕說道：

「是你作的曲調吧。」

勞萊俯下來回答她道：「我要你的孩子為你增光，我叫他用自己的方法來謝你。」

等到南德鞠了一個躬想退去，卻被拍掌聲喚住了，不得不再來一回。他滿面笑容地依順了他們，看去也真愉快，因為他竭其所能，為他們彈奏了幾個輕快的老曲調，真使大家的腳，應聲而舞，要靜下去已不可能了。

「快把地板弄清楚，」愛彌喊道；一會兒，椅子都推到後面去，老年人都安住在角落裏，孩子們齊集在臺上。

「顯出你們的禮貌來！」愛彌叫道；於是孩子們都各湧到婦女那邊去，不管老年年輕，客氣地請她們伴舞。小孩子們因為爭欲與金鬃兒舞，幾至動武，但她卻像個嫵淑的婦人似的選中了迪克，讓他得意地領她過去。喬夫人也不得推辭。葛美姨母使唐恩快樂得不可名狀，她竟辭了弗朗而揀中了他。當然奈恩和湯姆，南德和苔仙配對，而台第姨丈卻去邀了亞細亞。她本來頗想試試，現在得了這樣的光榮，覺得受寵若驚。塞拉斯與瑪利安尼在穿堂裏獨自共舞。在這半個鐘頭裏真是梅園的最歡樂的時候了。

跳舞興闌，接着是全體孩子的大遊行。

當孩子們正在享受這最後的狂歡時，大人們坐在客室裏看着，同時以家長和朋友的興味，相互談論着關於這些孩子的事。

「你獨個兒在想什麼滿面春風地，喬姊姊？」勞萊問道，同時在她坐着的沙發近旁坐下來。

她讓開一點地位給他，笑嘻嘻地回答道：「想我夏天的工作，台第，並且在想像我的孩子們的將來，很是有趣。」

「他們都要成爲詩人，畫家，政治家，有名的軍人，或者至少是實業大王，我推想。」

「不，我對於他們的希望，並不如以前那樣地，只要他們成了誠實的人，我已經心滿意足了，不過我也要承認：我的確在期望，有幾個人能得到一些小小的榮譽和事業，苔米不是一個尋常的孩子，我想他會滋長成真正的美好與偉大，別的我也希望能好好地成人，特別是我最後的兩個，因爲今晚聽到了南德的演奏，我想他是有天才的。」

「現在還早哩！才能他的確有的，而且也斷得定那孩子不久就能以他愛好的工作去自己糊口。再教導他一兩年，那末我可以把他從你手裏接受去，好好地給他一條路走。」

「那真是可憐的南德可喜的前途，他在六個月以前，初來的時候，真是舉目無親，孤苦伶仃。唐恩的將來，我已經看得很清楚。哈特先生不久就要他，我想他能成爲哈特先生勇敢而誠實的助手。唐恩一定能忠於職守的，只要給他的報酬是愛好與信任，而且他也有能力以自己的方法去造成自己的將來。是的，我見到栽培這兩個孩子的成功，很是快樂——起先一個那麼軟弱，一個又那麼粗野，現在兩人都大不相同了，前途充滿着希望。」

「你用了什麼魔術？」

「我只是愛他們，並且讓他們看到這一點，其餘的事由弗力子負責。」

「在這個偉大的工作中，你已經盡了你的力了，我的寶，繼續維持你的信心，工作下去，以你的小試驗的成功，來證明牠的可能。」這是馬起先生說的話，他剛走過來，便停下來說幾句鼓勵的話。這好人從來沒有拋去過對於人類的信心，依舊希望見到和平善意和快樂，統治整個的世界。

「並不那麼的志向大，父親。我只要想造成一個家庭給這些孩子們，在這家庭裏他們可以學習幾樁簡單的事情，這樣使他們將投身到社會裏去，自尋生路時，可以減少一些困難。誠實，勇敢，勤懇，對於上帝，對於人羣，和對於自己的信心，那些便是我所希求的一切了。」

這時候教授也加入進來了；當馬起先生講話的時候，他伸出兩只手來和他們夫婦倆握着，向他們安慰地一看，才走開。

去。隨後喬和她的丈夫一同立了一會兒，安靜地談論着，覺得他們的工作，得到了父親的贊許，一定是很好的了。此時勞萊溜到了穿堂裏，對孩子們說了一句話，於是突然全體人馬都奔到房間裏來了，手牽手圍繞着裴爾伯伯和裴爾媽媽跳舞，快樂地唱歌。

邊唱邊把那圓圈縮小來，直到那好教授和他的夫人竟被許多臂膊所籠牢了，掩藏在許多笑臉所搭成的花圈裏，證明小園地裏一種佳木，已經生根發芽，正在欣欣向榮的了。因為「愛」是隨處可長的一朵花，不怕秋霜與冬雪的摧殘，而能完成牠美麗的靈蹟，終年燦爛芬芳，降福於授受的兩方。



# 小 男 兒

Little Man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三 月 三 版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實 價	十 六 元
原 著 者	L. M. Alcott.
譯 述 者	汪 宏 聲
發 行 者	應 啓 元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啟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 書 編 號 : 141

# 57  
274311

